



紫羅蘭菴言情叢刊二集目錄

文字因緣

心碎矣

行再相見

此恨綿綿無絕期

情彈

幽恨

最後之接吻

畫裏真眞

劫灰雙鴛記

目錄

目 錄

情天不老

愛之犧牲

私願

心許

哀鵑歷劫記

恨不相逢未嫁時

# 紫羅蘭巷言情叢刊二集

吳門周瘦鵑著

## ♥ 文字因緣

風。淒。雨。晦。寫。出。一。天。秋。色。那。碧。油。油。的。梧。桐。葉。已。黃。了。那。亂。綠。交。織。的。柳。絲。已。凋。殘。了。大。千。世。界。到。處。都。充。塞。着。那。種。肅。殺。的。秋。氣。那。些。悲。秋。之。士。不。免。起。了。秋。風。搖。落。之。悲。在。下。不。幸。做。了。詩。人。本。來。滿。肚。子。抱。着。閒。愁。替。花。愁。風。替。月。愁。雲。正。在。愁。個。不。了。偏。又。新。賦。了。悼。亡。便。把。我。打。進。了。那。無。可。奈。何。天。的。境。界。變。做。了。個。寂。寞。無。聊。的。傷。心。人。一。年。來。悶。沈。沈。的。辜。負。了。好。多。春。花。秋。月。瞧。這。黃。浦。江。頭。甚。喜。塵。上。整。日。價。車。馬。奔。騰。鬧。得。頭。腦。發。昏。連。那。幾。句。悼。亡。詩。也。謔。不。上。口。來。於。是。收。拾。書。劍。料。理。琴。棋。悄。悄。地。離。了。上。海。趕。到。那。江。西。廬。山。朝。望。山。色。夜。看。飛。瀑。倒。把。心。中。愁。緒。掃。除。了。一。半。只。想。起。了。當。時。在。海。紅。簾。下。瞧。細。君。然。脂。寫。韻。擊。鉢。催。詩。還。不。免。有。些。兒。迴。腸。盪。氣。咧。那。時。我。住。在。山。上。一。家。小。客。寓。中。很。覺。舒。服。每。天。大。清。早。起。來。總。到。一。個。孤。岩。上。邊。佇。看。東。天。日。出。只。我。每。回。上。岩。時。往。往。遇。見。一。個。少。年。估。他。年。紀。約。摸。三。十。一。二。出。落。得。眉。清。目。秀。很。有。丰。度。但。他。兩。道。秀。眉。之。間。却。

隱隱瑣着一絲愁雲。我們一連遇見了三回。彼此便攀談起來。知道他是個新聞記者。名喚了士明。向在上海一家報館裏主持筆政。這回特地到廬山遊歷來的。我們纔是泛泛之交。相見時並不多說甚麼。不過談談天氣。說說風景。偶然講到國事。大家便慨歎一回。但是不論說甚麼話。聽他音吐中總帶着一些悲涼。有時見山鳥比翼雙飛。在岩上掠過。他總把兩眼追隨遠去。等到影兒不見。纔迴過眼來。一壁低聲歎息着。似乎要滴下眼淚來了。我瞧了這種情景。暗暗點頭。又向自己說道。看來天下傷心人。不但是我一個。這位先生怕也和我同病呢。一天傍晚時。我又和他一塊兒坐在那山岩上邊。四下裏靜悄悄的。但聽得一聲兩聲的鳥聲。和那山谷中瀑布流動的聲音。鳥聲啾啾。水聲潺潺。彼此應和着。倒像是一種天然的雅樂。我一壁聽着。一壁把兩眼注在碧空之上。搭越着。向那丁士明道。丁先生。你瞧這所在。可不是一片桃源仙境。比了那俗塵可掬的上海。直有天上人間之別。咧。士明懶洋洋的答道。正是呢。不過在我看去。到處都覺厭煩。我以為這一個偌大世界。委實沒有甚麼好去處說時。那兩個英英露爽。兩眸子裏頭似乎罩上了兩重黑影。我忙道。怎麼說。你身上可是覺得不自在麼。士明搖着頭答道。肉體上的不自在還算不得甚麼。那心上精神上的不自在。在那就教人難堪。咧。我苦笑道。奇了。奇了。兩個傷心人。恰恰撞在一起。我是個悼亡的潘岳。沒奈何。

趕到廬山來尋個消遣之法。你年少有爲，又爲了甚麼來由啊！士明長嘆道：「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總之爲着一個情字罷了。說完，巍顛顛站起身來，鬼影似的溜下臺去，一瞥而還。我聽了他這番話，瞧了他那種神情，就毅然決然斷定他是個情場傷心人。咧！第二天早上，我並不到那山巖上去看日出。用過早膳，出來散步，信步走了一程，無意中走過那丁士明的客寓。見他呆呆的立在門前，動都不動，兩眼望着遠處，也不知道他望些甚麼。眼中含着空洞之狀，似乎入了大夢的一般。一會有一個綠衣綠領的郵差從山徑上趲來，士明斗的搶上一步，那樣兒甚是懇切。我瞧了便點頭自語道：「是了，是了，他一定盼望着甚麼情人的情書呢！但瞧那郵差時，却把個長方形的小裹兒授給他。士明拆開封條，我就一眼瞧見一張新聞紙。於是暗暗匿笑着想：他那個啞謎兒，可也使人猜透了呢！接着却見他懷着那新聞紙，一口氣趕上山岩去。我好生詫異，也就躡手躡腳的跟着上去。那時他已在一塊山石上坐下了。下來把那新聞紙聚精會神的讀着，書聲朗朗送到我耳中。分明在那裏讀甚麼文章呢？讀了半點鐘，光景書聲停了，却緊接上一聲長歎，似乎把胸中的鬱勃一吐。吐將出來，我雖在二三丈外，也聽得這長歎之聲。當下怕被他瞧見了，不大方便，即忙一溜烟的走了。以後過了一個多月，我天天和他會面，不但<sub>不</sub>安慰他，也<sub>不</sub>伴着他。長吁短歎，他把我引爲同

調友。誼。上。漸。漸。親。密。起。來。一。天。黃。昏。時。候。月。色。正。好。我。和。他。同。坐。岩。上。對。月。愁。嘆。這。山。岩。恰。也。受。着。月。光。我。們。倆。便。好。似。浸。在。水。銀。中。的。一。般。彼。此。望。着。天。慘。歎。不。語。了。半。晌。我。指。着。那。一。輪。明。月。向。士。明。道。你。瞧。這。月。好。不。無。賴。偏。偏。在。他。圓。滿。的。當。兒。照。着。我。們。一。對。愁。人。但。我。瞧。他。明。晶。晶。水。汪。汪。的。也。似。乎。嵌。着。愁。人。眼。淚。呢。士。明。點。頭。嘆。息。道。怎。麼。不。是。當。着。這。月。明。之。中。反。使。人。勾。起。了。無。限。的。愁。思。此。刻。我。可。要。把……蒼。華。的。事。兒。告。知。你。了。我。一。聽。得。蒼。華。兩。字。心。裏。斗。的。一。動。想。這。兩。字。分明。是。美。人。兒。的。芳。名。這。其。間。定。有。甚。麼。好。文。章。在。着。咧。當。下。便。望。着。他。等。他。說。下。去。士。明。又。道。我。把。這。一。重。公。案。說。了。出。來。還。須。求。你。助。我。一。臂。你。可。能。許。我。麼。我。道。倘。能。相。助。沒。有。不。盡。力。的。但。那。蒼。華。是。誰。士。明。不。言。語。了。一。會。總。答。道。便。是……薛。若。華。便。是。那。才。貌。雙。絕。人。天。難。得。的。美。人。兒……薛。若。華。他。說。到。薛。若。華。三。字。往。往。小。作。停。頓。彷彿。是。神。聖。的。名。字。須。得。鄭。重。些。說。出。來。似。的。接。着。他。又。把。兩。眼。望。着。碧。空。入。夢。也。似。的。呆。了。一。會。子。慢。吞。吞。地。說。道。這。個。好。不。奇。怪。以。前。我。兀。是。靜。領。那。愁。城。風。味。從。沒。把。這。件。事。告。訴。過。人。家。不。道。今。天。却。在。這。數。百。里。外。的。廬。山。上。邊。告。訴。你。一。個。萍。水。相。逢。的。陌。生。人。我。道。古。人。詩。中。說。得。好。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會。相。識。我。原。也。是。個。傷。心。人。很。願。一。聽。你。的。傷。心。史。士。明。道。很。好。很。好。我。不。妨。把。這。事。兒。告。訴。你。除。了。你。可。也。沒。有。告。訴。處。呢。我。瞧。

你似乎也是個情場中的過來人。當時眼見那情愛的活火，熊熊燒着一盞你的心窩。末後你見那活火熄了，便止不住發起顫來。唉，我的好友，此刻我們可不是在那裏攪着死灰麼？我聽了這話，便又抬眼瞧着他，見那身材昂藏，分明是個好男子。兩個眸子也十分明銳，然而爲了個情字，却傷憔悴到這般地步，那就不可解了。一會士明又開口說道：「三年以前，我仗著筆耕墨積，積了幾個錢，依着我父母的意思，和一個表妹結婚。這表妹喚做王靈芬，出落得原很不惡，一張鵝蛋臉，配著一雙橫波目，又加上了兩道遠山眉，益發覺得斌媚可愛。他也在女學堂裏念過書，有好幾年的程度。論理我得了這麼一個女子做內助，總沒有甚麼不滿意了。但他女學生習氣太重，動不動放出女學士的面目來，肚子裏並沒甚麼經天緯地的大學問，眼睛却生到了腦後去。估量他眼眶子裏簡直沒有丈夫在着，我說甚麼話，他纔一味頂撞。這麼一來，我們夫婦中間就隔了一重厚幕。我好容易耐了兩年，再也耐不下去了，便把他退回母家去。許他每月三十塊錢的津貼，他父母很怕事的，並不和我起甚麼交涉。我經了這個風波，便灰了一百個心，說世上女子千萬沒一個配得上做我老婆的。以後我索性抱着獨身主義，寂寂寞寞的了此一生。就這煩瑣的新聞事業，也夠我消磨歲月。然而我們識了幾個字，可不能脫除煩惱，不到半年，那無賴的情絲，便又纏到我身上來了。原來

我那編輯的報上忽地來了個女子投稿家。喚做薛若華。兩天一篇論說。三天一篇論說。議論透闢。眼光遠大。評論國中時事。直有開拓千古推倒一時之概。有時做一篇家庭小說。痛論我們中國的夫婦之道。又說得不即不離。恰和我的意思切合。論他的字也格妙。簪花好一派閨中手筆。我見了這麼一個女文學家。那得不五體投地。佩服到了極點。一連我讀了他好幾十篇文章。就從這佩服上邊打進萬重情網去了。每天不知道怎麼我總念念不忘這薛若華。吃飯時見那碗中寫着薛若華三字。拈筆做文章時見那稿紙上也寫着薛若華三字。就在睡夢之中也兀是不能忘懷。一壁便從這薛若華三字上幻出個瓊花璧月似的美人兒來。但我雖是這樣朝思暮想。他又那裏知道我只一個人害著單相思罷了。說到這裏停了一停。那微喟之聲。早又衝口而出。又把兩眼呆望著半天。明月彷彿月中也有薛若華在着呢。半晌他又說道。唉。你別笑我。這無謂的情絲。要知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瞧那前途原沒有甚麼希望。可是我使君有婦。便一輩子束縛着。任那薛若華是個才貌雙絕的天人。可也沒有我的分兒。但我總愛着他。兀的按捺不下。譬如那瀑布一般。可不能使他水兒不動呢。我道不錯。情愛這東西。是出於自然的。你可強制不得。他要你死時。你也不得不死。士明道。我雖被這情絲牢牢絆着。目下還不至於死。但他却要死了。我大呼道。怎麼說。他却要死了。

士明黯然道。正是他信中說要死了。困爲他老子逼着要他嫁一個貴公子。他不願意。但求撒手一死。瞧他字裏行間似乎隱隱約約含着（爲了你）三字。只不肯明言罷了。我忙道。如今你想怎樣。可是想救他麼。士明道。有甚麼法兒救他。我只爲沒法兒想。所以遠迢迢的逃到廬山來。就我寄給他的信中。也不敢道一個愛字。除了安慰他外。並沒旁的話。可是我既不能自由。又何苦把情網絆在人家頭上呢。我道。他既傾心於你。你也不妨流露些兒愛情出來。怕他見你這樣木強無情。芳心中反覺難堪的。士明把手按着胸說道。我總不敢。我總沒有這膽力。况且我自有老婆在着。更不敢輕舉忘動。我一向又把他當做天上神聖似的那肯褻瀆他。唉。薛茗華。薛茗華。我恨不得掬出這心兒來給你瞧呢。我道。如此他竟不知道你愛他麼。士明道。我手中握了筆。便怯生生的不敢輕意寫這愛字。然而他是個冰雪聰明的女子。芳心中早已雪亮。要知男女情好。全在心心相印。憑着唇舌紙筆都沒用的。我道。如此你可見過他沒有。士明道。從沒見過他。不知道他到底是怎樣一個人。然而不論他美如西子。玉嬌醜如無鹽。嫫母我總佩服他的文章。愛慕他的學問。一年來我並不想和他會面。但在這文字上。天天見他夠了。說時。掏出兩三張新聞紙來。指着第一張的論說給我瞧。只見論題是叫做『外交言痛』。下邊署薛茗華三字。接着又翻到第三張上。見有一篇家庭小說。喚做

「夫夫婦婦」也。署着薛若華的名兒。我一口氣讀了十多行。禁不住喊了一聲好手筆。士明點頭說道：「我就在這裏頭發見他發見這可意人兒薛若華。我讀他的論說彷彿聽黃鐘大呂分外的堂皇莊重。我讀了他的小說似乎聞紫羅蘭香媚入骨。又似乎吃袁家梨清脆上口。我只讀了他的著作立時起了佩服之心。末後就從這佩服上邊不知不覺的發生出愛情來了。我道：「但你當真沒有見過他麼？」士明搖頭道：「我當真並沒見過他。一面瞧了他的文字就好似瞧見他的面目。委實說我也不敢和他相見。怕一見他後益發不能擺脫。說到這裏指着那新聞紙又道：「唉！你不見他的著作又溫柔又清高。教人見了那得不動心。我恨不得喚大家把薔薇露洗了手。捧着報讀呢。我道：「如今你伏在這裏打算怎樣？」那報館中的筆政又託誰代理着？士明道：「我逃到這廬山來。原要掃除心中的煩惱。可是我如今簡直陷進了個無可奈何的境界。弄得左右做人難。咧！這邊我並沒和內人正式離婚。斷不能有甚麼旁的舉動。那邊我又怕對不起若華。可是他每回來信總包含着無限的脈脈柔情。我倘給他個不理會。定要把他生生的陷入死地。況且他又爲了給父母逼着正懷着短見。至於報館裏頭的事。倒不打緊。我已全個兒託了個很親信的老友。一定沒有差池的。每天他總寄一份報來給我。過日每天我也總要瞧報。上有沒有薛若華的著作。唉！可憐他近來多分沒有心緒。」

動筆每月不過一二篇罷了。偶然做一篇短篇小說，往往帶著一片哀音，不知道他下筆的當兒，落了多少紅淚呢。我道：「你到了廬山之後，可曾收到過他的信麼？」士明道：「曾收到過好幾封，所以我  
要掃除煩惱，那能掃除開去。昨天又從報館中轉來一封信，句句都很傷心，要求我寫信給他。許他  
會面，說這一面雖是第一回相見，怕也是末一回相見了。我急道：「如此，你可許他相見麼？」士明道：「我  
要拒絕他時，心中總覺不忍，因此寫了封回信去，許他相見。不過我要懇求你一件事，你可能憐  
允我，助我一臂麼？我道：「甚麼事，你儘說來。我倘能相助時，決不說一個不字的。」士明道：「我央你同我  
一塊兒回上海去做個見薛若華的代表。我已約定他重九節在一處公園裏相見，臨時請你做個  
代表先去試探他的口氣。我便伏在近邊聽着，他說這事，你可能許我麼？」我道：「然而你好友一定很  
多的，何必託起我來？就你那個代理筆政的朋友，可不是個很現在的好代表麼？」士明道：「我把筆政  
託他，却不能把這事託他，因為他是個規行矩步的老先生，不喜歡這種說情說愛的事。除了他，一  
人以外，我也並沒甚麼親信的好友。瞧你似乎也是情場中歷切的人，所以冒昧拜託，還請你見許  
則個。我躊躇了半晌，便欣然道：「許你許你。當下我們倆便定了日期，準備回上海去。隔了幾天，就搭  
一艘商船到南京，坐那滬寧鐵路的火車趕往上海。到上海後，休息了幾天，已是滿城風雨，近重陽

了重陽那天大家忙着登高。我却和士明趕到那公園裏去。尋了個靜僻所在。等那薛荅華到來。士明溜進了一帶樹陰。悄悄地伏着。等了十分鐘光景。果然見一個長身玉立的女子。嫵媚而來。雖是打扮着一身淡妝。却掩不了那天然的風韻。星眼上邊架着一副墨晶眼鏡。彷彿害着眼病似的。兩個粉腮子白白的好似月下梨花。蛾眉淡掃也微微蹙着。正不知道他芳心中有多少摺疊呢。他見我就立住了。輕廻香頸。向四邊望了一下。接着便在小徑中往來躡着。却並不走近過來。我不敢怠慢。即忙走上一步。彎了彎腰。柔聲問道。敢問女士可就是女文學家薛荅華女士麼。那女子聽了我話。怔了一怔。兩灣春山又蹙得緊了一些。一壁使顫聲問道。你。你。是誰。我又鞠躬有答道。在下便是丁士明先生的代表。特地來和女士相見的女士。倘有甚麼話。儘向在下說來好了。荅華聽了。粉腮子益發泛得雪白。一會兒便顫着櫻唇。忒楞楞的說道。但是丁士明先生。先前曾有信給我。說要親自和我會面。如今怎的派起先生做代表來。喚他既不屑見我。一面我還有甚麼話說。以後只索死心塌地過我的淒涼歲月罷。說完。眼圈兒條的一紅。險些要迸出兩行紅淚來。接着掩住了嬌面。一步黏不開兩步的向園門。趲去。我張大了兩眼。呆瞧着他。正在這當兒。猛可裏却嚇了一個迴旋。原來那丁士明斗的大呼了一聲。從樹陰中直跳出來。又破口喊道。靈芬。靈芬。慢些兒走。說也奇怪。

那薛若華一聽得靈芬兩字彷彿觸了電似的立扭轉了楊柳腰肢飛一般趕回來士明也跳將前去緊緊握住那若華的玉手眼中放着明光霍霍地注在若華橫波目中很溫和的說道靈芬這一年來我委實給你瞞在鼓裏那裏知道你就是薛若華薛若華就是你到此我纔恍然大悟原來這一位薛若華女士其實就是士明的夫人靈芬如此那新聞紙上的燕許大手筆也就是靈芬夫人的著作了當下我便聽得靈芬夫人嬌聲顫氣的說道喚士郎求你恕我這一年來我委實哄着。你委實設着個騙局。上並沒薛若華這麼一個女子薛若華便是你出妻靈芬的化名說到出妻兩字那嬌聲已啞了士明卻緋紅了臉一聲兒不響半晌靈芬夫人又道士郎這一回的事你總須。恕我要知我使這一條苦肉計實是萬不得已的事一年前我觸犯了你大歸母家雖沒有正式離婚也和離婚沒有甚麼分別我回到了母家好不難堪父母兄弟親戚朋友都不理會我。說我是個不賢的女子就是隣舍人家也把我當做個話柄往往說了許多不中聽的話一句句送到我耳中他們教訓女兒總說別學那王家的女孩子嫁了丈夫又退回母家來我天天受了自家人的冷淡又聽了人家的議論就不知不覺的懊悔起來一天到晚暗暗彈着眼淚很想革面洗心和你重調琴瑟但是覆水難收怎能再進你家的門這樣捱笑罵捱痛苦捱了一個多月我一顆心幾乎迸得

粉○碎○百○無○聊○賴○之○中○我○却○得○了○個○計○較○想○你○正○當○着○那○報○館○的○主○筆○平○時○原○歡○迎○投○稿○的○前○我○在○學○堂○讀○書○時○一○向○喜○歡○弄○筆○墨○無○論○詩○文○小○說○都○要○試○他○一○試○同○學○們○見○了○很○有○稱○讚○我○的○現○在○我○何○不○做○幾○篇○論○說○小○說○投○到○你○報○館○裏○你○見○了○或○者○也○像○那○同○學○們○一○般○稱○讚○我○幾○聲○如○此○來○日○方○長○或○者○有○破○鏡○重○圓○的○希○望○打○定○主○意○便○悄○悄○地○動○起○筆○來○先○做○了○一○篇○論○說○和○一○篇○小○說○去○央○一○個○最○知○己○的○同○學○謄○錄○了○又○造○了○個○薛○若○華○的○假○名○署○了○上○去○於○是○瞞○着○家○人○背○地○裏○寄○給○你○不○上○三○天○竟○在○報○上○登○了○出○來○你○又○寄○了○封○信○來○稱○讚○得○甚○麼○似○的○我○心○中○甚○是○快○樂○使○天○天○在○筆○墨○中○討○生○活○任○是○灑○乾○了○心○血○也○一○百○二○十○個○情○願○以○後○我○又○在○信○中○露○些○情○思○故○意○逗○引○着○你○你○夢○中○可○也○想○不○到○有○這○種○事○竟○漸○漸○上○我○鉤○兒○來○了○士○朋○聽○到○這○裏○止○不○住○笑○將○起○來○一○面○說○道○我○那○裏○知○道○是○你○足○足○害○了○一○年○的○相○思○病○咧○靈○芬○夫○人○微○啣○着○說○道○唉○一○年○前○的○事○千○萬○請○你○恕○我○妾○知○我○在○家○中○時○父○母○嬌○養○慣○了○女○孩○兒○家○口○沒○遮○攔○甚○麼○話○都○會○說○將○出○來○不○論○甚○麼○芝○麻○般○大○的○事○也○想○佔○些○便○宜○我○只○爲○了○這○個○便○吃○了○一○輩○子○的○大○虧○一○年○以○來○也○已○吃○盡○痛○苦○你○可○能○寬○恕○了○我○使○我○做○一○個○賢○妻○麼○士○朋○道○恕○你○恕○我○的○靈○芬○我○的○薛○若○華○說○罷○連○正○眼○都○不○向○我○一○瞧○竟○目○扶○着○他○夫○人○出○公○園○去○了○那○時○黃○金○色○的○斜○陽○照○着○他○們○夫○婦○雙○影○頭○並○着○頭○肩○傍○着○肩○彼○此○好○似○黏

合在一起咧

♥ 心碎矣

春老矣。落花似夢。落葉如潮。鶯鶯綠樹叢中。有杜鵑隱枝頭。宛轉而啼。如訴如泣。倫敦泰晤士報記者利痕喀哥君。稿坐斗室中。擲萬愁於面。惻惻無歡。引眸注承塵。若有所嚙。唇至於血。沁繼以微喟。臨窗有書案。案上書稿縱橫。亂墨如青山。殆數日未加整理者。膽瓶中玫瑰一枝。昨尙濃馨。齋靜紅酣。向人今則枝弱。下偃蕉萃。無色若低頭。惆悵慨身世之飄零者。利痕喀哥君見花益悲。歎且言曰。花乎。花乎。吾與汝天涯淪落。同病相憐。汝今蕉萃如許。吾亦猶汝耳。語既復引眸。矚承塵。而一點靈犀。乃如游絲。鼻空渺渺。不屬時窗外。忽有人低聲呼曰。利痕喀哥君。何思之深也。利痕喀哥君凝視承塵。如故似未之聞。俄其人已啓關入室。利痕喀哥君仍凝視承塵。如故似未之覺。迨高呼利痕喀哥君者。再始躍起。猝然問曰。非利泊華德君適從何來。非利泊華德曰。君何思之深也。吾數數呼君。乃若弗聞。利痕喀哥君歛歔曰。嗟夫。吾友心碎矣。清淚盈眸。似將奪眶而出。非利泊華德曰。以君盛年。復負盛名。當世文學界中。疇不知利痕喀哥其人。君在理當樂笑事心碎也。利痕喀哥嚙唇。他顧似未聞華德言。既又泣然曰。嗟夫。吾友心碎矣。華德力搖其肩。叩之曰。君胡事邑邑。曷語吾。以故利痕喀

哥曰心碎矣夫復何言歷歷傷心之語不堪爲君聞之也華德曰殆爲情耶利痕喀哥曰斯事實不  
着一情字者君毋溷吾休矣華德君行也吾心碎耳吾心碎耳遂伏首於案久久弗動時窗外綠陰  
深處杜鵑尙啼血若斷若續似亦哀此傷心人也越日天方暮薄雲似羅扶素月冉冉而出吐光如  
水菲利泊華德又造利痕喀哥許見利痕喀哥仍坐斗室中手枯悴之玫瑰枯坐無動華德呼之曰  
吾友今夕月光大好君胡稿坐如入定僧曷偕吾往哈特公園散步以受夜氣利痕喀哥掉首曰吾  
滋弗欲往以君樂人則鳥啼花放在在咸成樂境若吾萬愛內獎百無一可相思鳥引吾悲端斷腸  
花動吾愁緒彼園中花鳥一一皆釀愁材料耳華德曰君鬱鬱至是果爲何事今旣弗欲游公園卽  
弗往亦得惟君必以心事語吾幸勿少隱利痕喀哥力扼其腕默默無語者久之繼乃仰天微喟卽  
衣中出一書授之華德他顧嗟曰君自讀之吾爲茲三寸蠻箋捐棄眼淚多矣華德遂啓其封出  
箋讀之行間淚斑斑隱約可見其字迹至挺秀宛然闔手筆書曰  
杜鵑聲裏春光零落盡矣水含怨而汨汨草有恨兮芊芊傷春人百無聊賴嬾於握管故旬日以  
還竟未裁函通候殊深歎仄竊謂神交數月不殊夙契他日蘭誨親聆必成莫逆欣慰奚如不圖  
近得風聞外間已多誤會似此以訛傳訛不轉瞬而謠誅紛紜毀言百出吾名譽不足惜其如君

前途何清夜。思維竟無良策。惟有犧牲吾輩友誼。庶足以釋羣疑。而塞悠悠之口。區區寸心。幸垂原鑒。苟不以愚陋見棄。則他日文字良緣。或能堅如金石也。餘惟心印不盡欲言露史上。

非利泊華德讀已。憮然有間。始發吻言曰。利痕喀哥君。君卽爲此一幅絕交書。鬱伊自苦耶。利痕喀哥慘然曰。然是書之來。直類彈丸洞貫吾胸。劈吾心房。至於粉碎。嗟夫。吾友吾不欲生矣。華德曰。特吾讀此一書。猶未足。君能否告吾以顛末。利痕喀哥掉首曰。往事淒涼不堪卒聽也。華德曰。君如不吾告者。吾亦且與君絕交。令君寂寞。而死利痕喀哥納書於懷。又扼其腕。默默不語者久之。徐徐言曰。吾姑語君。特君萬勿舉以語人。脫背吾約。吾且視君如蛇蝎。華德曰。唯唯。利痕喀哥遂曰。吾女友密司露史者。一花嬌玉。艷冰清雪淨之好女子也。吾嘗見巴黎名畫家手繪之美人畫矣。願不足以比密司露史之活潑。吾亦嘗見意大利名雕刻家手琢之石美人矣。願不足以方密司露史之柔媚。似此美人。殆上帝慘淡經營。搓酥滴粉而成者。求之世間。決不可得其芳姿之明艷。以吾俗口。殊不能曲狀其萬一世稱美人之目。曰秋波。而此秋波二字。實不足以稱密司露史之妙目。卽盡舉全世界之河流。亦無一足以方其澄湛。世人形容美人之面。不曰如薔薇。卽曰如朝霞。然此薔薇也。朝霞也。亦均不足以擬密司露史。宜曠宜喜。春風之面。心以乍放之紅玫瑰。植諸皚皚一白之雪中。紅花

白○雪○兩○兩○相○映○并○成○一○色○此○色○乃○差○堪○比○擬○至○其○眉○也○鼻○也○口○也○唇○也○吾○咸○無○以○形○容○即○形○容○之○亦○  
弗○稱○則○但○稱○之○曰○天○人○而○已○若○其○體○態○則○長○身○玉○立○亭○亭○然○如○名○花○招○展○於○微○颺○之○中○總○之○密○司○露○  
史○者○實○天○上○之○美○人○匪○人○間○之○凡○艷○華○德○微○笑○曰○足○矣○足○矣○君○形○容○美○人○可○請○極○酣○暢○淋○漓○之○致○吾○  
幾○疑○君○舌○端○有○蓮○花○也○利○痕○喀○哥○又○曰○吾○之○邏○近○密○司○露○史○也○屈○指○已○在○一○年○以○前○乍○見○即○以○爲○安○  
琪○兒○淪○謫○人○間○否○則○安○得○有○此○麗○質○爾○時○吾○殊○不○敢○作○劉○楨○之○平○視○懼○吾○俗○眼○襲○彼○天○人○後○此○相○值○  
者○屢○彼○姝○間○亦○以○其○盈○盈○明○眸○微○睇○及○吾○吾○受○其○睇○寸○心○直○欲○騰○躍○而○出○願○性○素○矜○持○雅○弗○欲○唐○突○  
美○人○且○彼○姝○幽○嫺○貞○靜○莊○穆○無○藝○有○類○珠○宮○貝○闕○中○之○仙○姝○以○吾○下○界○僉○荒○祇○和○蘇○蘇○膜○拜○頰○首○頂○  
禮○又○烏○敢○作○他○妄○想○道○左○相○逢○爲○日○既○久○相○見○乃○如○稔○識○吾○復○轉○輾○得○其○姓○氏○并○知○其○所○學○文○學○深○  
邃○試○輒○冠○其○曹○偶○行○作○女○博○士○矣○越○年○餘○吾○乃○不○復○遇○彼○姝○而○中○心○縈○念○弗○置○一○日○裘○遜○劇○場○演○莎○  
翁○名○劇○吾○適○往○觀○乃○得○於○華○燈○影○下○復○見○天○人○色○相○玉○質○盈○盈○益○覺○曼○妙○無○匹○時○劇○已○開○幕○密○司○露○  
史○爲○狀○滋○悅○花○曆○之○上○時○暈○笑○渦○此○笑○渦○吾○實○第○一○次○見○之○于○是○大○樂○自○始○徹○終○二○眸○未○嘗○一○去○彼○  
姝○觀○美○人○下較○觀○劇○爲○專○劇○中○作○何○狀○茫○然○無○知○而○彼○姝○秋○波○流○盼○似○亦○及○吾○是○時○吾○幾○疑○此○身○軒○  
軒○霞○舉○至○于○上○界○清○都○之○府○已○不○在○人○世○間○矣○劇○終○出○劇○場○又○見○彼○姝○偕○家○人○姍○姍○而○出○倩○影○娉○婷○

若將仙去復徵。昧吾始翩然登油壁。車轉麟而去。吾歡然歸。乃樂無極。此身幾不勝載也。厥後時復相遇。吾傾倒益甚。一日因草一短簡。命小價投之。菲利泊吾友。君其勿疑。此書中初無一儂薄語。惟道企慕之誠。而求彼姝齒吾於朋友之列。君苟以儂薄見疑。則吾弗能受也。華德曰。君平昔恂恂。初非儂薄子。吾信君矣。利痕喀哥又曰。書去後。吾惴惴不能自已。念吾何人。乃欲友天人。耶。意彼姝一見吾書。必付之一晒。或且舉其玉色森森之手。裂書作蝴蝶。飛因深悔。此舉之孟浪。然中心希冀。固未絕。猶切盼其回玉也。一日凌晨。方捉筆爲文。斗聞門外郵使問訊之聲。立投筆起趨。出索書。則見信函如雪。上有細字一行。曰。密司脫利痕喀哥。字跡娟好。絕倫。吾心房大躍。速率立增力。按不能止。菲利泊吾生而多感。羌無歡緒。惟茲事自謂二十年來第一得意之事。畢吾生。莫能或忘。是日何日。實吾生至可紀念之日也。時吾懷書入室。開緘細讀。則覺字是行間清秀之氣。撲人。吾知其下筆時。筆端帶有墨花香也。且文詞斐亶。不同凡俗。求之閨閣中。尤不可多得。讀後欽佩萬狀。念彼姝者。真不愧女博士矣。越日又寄一書。彼姝不日即見覆文。既典雅且嚴重。無佻孜孜。以道德相勉。策菲利泊密司脫史誠。吾利痕喀哥生平益友也。後又遇彼姝者。屢顧仍落落如恆。狀舍雙波微睇。初無笑容。吾遙立而望。仍目之。如天人弗敢。即也。既而以第三書去。索其小影。用爲訂友之券。彼姝復

書謂他日當相贈心乃少慰願以多日未遇彼姝深滋弗怡十數日後復得彼姝一書則屬吾後此勿復投以書札略謂渠如有暇仍當時寄數行決不致魚沈雁杳以終也吾初爽然若失中心彌痛然見其書後數語則又少慰且天人之命亦胡敢違遂力自抑制不復作書懼傷彼姝心也悠悠月餘未見隻字見貽而其亭亭倩影則時復蕩漾吾前一日思極草一短札付郵書中初無他語但索玉影并乞見恕謂此乃吾最後之書從茲長別矣蓋鑒於彼姝前書而作也詎是書甫去而絕交之書已踵至嗟夫吾友心碎矣利痕喀哥語至是淚已湧出如繩復扼腕歎息弗置如是久久始哽咽曰得書時吾方屬稿甫開封二手遽大顛書幾墮強讀一過淚已錯落紙上時老母方坐案次見狀大詫亟問故吾納書於懷飾詞掩之嗟夫吾友是日何日實亦吾生至可痛之紀念日也華德拊其背曰君毋自苦曷力自排遣付諸淡忘利痕喀哥悲聲答曰是烏能忘是烏能忘吾自得是言後似受死刑之宣告鬱鬱無復生氣嗟夫吾友身將化石心欲成灰搔首問天埋愁無地中心之痛苦有不能達諸口者啼血變為杜鵑鳥斷腸滴作海棠花嗟吾利痕喀哥其將長此終古乎華德曰君宜四出遊散聊以忘憂利痕喀哥曰日前舊同學卜德君挾吾遊於野外第覺紅雨含愁綠波瀉怨聞好鳥歌於枝頭則斥其煩見茂林敷其綠蔭則厭其陰森足跡所經在在都成慘境後竟乘隙而

逃。躑。躑。獨。行。至。於。泰。晤。士。河。畔。目。注。碧。波。者。久。之。幾。欲。逐。清。流。而。去。繼。念。家。有。老。母。在。世。事。百。凡。可。捐。慈。母。胡。可。愆。置。遂。力。排。死。念。惘。然。引。歸。夜。中。不。復。能。寐。轉。側。達。旦。阿。弟。同。室。疑。爲。病。仆。欲。揚。聲。喚。母。吾。力。止。之。蓋。吾。萬。死。不。欲。以。中。心。之。慘。痛。爲。老。母。所。知。致。暮。年。人。弗。安。也。惟。吾。後。此。飲。食。乃。無。度。或。一。日。不。食。或。日。進。數。餐。以。自。戕。賊。特。不。忍。傷。老。母。心。輒。設。法。自。掩。嗟。夫。吾。友。心。碎。矣。華。德。曰。君。何。事。自。苦。至。此。利。痕。喀。哥。曰。吾。雖。不。欲。自。苦。願。乃。弗。能。嗟。夫。僕。本。恨。人。胡。堪。復。慕。此。一。重。恨。綺。愁。羅。耶。日。來。文。思。亦。不。屬。曩。者。每。一。拈。筆。詞。源。如。山。瀑。奔。放。滔。滔。不。絕。今。乃。百。思。不。得。一。語。坐。是。已。辭。泰。晤。士。報。記。者。職。矣。華。德。曰。君。在。勢。惟。有。出。遊。庶。能。蕩。滌。愁。思。否。且。痾。作。利。痕。喀。哥。微。喟。曰。君。休。矣。卽。傾。五。大。洋。之。水。亦。不。能。蕩。滌。吾。愁。思。也。華。德。曰。然。則。君。必。力。忘。彼。妹。勿。令。闖。入。心。坎。利。痕。喀。哥。立。曰。吾。胡。能。忘。密。司。露。史。哉。目。中。所。見。都。爲。彼。妹。倩。影。入。夜。則。覺。明。月。一。輪。掣。星。萬。點。中。都。有。一。彼。妹。在。吾。又。胡。能。忘。密。司。露。史。哉。語。次。埋。首。於。案。久。久。弗。動。華。德。撫。其。肩。曰。吾。欲。問。君。君。果。有。情。於。彼。妹。否。利。痕。喀。哥。立。仰。其。首。正。色。曰。非。利。泊。子。罪。大。矣。奈。何。以。此。情。字。瀆。彼。天。仙。化。入。之。密。司。露。史。况。吾。儉。荒。亦。不。足。與。天。人。言。情。子。休。矣。今。而。後。吾。無。復。他。想。年。月。月。都。爲。銜。悲。欽。恨。之。天。碎。心。不。可。復。補。但。盼。未。日。之。至。未。日。既。至。凡。百。都。了。痛。苦。既。泯。煩。惱。亦。祛。至。彼。妹。遺。吾。之。書。今。且。薰。香。什。襲。而。藏。之。

他日當一搵入窳窳之懷抱。溫吾冰冷之碎心。則雖死亦爲餘樂。且力將舉以傲羣鬼。謂吾生時曾論交。一玉軟花柔之天。仙化人窟。匪三生幸事。耶華德泣然曰。足矣。吾友勿運汝梁蓮之舌。唱此傷心之調。獨不顧聽者之不忍卒聽。耶利痕喀哥歎曰。吾友。君其怨吾心碎矣。惟吾今日賺君一人眼淚。意猶未足。不日尙擬筆之於書。賺世間傷心人同聲一哭也。華德曰。然則君傷心之言。且入彼姝目矣。利痕喀哥曰。然是或免。願吾亦雅弗欲。令此眼淚織成之文字。爲彼姝所見。知吾心碎而弗怡也。語既浩歎不已。時已宵深。菲利泊華德遂別去。越一時許。利痕喀哥仍稿坐于燈影之下。拈一枯梓之玫瑰木視。弗動。嗟夫。心碎矣。

### ♥ 行再相見

却說一天是九月的末一日。楓林霜葉紅得。像朝霞一般。薄暮時。斜陽一樹。絢爛如錦。瑪希兒弗利門從英國領事署裏慢慢兒出來。抬頭望了望美麗的天容。吐了口氣。便跳上一輛馬車。那馬夫加上一鞭。車兒已麟麟的去了。這瑪希兒弗利門原是英國倫敦人氏。年紀約有三十。長身玉立。兀是個翩翩美少年。往年畢業奧克斯福大學。得了個學士的學位。庚子年間。在北京英國公使館裏充書記。一連做了好幾年。如今却調到上海來充領事署秘書。領事很企重他。當他是左右手似的。片

刻不能相離。他也勤勤懇懇的做事。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沒一天不到。每天早上八點鐘。就帶朝日。而○出○到○署○辦○事。每○天○晚○上○五○點○鐘○就○帶○夕○陽○而○歸○回○家○休○息。每○天○出○來○回○去○總○經○過○一○家○花○園。經○過○時○園○裏○的○陽○台○上○總○有○一○個○芳○齡○十○八○九○的○中○國○女○郎。把○粉○藕○般○的○玉○臂○靠○着○碧○闌○干○亭○亭○而○立。雙○波○如○水○盈○盈○的○注○在○下○邊○玉○壓○上○還○微○微○堆○着○兩○個○笑○渦。弗○利○門○初○時○並○不○在○意。後○來○見○天○天○如○此。早○上○過○時○往○往○見○曉○日○光○中○總○着○個○美○人○倩○影。傍○晚○過○時○斜○陽○裏○也○總○是○憑○闌○有○人。那○兩○道○秋○波○像○閃○電○般○射○將○下○來○彷彿○射○在○自○己○身○上。於○是○心○裏○已○有○些○兒○明○白。每○天○過○時○免○不○得○要○拾○起○兩○眼○向○那○陽○臺○上○望○他○一○望。因○此○樓○上○下○四○道○眼○光○每○天○必○有○兩○回○聚○會。倒○好○似○訂○定○了○約○的○一○般。過○了○幾○禮○拜○兩○下○裏○竟○像○結○成○了○朋○友。弗○利○門○過○時○規○定○的○向○樓○上○脫○一○脫○帽○那○一○邊○也○規○定○的○向○樓○下○嫣然○一○笑。無○奈○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只○能○憑○着○他○們○四○個○眼○兒○通○意○罷○了。不○道○天○緣○湊○合○有○一○天○恰○是○禮○拜○日。他○偶○然○走○過○中○國○公○園○便○邁○步○進○去○瞧○瞧。却○見○一○個○花○枝○招○展○的○中○國○女○郎○分○花○拂○柳○而○來。玉○貌○如○花○似○曾○相○識。正○是○那○個○天○天○憑○闌○送○盼○的○女○郎。瑪○希○兒○便○走○上○一○步○脫○了○帽○劈○頭○先○喊○了○一○聲○密○司。那○女○郎○頰○暈○雙○渦○掠○着○鬢○雲○一○笑○接○着○兩○口○兒○已○在○旁○邊○遊○椅○上○坐○下。很○親○熱○的○講○起○話○來。女○郎○倒○也○操○着○一○口○好○英○國○話○說○得○如○瀉○瓶○水○十○分○流○利。原○來○他○是○廣○東○的○番○禺○人。姓○華○名

桂芳從小在教會裏讀書。所以英國學問已十分高明。他父親早在庚子那年在北京被一個外國人殺死了。他母親苦念丈夫。也就一病而亡。可憐這曙後孤星。伶仃無靠。虧得有一個伯父照顧他。帶他到了上海。仗着有些遺產。在一個幽靜所在。借了一所巨廈。一塊兒住着。過他們清閑的歲月。只是銅雀春深。小喬未嫁。女兒家情竇已開。免不得愛上瑪希兒了。當下兩人談了一會。十分投契。好似多年的老友。直談到殘照西匿。新月東升。方始勉強強強的握手而別。臨行時。兩雙眼睛還碰了好幾個正着。第二天晚上。瑪希兒弗利門從領事署裏出來。走到那花園之前。卻並不抬頭向陽臺上望。逕自歎關而入門外。漢居然做入幕賓了。從此以後。他天天總得進去一趟。或是把臂窗前。或是並肩花下。情致已纏綿到十二分。竟有難解難分之勢。這一天。他坐了馬車。直向女郎家來了。了那花園前。停下車來。匆匆而入。直到一間精雅小室之中。在一把安樂椅上坐下。從袋裏取出一封信來。讀着。一面揚聲喚道。桂芳。桂芳。你在那裏。不一會。即見畫屏背後。蓮步婀娜的轉出。那美人兒來。玉手中執着一束紅酣欲然的美蓉花。人面花容。嬌滴滴。越顯紅白。把媚眼飄着。弗利門嬌聲嚶嚶的說道。吓。吓。你來了。我正在後園採幾枝美蓉花。想插在這玉胆瓶中。做個閨中清玩。只累你等久了。對不起。得很。弗利門道。我方纔來此。說着。又讀手中的信。桂芳走至桌前。弄着那美蓉花。

非利門忽又說道：桂芳，你以為怎樣？我們外交部裏要召我回國去了。桂芳一聽，手裏的芙蓉花，登時像紅雨般索索落落，掉在地下，眼波注着非利門，詫異道：怎麼說？你可是要撤下了上海去麼？非利門道：正是。桂芳，我要回倫敦去了。桂芳一聲兒不響，低垂着粉頰，子拾起那地上的芙蓉花，來兩個眸子裏，都水汪汪的，含着眼淚。非利門悄悄地瞧了他一會，便道：桂芳，你過來。桂芳忙執了芙蓉花，走將過來，坐在非利門旁邊。玉指纖纖，理着非利門頭髮。非利門悄然問道：我回去時，你可能和我同去？說時，從桂芳手裏取了一枝芙蓉花，替他簪在羅襟上。桂芳似乎沒有覺得，皺着眉，答道：郎君無奈，我不能跟着你去。非利門道：但我怎能捨得下你？桂芳慘然道：你捨不得我，我也何嘗捨得你。你來，心中原很願意跟着你同去，到處雙飛，無如身不由主，甚麼都須聽我伯父命令。非利門道：只你差不多，已是我的人，須得同我一塊兒去。況且你年紀已長大了，一切儘可自由。為甚麼給你伯父拘管着？桂芳歎了口氣，道：你不知道我們中國的風俗，和你們英國，截然不同。做女子的一輩子，不能自由，加着我父母死後，幸而伯父撫育長大，不致失所，他好似一棵大樹，我好似一隻小鳥，這小鳥好久棲息大樹之中，如今羽毛豐滿了，難道就去了大樹，插翼飛去麼？非利門默然不語了半晌，纔道：桂芳，我心中除了你，以外委實沒有第二個人。你是個最可愛的美人兒，我願意一輩子同

你在一塊兒厮守到老我愛我你回到了倫敦以後快樂的日子正長咧桂芳微微的退後臨着弗利門悲聲說道郎君我伯父一定不許我伯父一定不許弗利門道桂芳你不該拒絕我的請求難道這半年來一片深情已付之流水麼桂芳掩面道郎君你該可憐我原諒我我上邊還有伯父弗利門勃然道好你當真不愛我了麼桂芳放下了手說道瑪希兒我何嘗不愛你來恨不得天長地久我們永永厮守着任是海枯石爛不能分開我這一顆心只能抉出來給你瞧郎君你千萬別說那種說把我這心兒寸寸擣碎呢這時天已黑了那月光像水銀般滑溜進來照見這一對癡男怨女都含着眼淚低頭不語停了會兒弗利門纔起身說道我愛我們兩口兒的愛情總永遠不會磨滅你心裏放寬些不必悲痛如今我要回去了明天再作計較罷說時把了桂芳那雙春綿般的手兒在他玉葱尖上親了一下便走出屋子過了一條花徑出花園而去了到了門外又回過頭來揚了揚手桂芳高呼道郎君明天會明天會弗利門去後桂芳又呆呆的立了一會纔移步入室過了三分鐘光景有一個五十歲左右的人一頭花白的頭髮幾縷花白的長鬚慢吞吞地從花園外邊進來直到室中桂芳一見這老人就歡呼道伯父你回來了忙斟了一杯茶雙手奉與伯父老人瞧了他一眼問道那外國人今天又來過了麼桂芳道正是弗利門已來過了老人道他待你可好桂

芳羞紅滿臉垂倒了頭。輕輕答道：「伯父他待我很好，老人呷了些茶，吐了一口氣，說道：『我剛纔恰恰遇見他的龐兒，今天纔被我瞧清楚了。如今要告訴你一件故事。七八年前，廣東番禺有一個富商，同着他妻女，倆遠迢迢趕到北京，做着買賣，很有信用，不想庚子年間拳匪亂起，東也殺，洋鬼子西也殺，洋鬼子把個偌大北京城鬧得沸反盈天，後來各國派兵到京，不知道有多少無辜良民死在兵火之下，可憐那富商也逃不過這個劫數。有一天同着他阿兄經過一處外國公使館，被一個外國人用手槍擊死了，虧他阿兄靈捷逃了開去。桂芳急道：『伯父這可不是說阿爺的事麼？』老人道：『一些也不錯。那時我雖逃了開去，但那外國人的面貌已被我瞧得明明白白。當下便立誓將來定要找到這仇人替阿弟報仇。』一向我說起了這外國人，你不是也咬牙切齒麼？桂芳道：『正是我倘然遇了這仇人，定要生生的殺死他，報這不共戴天的大仇。』老人微笑道：『好孩子，如今好了，天公大約也可憐見我們，因此使那仇人落在我們手中，恰又進了你的手。桂芳大驚道：『伯父，你這話是甚麼意思？』老人道：『桂芳，那當年殺死你父親的仇人，今天已被我找到了。桂芳急道：『當真已找到了麼？』老人道：『正是呢。』十年宿怨從此便能一筆勾消。那仇人不是別人，就是你遇着的那個外國人。桂芳一聽這話，大大吃了一驚，不覺退下一步，顫聲說道：『他就是我的仇人，這是那裏說起？』老人冷然道：

一些兒沒有錯你的情人就是你的仇人桂芳忙道這怕未必能他是個很溫和的人怎會做這殺人勾當老人睜着兩眼瞧着他姪女氣鴛鴦似的說道好好你爲了這外國人便心却你阿爺麼忘却你從前報仇的誓言麼桂芳道姪女兒怎敢忘却老人道你富真不忘却如此你父親仕地也與合笑如今我和你說一句最後的話瑪希弗利門便是殺死你父親的仇人明天他來時你就該把他生生殺死盡你做女兒的本分桂芳不則一聲但見他柳腰一扭像燕子般掠到他伯身旁跪了下來抬頭向着伯父那個玫瑰臉兒泛得十分慘澹悲聲說道伯父伯父教我怎能下手怎能殺死瑪希兒弗利門老人正色道桂芳你須知道你阿爺只生你一人並沒有三男四女你不替他報仇誰替他報仇你若孝你阿爺的總要使他靈魂安樂難道爲了兒女私情却忍心把父仇丟在腦後麼說着探懷取出一瓶藥水來授給桂芳又道你只把這藥水滴幾點在茶裏給他喝了便能沉沉睡去並沒一絲痛苦比你阿父死時爽快多咧桂芳仰着兩臂向他伯父道我的伯父教姪女兒如何下得這般毒手我們平日何等相愛真個千種溫存百般體貼我面上偶然露出一些不快他立刻柔聲下氣的安慰我伯父我委實愛他我們雖沒有結始那愛情却比結了婚的更深更熱這半年之中他直好似我卧裏的種子心裏的血朝上起來第一個念頭總是想瑪希

兒我的愛人晚上睡時末一個念頭也總是想瑪希兒我的愛人伯父如今你却要我殺死他像我這樣一個弱女子那裏來的鐵石心腸他又是我的情人又是我的丈夫伯父你該可憐見我啊老人怒氣勃勃的立起身來握着桂芳的臂兒大聲道女孩子你須知道你是中國人不論怎樣總該服從你長輩的命令明天你一定下手把他治死你可聽得麼說罷放了手桂芳眼注着地柔腸欲斷一會纔抬頭說道伯父你多分誤認了他怕是殺死我父親的仇人老人道仇人的面貌深深映在我腦兒裏七八年來沒有一刻忘却那裏會誤認一二月以前我早已疑他今夜月光大好就被我瞧得明明白白定然是他你既不信明天不妨探他口氣倘他不是殺死你父親的仇人我自然沒有甚麼話說倘他確會殺死你父親的如此你就該想想做女兒的本分桂芳道姪女兒理會得倘他當真殺死我阿爺我自然不得不替阿爺報仇報了仇後做女兒的本分已盡便也跟着那人向他去的路上去老人急道好孩子你聽我的話他該死你萬不能死他只能獨自向那死路上去你不能伴他你倘也死你父親一定不以為然你既是孝女總該體貼你父親的心明天晚上六點鐘我在那公園裏等着他一死就趕來瞧我我望上天佑你使你成功明天會一壁說一壁顛巍巍出去了桂芳伏在地上掩着面只是嚶嚶的哭直哭到天明已到了淚枯腸斷的境界好容

易。捱。過。一。天。又。不。知。落。了。多。少。眼。淚。五。點。鐘。瑪。希。兒。弗。利。門。與。興。頭。頭。來。了。却。見。他。意。中。人。正。跪。在。地。上。掩。着。臉。兒。似。乎。在。那。裏。哭。便。疾。忙。過。去。抱。了。他。起。來。在。一。把。椅。上。坐。下。撫。着。他。柔。聲。問。道。親。愛。的。你。爲。了。怎。麼。一。回。事。我。愛。和。我。說。桂。芳。兀。是。不。響。把。螻。首。靠。在。弗。利。門。肩。上。淚。珠。兒。不。住。的。掉。將。下。來。弗。利。門。甚。是。納。罕。但。也。莫。名。其。妙。只。連。連。親。愛。他。的。雲。髮。一。會。桂。芳。纔。啓。櫻。唇。說。道。郎。君。我。們。相。親。相。愛。屈。指。已。半。年。了。我。可。使。你。快。樂。麼。弗。利。門。笑。道。我。自。然。快。樂。自。然。快。樂。從。前。我。不。知。愛。情。是。甚。麼。東。西。到。得。見。了。你。就。不。知。不。覺。的。生。出。愛。情。來。如。今。我。總。自。以。爲。世。界。上。第。一。個。得。意。人。每。天。只。等。署。中。事。兒。一。完。便。能。到。這。世。外。桃。源。似。的。所。在。來。和。心。上。人。把。臂。談。心。消。受。柔。鄉。艷。福。好。不。有。趣。說。着。把。雙。手。捧。住。了。桂。芳。粉。臉。同。着。他。自。己。又。道。我。的。桂。芳。你。是。我。世。界。中。最。愛。的。愛。人。你。可。也。真。心。愛。我。麼。桂。芳。道。我。們。中。國。女。子。原。不。知。道。甚。麼。愛。情。不。愛。情。我。也。不。知。道。甚。麼。愛。你。不。愛。你。只。覺。得。白。日。裏。想。甚。麼。總。想。着。你。夜。裏。夢。甚。麼。總。夢。見。你。有。時。你。把。我。挽。住。了。一。聲。聲。喚。着。我。的。桂。芳。我。的。愛。人。我。心。裏。就。覺。得。分。外。快。樂。郎。君。這。個。大。約。就。是。愛。你。了。弗。利。門。不。住。的。親。着。他。青。絲。髮。不。則。一。聲。那。模。樣。兒。卻。非。常。得。意。半。晌。桂。芳。斗。的。問。道。郎。君。七。八。年。前。你。可。是。還。在。故。鄉。麼。弗。利。門。道。那。時。我。已。到。中。國。來。在。北。京。英。國。公。使。館。中。充。書。記。桂。芳。道。那。年。正。是。庚。子。年。我。國。

忽地起了一種拳匪專和你們外國人作對把個偌大北京城鬧得落花流水那時你可受驚麼弗利門道只略受些兒驚嚇那時我年少氣盛也恨那些拳匪刺骨有一天正在館中忙着辦公猛聽得門外人聲大亂說是拳匪來攻公使館了我動了怒取一枝手鎗跳將出去一連放了幾鎗居然把拳匪嚇退只是事後一檢那些拳匪一個也沒有死連傷的也不見卻傷了幾個無辜良民有一個四十左右商人模樣的人已被我擊死了桂芳大呼道那商人竟被你擊死了麼弗利門道這也是一時暴躁所致現在事兒已過去也不必去說他了桂芳把頭兒靠在弗利門膝上拔了自己羅襟上插着一朶芙蓉花一瓣瓣撕了下來拋落在地不做聲了好久纔起身說道郎君你等一會我替你做一杯茶去走了幾步忽又立定了回到弗利門身邊說道郎君你再說一遍說你是愛我的郎君郎君你再把我的挽住了說（我的桂芳我愛你）弗利門也不知道他是甚麼意思只拉了他過來偎着他說道親愛的我的愛人你爲了甚麼臉色有些兒變了我自然一心愛你萬萬沒有兩條心你別哭快收了眼淚替我做茶去桂芳走到畫屏之前斗的又回了轉來很淒楚的說道郎君你不論遇了甚麼事總要原諒我體貼我的心我是永遠愛你的我的身體爲了你犧牲也所甘心你到那裏去我總伴着你去你若到世界盡頭處去我也跟着到世界盡頭處去決不肯聽你蜀

去說完把手早掩着玉臉一動都不動的跪在那裏弗利門瞧了狠爲詫異只猜不透他爲了甚麼事暗想昨天多分說起了要回英國去所以他心里鬱鬱不樂於是又捧起桂芳的臉兒來含笑着親了一下說道親愛的這不打緊我到那裏去自然總帶你一同去我身外的東西一概都能拋下然而不能有一天不見我的桂芳桂芳在那椅旁癡立了半晌纔輕輕移蓮步往屏後去了停了一會已托了一個茶盤出來遲疑了半晌纔顛手把那一盃茶授給弗利門一壁說道我的郎君你喝一盃茶裏頭有我一片苦心在着弗利門帶笑答道我的愛人多謝你便擎杯湊在嘴上咕嘟咕嘟喝了一個乾喝罷撲的向後倒在椅上那杯兒掉落在地打了個粉碎桂芳秋波含淚對着他意中人呆瞧了好一會纔低下那螭鬚般的粉頸子去和他親了一個最後的吻接着跪在地上放出杜鵑泣血似的聲音來悲悲切切的喊道郎君我只爲了阿爺行再相見行再相見

♥ 此恨綿綿無絕期

革命之戰雲消散垂五稔矣當戰雲漠漠時吾夫宗雄亦身列戎行仗刀殺敵凡二閱月春闈夢裏之人幸未作無定河邊之骨創於背而歸醫生謂是癱瘓之症他日或且侵及心臟傷哉宗郎吾至愛之人今夕汝雙眸炯炯注於火爐之中果何所見者其見當年大戰時沙場上血飛肉舞之慘狀

耶抑見當年結婚時洞房中香溫玉軟之美景耶當躍馬出戰時郎年廿七妾廿五汝面直類蓮花  
潘安衛玠見汝或且失色猶憶結婚之後兩月正四月艷陽之天綠陰霽畫芳華滿眼景色良復可  
人紅窗風月夜樂事正多郎鼓批亞那妾唱定情歌或則盈盈比肩偎倚窗前指點天上春星猜測  
姮娥心事新婚燕爾伉儷之情彌篤紅樓翠幙中光陰正大好也汝今猶記之否耶孰意是年桂花  
香候戰雲突起宗郎英雄固漢家健兒竟不顧兒女私情橫戈赴戰去後匝月杳無隻字見貽吾朝  
朝暮暮想思無極征婦淚洒向玉闌干晚妝樓化作望夫山天下至苦之事莫闡中人思夫若也復  
閱月餘郎歸矣吾大悅逆之門外幾欲法歐西說部中多情之女郎見征夫戰後歸來展藕臂抱而  
與之親吻尋扶入閨中亟問別來無恙否吾夫譔然曰吾雖未作沙場之鬼然創於背成廢疾矣吾  
曰藥雲彈雨中固非安樂之鄉且玉郎蓮花之面亦滋消瘦弗類曩日玉鏡臺畔人矣因相與慨歎  
者久之

吾夫耽靜以市居塵囂遷寓野外一精舍中上下僅二三間方春綠樹交檐絳花蔽門好鳥歌於樹  
底聲長日綿蠻不斷地特幽蒨類隱者居屋後小園中萬綠如海間着嬌紅燦爛如錦置身其間如  
處神仙福地屋前百數十武外有球場芳草平鋪軟茵襯足夕陽紅抹時碧眼紺髮者流恆呼羣嘯

侶○來○此○擊○球○吾○夫○杜○門○習○靜○以○書○目○遣○或○與○吾○絮○語○或○則○坐○安○樂○椅○中○臨○窗○觀○球○於○意○滋○適○戚○腕○故  
舊○初○不○過○從○即○吾○母○家○亦○絕○弗○往○來○蓋○吾○適○宗○雄○母○以○其○清○貧○滋○不○謂○然○妹○氏○蕙○貞○嫁○夫○至○富○貴○羅  
綺○被○體○金○剛○石○崇○崇○然○大○於○戎○風○日○明○媚○之○辰○輒○翺○夫○婿○挾○阿○母○同○坐○摩○託○卡○馳○聘○南○京○路○中○其  
疾○如○飛○阿○母○於○此○老○懷○彌○適○笑○口○靡○有○閉○時○安○得○念○及○屏○居○野○外○之○賤○女○貧○婿○耶○而○愛○吾○如○掌○珠○之  
老○父○則○已○作○古○人○吾○身○遂○成○孤○露○然○吾○秉○性○恬○淡○初○不○艷○羨○妹○氏○以○爲○多○金○不○爲○富○夫○婦○間○必○富○於  
愛○情○殆○稱○富○耳○吾○夫○蚤○失○怙○恃○父○母○逝○世○相○去○僅○三○日○上○無○翁○姑○凡○百○都○如○吾○意○吾○夫○愛○吾○亦○唯○唯  
不○加○可○否○蓋○天○下○有○嬌○妻○者○萬○事○體○貼○入○微○未○嘗○敢○少○拂○妻○意○生○其○嬌○嗔○吾○家○本○匪○富○願○每○日○之  
飲○一○啄○無○虞○賈○乏○應○門○有○僮○司○炊○有○婢○有○書○可○讀○有○花○可○種○一○夫○一○婦○儘○足○享○人○間○清○福○彼○富○翁○者  
徒○覺○其○銅○臭○薰○人○俗○不○可○耐○耳○

嘻○宗○雄○吾○夫○汝○日○耽○耽○然○注○於○窗○外○殆○有○所○見○耶○嘻○吾○聞○馬○蹄○得○得○之○聲○止○於○門○前○矣○階○下○綠○草○不  
芟○今○日○誰○來○踐○踏○者○吾○夫○吾○夫○吾○見○其○首○矣○是○汝○至○友○洪○秋○塘○君○也○吾○夫○阿○春○方○出○吾○其○下○樓○啓○關  
延○之○入○乎○吾○夫○領○首○曰○可○舊○雨○來○吾○良○懌○也○

洪○秋○塘○君○者○吾○夫○之○舊○同○學○生○平○肝○胆○交○也○丰○度○翩翩○不○亞○於○吾○夫○吾○于○歸○時○三○日○新○婦○屏○角○窺○人

吾夫第一卽引吾見是人渠有母老悖不近人情妹數人俱便娟如天上安琪兒安琪兒三字吾恆見之於新說部中三字上每冠以玉艷花嬌等字吾遂以爲是殆西方美人一日吾夫告吾謂是英文字 ANGEL 言天使也舉以狀美人猶吾國作家所謂姑射仙人洛水神姝耳吾唯唯吾夫凝視吾良久遽笑而言曰紉芳吾愛汝亦大類安琪兒也吾低鬢赧絕曼聲啐之謂郎今日亦調侃吾是何理耶吾夫莞爾而笑把吾手弗釋洪秋塘君來後卽與吾夫促膝閑談吾則坐吾夫後側耳而聽吾夫談甚樂笑聲弗絕爲平昔所未有也

秋塘君年三十吾夫三十一而吾則二十有九秋塘猶未娶蓋其眼界高視羣雌粥粥無當意者他無所好第好讀書目中所見殆千種一日市上新出版之說部及雜誌十數種遺吾夫茶熟香溫之候吾每遴其新奇有味者爲吾夫朗聲讀之吾夫爲狀滋悅仰坐搖椅上以其溫藹慈祥之目光定注吾面頰輔間微現笑容然以長日槁坐弗克自由行動恆生惱怒怒極則自咒速死嗟夫宗郎當未從戎前汝實溫馴如綿羊未嘗有須臾之惱怒者也

一月中秋塘君時來吾家風和日朗之辰野遊歸來輒來款關吾夫頗喜其人時盼其來聞門上有纖聲吾或在他室吾夫必揚聲呼曰紉芳吾愛趣下樓啓關秋塘來矣秋塘年已三十猶有童心謔

浪笑傲靡有已時。昨日渠來時，吾以茗進渠，遽起奮水澆吾手，吾低聲而呼。渠急曰：「吾乃儉，豈水灼君手乎？」言時，以目注吾目中，乃呈異光。此光常於吾夫目中見之。

今日午后，秋塘之母夫人來矣。往年吾嘗數遇其人，性暴戾，多言如鸚鵡。年五十有五矣，猶靚妝華服，粲粲如女郎。淺笑輕鬢，作老美人嬌態來時，且挾一少年郎，與俱。時時流目送盼，如母之愛子。實則子僅秋塘一人。此少年殊不知爲誰氏子。自是吾益鄙夷，是媼念吾他日誓不作斯態也。吾夫雖深愛秋塘，顧亦深惡其母。幾欲斥之爲人妖，特以秋塘故，仍遇之以禮。弗敢少加侮慢。媼背窗而坐，目灼灼視吾，不已。繼私語吾夫，謂吾從何處得駐顏術。玉貌花膚，猶似十七八少年時也。夫以語吾，吾一笑置之。須臾，秋塘來邀吾二人於星期三日往彼家晚餐。吾初弗欲往，而吾夫殊躍躍。吾愛吾夫，胡忍使之弗懌。渠欲往，則吾亦往耳。

星期三日，吾夫歡笑如孺子。吾見吾夫樂，則亦大樂。薄暮時，秋塘以馬車來，迓翻篋，出新衣服。對鏡顧影者良久，似較平日少有風致。吾夫則在寢室中，屬阿春助之更衣。秋塘方與吾夫語，居頃之，斗聞足音，盪然向吾室來。吾審爲秋塘，心不期微躍，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引首則見秋塘已入，手紅玫瑰一巨束，花香撲人，欲醉含笑。謂吾曰：「君爲狀如白玫瑰，故吾以紅玫瑰來，以爲點綴。語旣以花。」

授吾吾受花木立如痴不知應報以何語秋塘微睨吾邊曰紉芳君得毋怒吾乎秋塘風稱吾爲嫂  
邇來則紉芳吾蓋從吾夫命也吾復默然者移時始足恭答曰儂感且弗違烏得怒君遂拈二枝綴  
襟上時吾夫入見狀笑曰美哉吾妻今竝嬌滴滴越顯紅白矣

秋塘家客可十餘人以女賓爲多席間吾夫雙眸了不他矚但注吾不瞬似驚吾艷吾幾欲啜之曰  
郎底事作爾許痴態長日相處儘汝看豈猶不識阿儂耶顧吾亦時以眼波微睇吾夫覺其丰度  
仍不減當年他人都不之及良以今夕盛服故爾爾也餐後秋塘諸妹競操批亞那以悅客冷冷然  
直如天半笙歌令人聽之意遠諸女歌竟吾夫心曠神怡意得甚囑秋塘操琴命吾歌

BLINCI I LOVE YOU”之歌是歌蓋新婚彌月後吾夫所作通體用英文語語悉纏吾美後  
嘗譯以示吾其名曰「吾愛吾愛汝」然止能歌之閨中不足登大雅之聲琴聲起時吾頰輔都絳  
緞緞然不能出諸口吾夫見狀立悟因命歌海天風濤之曲吾乃引吭高歌不復羞澀抑揚疾徐曲  
盡能事歌已掌聲四起秋塘則朗吟（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旬褒吾吾大窘立逃  
至吾夫側吾夫笑顧曰吾妻胡猶嬌羞如許紅雲被兩頰如當年作新嫁娘時矣吾低啜之面壁而  
坐居頃吾夫似能遂告歸歸則共坐燈下相對無言吾出一小說週刊曰「禮拜六」者選其一二

此恨絲絲無緒

三六

篇朗聲讀之。冀以悅吾夫。而吾夫神志似不屬。第以雙眸注窗外。娟娟明月。若思甚深者。嗟夫。吾夫汝果何所思耶。

秋塘階其母返。故鄉蘇州去矣。遂不復來。吾家光陰之逝。直如電掣星馳。轉瞬已交冬令。玉臆瓶中。水仙亭亭四五枝。如瑤台仙子。綠衣疊雪。又若洛川神女。有羅襪凌風之致。吾二人均愛之。小園中寒梅破蕾。垂垂著花。淡妝美人。呈其素面。微颺乍動。則挾縷縷幽香。逗小窗而入。晨夕蕭間。輒扶吾夫來窗。前觀梅。彌望如一片香雪海也。

吾夫素樂邇來不省何因。居恆鬱鬱。雙眸中時含愁意。一夕皓月飛光。寫梅影於窗上。梅受風搖。曳影亦微動。吾夫命以小椅坐其側。相偎無語。吾夫目中似微含淚痕。下注吾面。一手則頻撫吾髮。予知其中心悲也。欲慰之。顧百思不得一的當之語。嗟夫。吾夫汝果何悲。

春光又至矣。寢室中之碧紗窗外。有樹亭亭。葉已蔥翠。四覆如蓋。小鳥無數。隱其中。上下啾啾。似相告語。謂春光至矣。一日有雙燕比翼來。簷下啣泥營巢。頃刻而成。凡一星期許。猶未去。出則同出。歸亦同歸。吾恆好臨窗觀之。覺其雙宿雙飛。正與吾夫婦同也。窗間亦間有麻雀飛集。三三五五。啾啾弗。若相口角。吾乃惡之。斥爲鳥中。小人。每當春日。吾反覺弗怡。而吾夫亦有同情。蓋值秋冬之際。

然燈特早。夫婦圍爐同坐。目注火中。熊熊然似含樂意。雖門外寒風雪霰萬物。作黯澹可憐之色。而吾二人心中。乃醞釀出一片春光。頓覺室中春氣如酥。寒意盡祛。入夜每與吾夫爲種種之遊戲。或操琴。或唱歌。或猜燈謎。或弄菓子。其樂萬狀。人望春光之長駐。而吾儕則願春光之速去。天乎。汝年年不與吾以春光耶。

昨日秋塘有書予吾夫。略謂居故鄉。甚行且買棹返申。重與良友把臂云云。吾夫揚聲朗誦。誦已微唱。遽叩吾曰。紉芳吾愛。汝喜。洪秋塘否。語時淚盈其眸。吾作色曰。郎胡出斯言。儂身屬郎。儂心亦屬之。郎耳。遂各把臂。默坐無語。

洪秋塘歸矣。吾滋弗欲更見其人。因引避他適。往一女友家。歸時吾夫言秋塘來訪。且垂詢及吾。吾頷首無語。後此吾夫相愛益摯。幾不聽吾少離其側。吾遂晨夕伴坐。每曼聲低唱。一吾愛。吾愛汝。之歌。以悅之。吾夫恆點首微笑。把吾手以歌名。還以稱吾。日來陰雨。兩脚如繩。長日影影弗絕。雨聲入耳。令人無歡。今日午后。吾夫背創作劇。痛不能起。坐吾撫之。入睡。俾忘其所苦。時積雨初霽。小園如洗。日光弗耐久。隱刀挾雲罽而出。綠葉猶帶雨珠。受日作光如鑽。石柱鵲啼叢綠中。百轉未已。杜鵑乎。汝其勿聲。吾宗郎方睡也。杜鵑吾友。曷止爾啼。儂且感汝。

越一時許吾夫醒矣強自起坐堅執吾手太息言曰嗟夫吾妻吾命殆在且夕行與汝長別矣吾急曰郎安得遽死奚事出此不祥之言令儂心碎吾夫曰吾背創甚劇痛徹心臟爲日殆無多惟吾死後汝覺覺寡鵠身將安託秋塘至可恃汝其委身事之無事爲吾守節使君本無婦羅敷亦無夫矣吾聞言泣下伏牀嗚咽曰郎殆不吾愛耶奈何出是言儂始終爲陳家婦耳吾夫亦泣曰吾惟愛汝故爲汝計將來紉芳吾愛汝當知吾心也吾泣下曰郎休矣儂生爲陳氏之人死亦作陳氏之鬼且上天相郎安得死者郎其少須儂當往延醫者遂搵淚出甫出門斗見秋塘來佇立十武外目中有愛色顯聲言曰紉芳吾之安琪兒吾此來與君別也脫再居此者寸心且爲汝碎矣行再相見吾箏領之以首初無一語返身趨醫者家嗟夫宗郎儂心終屬之郎耳

宗郎宗郎汝聞儂聲乎儂歸矣新月娟娟已破雲幕而出清光徐入碧紗之窗照郎面上郎趣醒儂當爲郎歌吾愛吾愛汝之歌郎欲聽之否嘻宗郎汝何事伴作酣睡故故不答儂且呵汝癢汝句天乎天乎吾宗郎死矣

嗟夫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吾友程子天夢。情場失意人也。每讀言情小說。輒悽然無已。一昨過予。爲予述其情史。淚盈盈欲下。述已掩面而去。蓋身中情彈。受創深矣。予固有感。亦爲之徘徊不置。雨窗無俚。特取程子語。一一筆之於書。借渠眼淚。組織成文。嗟失萬疊情波。中不知沈溺多少。英才天下。有情人讀。予是作者。亦有爲程子灑一掬情淚者乎。

唉。去年今日。便是我意中人。在黛影別抱琵琶的日子。回想前塵。那得不使我腸斷心碎。啊。前年我和黛影相愛的時候。說不盡千般恩愛。萬種溫存。有時同立在芍藥闌邊。把春葱般的纖指。攔在我的肩上。吃吃憨笑。有時並坐在茶蘼架下。把粉藕似的玉臂。挽着我腕兒。喁喁情話。有時在碧紗窗內。憑眺看花蝶翻飛。有時在綠樹陰中散步。聽鶯燕絮語。誰知不到一年。彩雲易散。芳事成塵。從前那種相愛的情景。却變了個空花幻影。現在不能再得了。唉。既有今日。當初何必說甚麼白頭偕老。百歲同心。何必說甚麼並頭蓮比翼鳥。到了如今。好似做了一場春夢。天天兀坐在愁城裏。頭滿腔心事。有誰知道。只有那一丸多情多義的冷月。斜透疏櫺。夜伴我那裏有甚麼甜甜蜜蜜的意中人。替我排悶啊。

唉。昔日依依連理枝。今日渺渺相思樹。我從黛影別嫁之後。却做了個淚人兒。聽了鈞轡格磔的鳥。

情

彈

聲便下一回淚看了斑駁燦爛的雲影便下一回淚吃也下淚睡也下淚我的眼淚比了那石頭記上的林瀟湘還多一些兒幾乎要和黃歇浦水合流爲一朝宗大江這一年之中枕函上也知道漬了多少淚痕呢到了沒精打采的當兒便倚闌眺則見眼前風物百無一換依然和去年一樣天依然青水依然碧草依然綠花依然紅所不同的從前是有影必雙現在却形單影隻獨自徘徊了唉可慨啊可慨啊

看官如今我在這無可奈何天中萬念皆灰已沒有甚麼美病的希望也不想再涉足情場心目中好似有死神立在我身旁百端的揶揄我播弄我但我一閉眼一轉念間又彷彿見我意中人黛影亭亭立在我前芙蓉花腮柳葉媚眼抿着個櫻桃小嘴兀在那裏笑似乎安慰我的樣子弄得我魂夢不安心裏好似火燒抬眼瞧窗外似乎見我意中人和他新相好在花陰下攜手同行又聽得樹上鳥聲溪裏水聲彷彿是他們兩口兒在那裏情話纏綿我這時心中好不難受有如劍割刀副一般兩個眸子裏也幾乎迸出火星來覺得眼前種種事物沒一件不是我的讎敵呢

看官現在我總算已跳出情網了纔知道天下美人是亞非利加毒蛇猛獸變的柔鄉艷福是世上大化學家分不出的一種毒質淺笑輕顰是鉤魂票幽會密約是催命符那愛神是孽海裏頭的混

世○魔○王○那○愛○情○是○德○國○二○千○四○百○磅○重○的○大○砲○彈○我○如○今○既○着○了○這○情○彈○痛○如○切○膚○只○我○也○不○恨○黨○影○薄○情○他○至○今○還○在○那○裏○念○我○但○恨○那○老○天○爲○甚○麼○這○樣○多○事○暗○地○裏○使○造○化○小○兒○作○弄○我○做○一○會○影○裏○情○郎○演○出○情○情○場○悲○劇○看○官○你○不○見○鶯○老○花○殘○陽○春○已○暮○又○使○失○意○人○鈎○起○新○愁○舊○恨○一○齊○堆○上○眉○頭○待○我○且○把○從○前○和○黨○影○的○一○重○公○案○布○告○天○下○懺○悔○懺○悔○罷○

我○意○中○人○的○住○處○是○在○朝○陽○門○裏○一○處○風○景○清○幽○的○所○在○四○面○都○是○綠○陰○陰○地○一○色○的○樹○衆○綠○結○帷○濃○翠○欲○滴○那○樹○上○都○是○些○小○鳥○每○天○朝○日○初○上○時○千○囀○百○囀○好○似○天○然○的○音○樂○樹○陰○下○橫○着○一○泓○綠○水○水○中○游○魚○洑○喋○往○來○自○在○到○了○微○風○蕩○漾○的○時○候○便○將○水○兒○吹○縴○好○像○魚○鱗○似○的○河○邊○便○是○一○帶○粉○牆○裏○面○有○五○間○高○樓○造○成○一○朶○梅○花○式○當○中○一○間○矗○立○得○高○高○的○高○出○四○間○之○上○似○乎○是○個○大○統○領○的○樣○子○院○子○裏○花○紅○欲○然○草○綠○如○茵○四○面○都○種○的○花○草○嫣○紅○姹○紫○開○得○爛○爛○熒熒○如○火○如○茶○真○不○數○大○羅○天○衆○香○國○了○這○五○間○高○樓○一○座○院○落○便○是○我○意○中○人○汪○黛○影○朝○夜○盤○桓○之○所○也○是○我○程○天○夢○情○場○紀○念○地○咧○

說○起○我○情○史○開○場○是○在○二○年○以○前○正○是○芳○華○滿○眼○春○光○旖○旎○之○天○我○那○一○點○情○芽○也○就○在○春○光○中○滋○生○怒○長○起○來○那○時○我○十○九○歲○日○中○在○一○個○高○等○小○學○堂○裏○念○書○夜○中○沒○事○想○補○習○英○文○恰○好○事○兒○湊○

巧聽得汪家新開一個英文夜館。原來那位汪介臣先生有一位公子名喚洪生。年紀不過十六歲。日中也在高等小學中和我同學。只是謔浪笑傲。在學問上不大專心。放學回來。便把書包拋掉。請他壁角裏睡覺。不和同學們到外邊去亂逛。便在家裏拉着他母親阿姊一塊兒抹牌。直到夜深人靜。方纔罷手。那個書包却奉旨不打開的。那汪先生見他兒子這個樣子。心中很不以為然。想光陰容易。日月催人。這樣蹉跎過去。總不是事體。莫等閒白了少年頭。呢於是千思萬想想出一條苦肉計來。在家中開一個英文夜館。請了兩位教員。一位姓章。叫做章季烈先生。一位是助教。叫做余伯材先生。兩個都是少年英俊。年只二十三四歲。在甚麼大學裏學過業的。汪先生開了這夜館。一面喚自己兒子補習補習。一面又招集幾家親戚朋友們的子弟也來念書。一共倒也有十五六人。那章先生當這教員。本來不是初出茅廬的人。很有些經驗。所以循循善誘。教得很有精神。吾一聽得這消息。大喜過望。原來這章先生是一向相識的。他的學問也素來知道。於是特地登門造訪。將入學之意告知了他。求他在汪先生跟前替我說項。章先生一口答應。立刻去說了。汪先生自然也落得做這春風人情。答應下來。第二天。上柳梢便照見我。揀着欠姆白。可讀本。第四本。和奈司非爾文法。第二本。興興頭頭進汪家的門了。章先生在教育上很有經驗。又肯盡心教我。我用心受教。

自也受益不淺。因此進了這夜館以後，心中萬分快樂，絲毫沒有不如意的事。

那汪介臣先生除了一個公子以外，膝下還有兩位女公子。一位名喚蕓雲，年在二十以外，一個叫做黛影，剛是二九年華，出落得都羞花閉月，分外美麗。汪先生對着這一樹姊妹花，兩顆掌上珠，往往掀髯大笑，十分得意。那蕓雲早已字人月圓時節，便須出閣。那黛影雖鶯生小，却還待字閨中。汪先生是個很開通的人，因此黛影十四歲上，就送進女學堂讀書。他天性本來冰雪聰明，受了教育，進步得很快。今年荷花香裏，就要畢業了。每夜夜館開課後，姊妹倆聽了書聲朗朗，往往秋波四轉，簾角窺人，三摺銀屏之後，有時也露美人半面。我只一心一意的讀書，所以倒不大在意。在這夜館中，一連讀了半個月，和同學們都很和好。那洪生和我更是相得。每天五點鐘，我剛從學堂裏回來，他就跑到我家裏，拉我去上夜課。到了他家，便在一起玩，或是着棋，或是鬥紙牌，或是弄絲竹。咧，彼此都興高百倍，一天，天總是如此倒好。似刻版課程一般，我也就覺得熟了。有時兩姊妹也姍姍而出，桃臉含笑，玉手雙攜，相見時不過微微點頭而已。不道一個月後，竟好像是自家人的模樣。有時在一塊兒，又麻雀，有時泥我講山海經，我自然也絲毫不敢違拗。彷彿美人檀口中的一言一語，好似綸音玉詔一般，暗地裏瞧他們姊妹倆，那黛影似乎待我益發親熱。我生受美人垂青，真覺

三生有幸。每夜上課時，常見黛影在屏後窺我，抿着櫻唇對我嫣然微笑。我兩眼也不知不覺的射將過去和他。水汪汪的雙波碰個正着，這一顆心似乎已不在書上，飄飄蕩蕩飄到美人兒那邊去了。

先生雖是喉長氣短的在那裏講書，我却莫名其妙不知道他講些甚麼。到得問我時，又回不出話來，但聽得屏背有人吃吃憨笑而去。從此以後，我每天放學回來，到家裏搶了兩本書就三腳兩步趕到汪家，彷彿不見了黛影，心中總覺有一種搔爬不着的難過，坐又不是，立又不是的，到得了他，又不知道爲甚麼這心別別的跳個不住，兩邊頰上有些兒熱烘烘地，有似燒着火。有一天，我忽地如夢初醒，想出他的道理來了。想平日我曾讀過許多言情小說，那些小兒女情竇初開的時候，每有這個境界，哎喲如此，我別是踏進了情網，麼踏進去，倒容易要退出來，可不容易踏進去。越深退出來越難，將來倘能償了大願，鴛鴦有成行之日，自然再好沒有。萬一那無賴東風故故的吹散鴛鴦，兩下裏都做不得主，這個如何是好？在世一日，總要纏綿一日，一時那能撒得開去？到頭來免不得爲情而死，正如唐人詩中說的，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咧，我想到這裏心中轟地，了佛家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八個字，竟然大徹大悟，起來自己警戒自己，道程天夢，程天夢，你平日間自命不凡，自以爲觥觥好男兒的，也要在一個情字上討生活，麼須知道情海即是苦海，情

網卽是煩惱。網你看往古來今無數青年一入了這情海。情網有幾個人回過頭來如今勒馬懸崖還來得及你快些兒收拾起綺念。能這麼一來我居然心中雪亮。把心窩裏深深刻着的汪黛影小影立時驅逐出境。不許逗留。一連三天我都是六點三刻鐘去上夜課。從七點鐘到九點鐘。兩點鐘中兩眼兀是注在書上。不敢抬起來。怕抬了起來向屏後一溜便要深入魔障。這三天我簡直用了全力。斬那鼻鼻不斷的情絲。不道第四天情絲將斷時。竟有人又來替我接了起來。那六放了學回來。正在那裏做一門極難的算學。坐在一間小小書室之中。把手擦着頭。想得出神。猛可裏後邊來了一人。把兩眼用手掩住。我竭力擺脫回頭一瞧。却是汪洪生。洪生在我肩頭拍了一下。嚷道。陳世兄。這三天你放學回來爲甚麼不就到我家來做甚麼。撈仔子的算學。怪膩煩的你如此用功。將來也未必能殼做大算學家呢。今天我們又要又麻雀了。恰好三缺一。請你快去補缺。我六七夭沒又手兒癢癢的我聽了。心想這幾天來正在掙脫情網。怎麼又來拉我去。今天一去倘再踏進了情網。可不是前功盡棄麼。斷斷去不得。斷斷去不得。於是我就回絕他道。汪世兄。並不是我不肯去。只爲這幾天學堂裏的算學實在難做。我已屢次做不出。被先生責罵。所以放學回來不得不補習補習。請你原諒。則個洪生把臉一沈道。陳世兄。今天不論如何總要瞧朋友情分上跟着我。

去難道瞧我乘興而來敗興而返不成。我又推却了一會，無奈總拗不過他，拉了我，望外便走了。到他家裏，那黛影早花枝招展似的迎將過來，我按住心君低頭瞧着自己，關照自己心地，清些別進了迷魂陣，一會聽得耳邊嬌聲說道：「陳世兄，這三天放學回來，爲甚麼不到我們這裏來？可是前幾天我們怠慢了你麼？」我連忙分辯道：「這是那裏說起？只爲這三天來，我正專心算學，所以不能脫身。前來並沒有旁的意思。」黛雲道：「原來陳世兄在那裏研究算學，放了學回來，還是這樣用功不肯休息。我知道將來中國定有一個大算學家出現，說時把一幅粉紅色的羅帕子掩住了櫻桃口，嫣然一笑，千不該萬不該，我這時恰恰拾起頭來，一見了他那種媚態，心君便按不住了，不覺別別別的跳了三跳，這心一跳就了不得，那萬丈情絲已把我身體圍了數十百匝，那個拗不破的情網，早又把我頭兒牢牢罩住，掙也掙不脫，掉也掉不下。當下我便滿面推下笑來，柔聲向他告了罪。」那時洪生已去晚了，他大姊蘋雲出來，取出麻雀牌，四人便一起坐下一連又了四圈，我十分快意。那黛雲有時嬌嗔，有時淺笑，更足使我心蕩，就是請了十八個名畫工，也描摹不出他那種千嬌百媚之態。四圍又罷，只見那歷歷斜陽已過了薔薇花架，化作做烏黑月子，如眉挂在院落中，楊柳梢頭水銀似的光直透進水晶簾來，湘几上一架小銀鐘叮叮的鳴了六下，於是我們都推案而起，一會

廚房裏已開出飯來。洪生和姊妹倆都留我在一塊兒用飯。飯後便取了兩本書到客廳中來。只見那章先生和他助教余先生已到。那些同學們也已續續而來。七點鐘時就搖鈴上課。堂中一共有十八人分爲兩班。一班是高等。歸章先生主教。一班是初等。讀華英初階和第一本的華英進階。歸那助教余先生主任。那章先生確是大學堂出身。究竟有些本講解甚是清楚。我也讀得很認真。只這心却有些兒模模糊糊。剛纔在家裏做算學的時候彷彿是一面新磨的鏡子。明澈無比。不道到了汪家又了麻雀用了夜飯。這明鏡上就好似積了一寸厚的塵埃。偶一抬頭便見那黛雲的亭亭倩影。隱隱約約在屏後閃動。於是我的心就不注着眼前書本。注着屏後美人兩個眸子也早已離了書。跟着心去了。恍恍惚惚不知經了多少時候。聽得鈴聲琅琅的一陣子響。纔把我一縷癡魂。召了回來。挾了書。趁着旁的人不見。跑到屏後去。和黛影說了一聲。明天再會。便懶洋洋趕回家去。唉。剛出情網。又進情網。美人的魔力真着實不小。從此我就死心塌地的。臣事紅顏。做個銷魂獄裏人。了。第二天從學堂裏回來時。不待洪生來。我早已拋却算學書。飛向汪家去。以後天天如此。一連一個月。我和黛影的愛情已打得像火一般熱。直達法倫表沸度。以上私下裏我已學着言情小說。中男子稱意中人的名詞。喚他做我愛他也。靚靚艷艷的曼聲呼郎君了。

且說我愛上了黛影之後。旁的人並不覺得。單有那促狹鬼余助教一人覺得。原來他也是注意黛影的。每夜上課時。他見我時。注目屏後。就知道端的。因此起了妬忌之心。千方百計的想奪我所愛。他每天本來是六點半鐘到的。後來五點半鐘就到了。到後便在黛影跟前多方賣弄。無奈黛影連正眼都不向他瞧。余伯材恨得牙癢癢。地不時想和我發作。把氣洩在我身上。幸而我的書不歸他教。他也沒奈何。吾一天章先生恰有事不到。這位余助教居然庖代起來。但他的腳冊手本。單有那一本華英初階和一本華英進階。我們的書委實教不上口。支吾吾敷衍了一個鐘頭。額上早急了一粒粒黃豆大的汗珠出來。我用心聽去。一些兒沒有明白。等他講畢。便取了書上去。逐句問他。不道他老羞成怒。把我申斥了一頓。說我聽講不用心。教書時。眼兒注在別處。不注在書上。教罷了。纔絮絮的來問。倘然全堂十七八個人都是這樣做。先生的可來不及回答呢。我忙道。咳。余先生。你這句話未免說不去。不論那一個學堂。裏教員講畢。後學生們倘有不明白書中意義的。儘可去問。萬萬沒有禁止學生問書的道理。只爲陶總先生的講解過於深奧。與學生天資愚笨。聽了實在不懂。萬不得已。纔上來動問。此刻先生既不肯再講一遍。明天章先生問我時。也只得閉口不答了。說時掉頭退下來。我這一席話直使他火上加火。怒氣勃勃的立起身來說我。挺撞師長。拈了一

枝鉛粉在黑板上寫了十五個大字。道：程天夢有意與教員爲難，記大過一次。我也不理會他。只嗤嗤的冷笑了幾聲。九點鐘時，收拾了，預備回家去。忽聽得院落中芭蕉葉上，浙瀝作響。知道是下雨了。那時旁的學生都已去盡。我便在廳門旁邊一把椅上坐着。想等雨止後回去。那余伯材也沒有去。我坐在這椅上，道是有甚麼意思，就怒聲說道：程天夢你坐在那邊做甚麼？既然不去爲甚麼不坐在原處？我冷笑道：余先生上課時你能管我散課，後你可不能管我。余伯材勃然道：我偏要管你。偏要你坐在原處。我道也好。橫豎剛纔的書還沒有明白，正好請教先生。咧，於是坐到原位上去。翻開書來。余伯材道：好好你故意和我作對。明天告訴章先生，說罷。緋紅了臉，忽忽自去。我禁不住笑將出來。黛影也從屏後轉出一陣子吃吃憨笑。燈光下邊瞧他玉容益發美麗。粉腮子上好似飛上一重薄薄的紅霞。我一瞧時鐘已九點一刻。就道聲晚矣而出。第二天夜中我負氣不去上課。心中想念着黛影，也只得自己安慰自己。世界倘若不到末日以後，把臂之日正長。咧過了一天是禮拜日。吃過午飯，就到汪家去。聽說章先生因有要事去滬。已向汪介臣先生辭職。那余伯材自知才力有限，不敢接手。因此夜館也停辦了。那時黛影正打扮得花朵兒似的出去見了我，便又折了回來。和我促膝談心，情致十分纏綿。我對着這可人如玉，足足盤桓了半天，不忍就走。直到斜陽

匿影明月窺簾纔沒精打采的告辭了出來自從夜館停後別的事都不打緊只使我情天中有了缺憾從前能彀天天和黛雲把臂如今不讀了夜書可不能天天跑去夜中獨對燈影每有千種相思向誰說的感慨有時隔着三四天去一邊有時隔了五六天去一邊若是遇了介臣先生也不能和黛影講情話但見了雲英顏色可還醫不了我相思渴病他無法可想也只得託微波以通辭罷了我們藕斷絲連的又過了一個多月雖不能時時見面愛情却一天深似一天倘過了六七天不去他便寫信來一幅瑤箋好似寄着萬種恩情那字裏行間都似乎有海樣深的愛情注在裏頭但我却不敢寫回信給他一得了信便假做去看洪生跑去一邊見面時或是沒有人在着自然卿卿我我萬分親熱趁此也得互相訴說訴說六七天中的相思苦無奈這種機會是很難得的有時他父親母親在着有時他姊弟在着雖在我面前相去不遠也好似隔着蓬山一萬重咧光陰容易一轉眼已到了冬天草木搖落千里飛瓊一片大千世界到處都作可憐之色一天早上天氣非常寒冷尖風刮地白雪舞空人家屋簷下凍雀縮着頭啾啾唧唧的哀號不絕那時我學堂裏還沒放假八點鐘時照常挾了書包上學去我原住在儀鳳門大街上那學堂却在朝宗門外跑去路很不少雖裹着大衣一路上也覺得冷颼颼地不住的抖走到朝宗門忽見一家店肆的簷下立着一個

女郎臂間挾着雪白的書包和一個白紙裹兒身上雖是穿着皮袄玉軀却似乎微微顫動只恨他低垂着嬌嬌之頸瞧不清楚玉容但看那倩影婀娜便知道不是人間凡艷我一壁瞧却一壁詫異想這嫵弱質怎麼不管羅袂生寒立在這曉風淒緊之中可不要着了冷麼想時一步步走將過去到得走近一瞧不覺脫口喊了起來道哎呀黛影妹妹你怎麼大清早立在這裏雪風大你嬌弱之軀那裏禁得起呢黛影抬起粉頰子來欣然說道哥哥你來了吾已等了你好一個鐘頭咧我皺眉道這樣冷的天你何苦冒了風雪路迢迢的到這裏等我你身上可覺得冷麼黛雲微笑道哥哥不必替我着急我一些兒不覺得冷吾瞧着他臉龐說道但是妹妹兩個桃一般的粉腮子已變得葡萄紫了怎麼還說不冷黛影道冬天人人都是這樣其實我身上毫沒冷意心裏反覺得熱烘烘的說着微微咬了咬櫻唇低下頭去含嬌一笑我道妹妹清早起來等我我想來定有重要的話和我說但這大街上很不方便我們沿這城腳過去一路走一路說如何黛影點點頭於是轉了個灣沿着一帶城腳並肩走去黛影先開口道哥哥近來身體可好麼怎麼八九天不上我家的門那一天不盼着你真個要望穿秋水了我搖頭微嘆道唉身體原沒有甚麼不好不過心緒也沒有甚麼好不來瞧你自有一片苦衷你須原諒我總是要知我時時上你家的門很足使人起疑萬一人

家說你一句裏話我豈不是對不起你。况且余伯材那狗頭刁鑽促狹，恨我切骨，倘他在你父親跟前說了甚麼惹你父女中間起了惡感，這個又是我禍首。我爲了一點愛情，離開人家骨肉，自問雖然不肖也誓死不爲的。近來不常來瞧你，就所以使奸人不能逞心，就使你不至陷到那悲慘的漩渦裏去。黛雲道：哥哥未免說得太怕人了。我們是個道義之交，並沒不端的事落在人家眼裏。人家可也不能說甚麼壞話。你到我家來走動走動，打甚麼緊。我道：你能原諒你自己，人家可不能原諒我的。不來實是愛你，可是我心中何嘗不朝朝夜夜的想念。瞧了眼前一切東西彷彿都是你的芳容，聽了耳邊一切聲響似乎都是你的嬌音。只我總竭力安慰自己，說以後日子長咧，要是此身不死，地球不滅，海不枯，石不爛，天不荒，地不老，將來總有個情夢圓滿，長與玉人相對之日。如今何必急急呢。黛影泣然道：哥哥你能安慰自己，我却不能安慰自己。兩三天不見你，面我能勉強自遣。五六天七八天不見了這一顆心，就很覺不安。哥哥你須原諒我一個柔弱身子，怎禁得起這朝朝暮暮想啊。我嘆了口氣，掉頭說道：妹妹不必多說了。我倘能前來，總沒有不來的。但是見了面不能說半句知心着意的話，也是徒然。萬種相思悶在肚子裏，無從發洩，豈不是益發難過麼。黛影道：然而我却但願天天見你的面。一瞧你龐兒如故，這心便安了。吾太息不語。一會纔道：現耗時候已

情

譚

五二

不。早。妹。妹。有。甚。麼。要。話。吩。咐。我。黛。雲。道。要。話。也。沒。有。甚。麼。要。話。只。爲。哥。哥。八。九。天。不。來。瞧。我。放。學。回。來。覺。得。煩。悶。得。很。因。此。織。就。一。件。絨。線。衫。今。天。特。地。來。贈。與。哥。哥。要。知。我。扣。成。千。萬。結。結。都。是。相。思。呢。我。聽。了。他。這。話。真。個。感。激。涕。零。忙。道。妹。妹。一。清。早。身。犯。風。雪。親。自。到。這。裏。來。把。絨。線。衫。送。給。我。這。樣。的。情。深。似。海。叫。我。如。何。報。答。可。要。折。殺。鰥。生。了。黛。影。道。哥。哥。何。必。說。這。種。話。只。因。我。不。能。時。時。與。你。把。臂。所。以。織。了。這。絨。衫。教。他。替。儂。代。俚。郎。身。罷。說。着。取。了。臂。間。那。個。白。紙。裏。授。給。我。我。連。忙。鄭。鄭。重。重。受。了。說。道。我。總。忘。不。了。妹。妹。這。番。深。情。厚。意。雪。中。送。衣。也。能。飽。稱。千。古。了。黛。影。笑。道。哥。哥。未。免。說。得。太。重。了。我。不。過。是。一。些。兒。微。意。只。要。哥。哥。知。道。我。的。心。我。委。實。沒。一。刻。忘。却。哥。哥。自。從。今。年。春。間。你。到。我。家。來。我。那。情。芽。就。一。天。一。天。長。大。起。來。如。今。已。好。算。得。在。着。花。時。候。只。不。知。道。何。時。纔。能。結。這。情。果。說。完。低。下。頭。去。含。着。無。限。感。慨。我。道。只。要。情。根。堅。不。怕。情。果。不。結。我。們。今。天。何。不。在。雪。中。立。一。個。誓。大。家。牢。記。在。心。將。來。我。倘。能。娶。妹。妹。便。斷。了。這。八。千。根。煩。惱。絲。做。和。尙。去。黛。影。也。道。將。來。我。倘。不。能。嫁。哥。哥。便。也。遁。入。空。門。做。尼。姑。去。這。時。那。雪。好。似。玉。葉。亂。飛。不。住。的。下。來。我。們。兩。人。的。帶。情。却。像。火。一。般。熱。呆。呆。的。相。對。立。着。四。道。眼。光。合。在。一。起。傳。遞。兩。心。中。無。限。的。柔。情。密。意。停。了。會。兒。我。纔。說。道。我。們。耐。心。等。着。罷。等。到。瓜。熟。蒂。落。或。有。圓。滿。的。日。子。此。刻。我。只。要。上。學。去。妹。妹。也。

須上學去。只得暫別了。可是求學是一生要着別爲了兒女私情。攔在腦後呢。黛影却似乎有些戀戀不捨的樣子。快快的說道：「哥哥，去了此後，我守着明珠不字之身，等你罷。我答應着。同他回到大街上，替他喚了一輛人力車。黛影坐了上去。星眼中微含淚痕，頭嬌呼道：「哥哥，再會。哥哥，再會。不一會車兒已經去遠。黛影的玉影已入體，體白雪之中。我也就洒開脚步上學堂去。一壁走一壁低頭想着。想那愛情真是一件奇怪不可思議的東西。到熱極時，直能和風雪抵敵。看黛影平日間好像弱不禁風的紅蜻蜓爲了愛情分上，便不怕風不怕雪。從朝陽門遠遠的趕到朝宗門來，可不是奇怪麼。過了兩禮拜學堂中已放寒假。家居沒事，每隔兩三天總到汪家去走遭。竭力和介臣先生周旋。黛影見我去得勤，芳心中自然快樂。玉曆上也時時含着笑。渦彼此的愛情也濃郁到十二分。這二十餘天中實是引躍馬情場志得意滿之時。寒假期滿照常入學。夜中在一個夜館裏補習英文讀的是欠姆白司讀本第五和奈司非爾文法第三那教員姓章名喚和靖。他的出身並不深悉。我進去讀了一星期便知道他肚子裏不過如此。那一禮拜中教得還情楚以後就露出馬脚來了。教文法真是囫圇吞棗。教讀本時但見他兩手忙着翻字典一點鐘總白費二十分鐘。我見了不耐煩起來。不時用着冷言冷語譏刺他。只使他面紅耳熱如坐針氈一般。我又敷衍了一禮拜便

負氣不去。不道同學們見我不去，都知道先生沒本事。今天也溜一個，明天也溜一個，不上十天，全堂二十個人溜去了一大半。只剩五六個讀華英初階的，還留着不去。那章和靖受了這打擊，也不敢再教下去。揭去了門上英文夜館的招紙，把大門關將起來。但他心裏却恨着我，疑我從中攪撥，拆散他的場子。沒一刻不想對付我，報他的仇。不過他並不知道我住址，可無從下手。過了幾月，他也遷移到別處去。他忘了我，我也忘了他了。我入學之後，和黛影不免又疎了一些。有時隔了十幾天，纔去一趟。放學回來，杜門不出，只自然讀書。心想不時闖到汪家去，究竟不是事體。終要想個久長之計，纔好與天天跑去瞧他。何不專心讀書，將來畢業後做一番事業。一則耀祖榮宗，光大我程家門楣。二則也詒對得起黛影。我抱定了這宗旨，便腳踏實地，一心一意做去。可是黛影是個多疑的女子，見我十多天，絕跡不去，定要疑我負心，把他撇下了。於是背地裏反覆和他說，他自然也不說甚麼。一天是禮拜日，飯後覺得悶的慌，算來也有二十天不到汪家去了。便想去瞧瞧黛影，到了他家，却見黛影一個人在着。正坐在書房裏，那雙粉藕似的玉臂，一隻垂着一隻攔在桌子上。那左面的粉腮子，便攔在臂上。香雲半鞦，玉肩微聳，似乎在那裏哭泣。我悄悄的立在窗簾外，窺着一會又聽得簾罽逗出一種幽幽咽咽的聲音來。道秋雲薄似羅，明月皓於髮。那自秋雲，妾心自明。

月我聽了不覺輕輕腳道：「黛影，黛影，你錯了，我的情何嘗薄似秋雲來？你的心既皓於明月，難道照不到我的心麼？」黛影吟罷，盈盈的站起身來，把羅帕子拭着淚眼，微唱了一聲：「我疾忙離了窗，轉過來推開書房門，笑吟吟的走將進去。」黛影一見了我，就嬌聲呼道：「呀，難得難得，今天甚風兒吹來的？」我道：「黛影，妹妹，幾天不見，玉容怎的清減了許多？畢竟是爲誰憔悴啊？」黛影扭轉柳腰，嬌嗔道：「不爲你爲誰來？我道好妹妹，你須撇得開些，別歌哭無端，學那痴心女子的行徑。」黛影正色道：「你撇得開我，我却撇不開。只我做了痴心女子，你別做負心漢呢。我急道：『妹妹，你別多疑。我程天夢可不是個棄舊憐新的人。』」心中既有了你，那能容得旁的人？我瞧了你，瞧那世上粉黛都好似不值錢的糞土。好妹妹，你千萬不要多疑，我恨不能執出這心兒來，給你瞧。這好幾天不來，實爲了將來我們倆好合地步，這個心永永不變。妹妹明白人，難道不能原諒我麼？」黛影道：「這一回算來，你已有二十天不來，瞧我了好不叫人掛念。這二十天中，我朝淚鏡，朝夕淚鏡，汝不知拋了多少眼淚呢。我道：『好妹妹，你這樣不快於身體上，很有妨害。總要自力寬慰，向得意方面想，別向失意方面想。專想了失意那百結愁腸，便永永解不開了。』」黛影強笑道：「倘然吾果真爲了天天想念你，拚了個秋委黃花香消玉碎，得你向白楊幽徑，斜陽孤塚，憑弔一番，喊三聲『黛影灑幾行眼淚』，我倒也含笑地下。』」我道：「好。」

妹妹好了好了。別仗着你。關關之舌。唱這悲調了。今天我實是來和你商酌。我們終生大問題的。該怎樣一番設施。黛影道。媒妁之言。自是第一要着。我們雖然相愛。究竟也不能草草從事。我道。這冰上人。從那裏去請呢。黛影道。這冰上人。必須和你我兩家都相識的。你瞧那章季烈先生如何。他和你甚是相得。<sup>幸</sup>定肯助你一臂。你快去懇求他。諒來沒有不答應的。我大呼道。着啊着啊。那章先生十分合格。我和他素來相識。除了師生之誼。更有朋友之情。一定肯替我撮合。玉成我們的好事。黛影道。你既委了章先生來說親。我家也就好委一個冰人出來。彼此接洽。至於你的家况。我向來知道。所有六禮聘金。我暗中給你。你儘放心好了。我這時感激到萬分。一時竟想不出甚麼話來謝他。却聽得黛影又欣然說道。哥哥你好好兒的去做事罷。我終身託了你了。我答應一聲。告辭而出。黛影玉顏生春。含着笑。送我到院。落中。纔道聲珍重。亭亭的回到書房裏去了。我出了汪家。就到章季烈先生家裏去。事有湊巧。章先生恰沒有出去。我便把那事懇求他。當下章先生立時應允。說明天定去和你說項。我謝了他。興興頭頭的回去。一夜睡不着。只盼天明。好使那好音早。早的遞來。第二天晚上。我飛也似的趕到章家。一見了章先生。就問道。章先生。事兒怎麼樣了。章先生微笑道。他們不答應。我仗着這三寸不爛之舌。反反覆覆說了許多好話。也不濟事。吾不覺呆了。一呆好似一。

桶冷水兜頭灌將下來。忙道：「當真麼？當真麼？」章先生笑道：「哄你哄你，你別着急。汪介臣先生已有允許之意，說明天請一個介紹人來和我接洽，你安心罷。」我道：「那介紹人明天甚麼時候纔來？」章先生道：「明天午後兩點鐘，你可等得及麼？」我道：「章先生別調侃我了。你玉成於我，感激之至，將來須要手挽黛雲，雙拜於先生之前，咧。如今我回去了。明天再會罷。」說罷，便向章先生鞠了一躬，辭了出來。滿腔子都裝滿了快樂，彷彿眼前一切東西也含着無限樂意。用過晚膳，便睡去了。便夢那夢也做得溫馨甜密，似乎在一个絕大的客廳中，同黛影行結婚禮。我戴着大禮帽，穿着大禮服，儼然是個新郎的樣子。那黛影更覺曼妙，無雙霞衣霓裳，花冠文履，玉亭亭的立在那邊。一會相對，鞠躬，咧。一會交換指環，咧。一會引見親族，咧。整整的忙了一夜。直到紅日三竿，好夢纔醒。追念夜來情狀，覺得還有餘味，用了早膳，寫一封信到學堂裏去請了一天假。午後一點鐘光景，就衣冠楚楚的到章先生家去。和章先生閒談了一個鐘頭。那汪家的介紹人來了。我一見那人這身子，便冷了半截。原來那人千不是，萬不是，正是那恨我切骨的章和靖。他面上却和我十分要好。同季烈先生周旋了半個多鐘頭，方始與辭而去。說明天就有回音。不道一等五天，一些消息都沒有。我早等得不耐煩。催着季烈先生到汪家去問。夢想不到他回來時，竟帶了個惡消息來了。章先生嘆了口氣，向我說道：

變了卦了。變了卦了。我顛聲問道：怎麼變卦了？章先生道：這其間都是章和靖那厮作梗。那天他回去時，便在汪介臣先生跟前說你壞話，說你窮剛行爲不好。剛又說你是流氓。剛在汪夫人和介臣先生令兄前更說得頰上添毫，淋漓盡致。因此上他們三人都不願意把黛影許給你。已由那章和靖作伐，許與一家巨商衛家了。事已至此，你着急也沒用。天下多美婦人，何必這一個待吾慢慢的替你物色罷。我聽了這一番話，直好似萬箭攢心，千刀剮肉，勉強支撐着帶跌帶跑的逃回家去。一連病了三天，粒米不進，這身體好像飄飄蕩蕩的浮在空中，沒處安放。第四天上忽接到了一封信。一看信面上字跡，知道是黛影寄我的。當下即忙拆了開來，只見那信上寫着道：

夢哥如握。溯自吾二人邂逅以後，即于心田中深植情根，不復能鋤而去之。妹心中惟有哥哥，心中亦惟有妹。方謂池頭雙鴛，從此可以比翼而飛。孰知今日乃分飛耶。嗟夫，夢哥妹負哥矣。今而後勿復念吾情。絲既斷，萬難再續。耿耿此心，誓不相忘。閉管獨居深念，念吾二人後此無復再合之日。輒爲之盪氣迴腸，低徊無已。日來明月，纖愁碧雲，鎖恨綠窗，紅淚無時，或乾纖腰一握。正如花影瘦也。哥聞之，儻亦憐吾乎。須知妹之舍哥他適，非出得已。空未能死，死未能死。父母之命，又不敢違，乃祇得負哥矣。哥固愛吾者，當見諒。嗟夫，夢哥長相別矣。未了之緣，期諸來世。一片深

情

集

五九

情歷千百年而無變身。雖屬人心仍屬哥。嗟夫吾不審他日復能於晚風影裏。秋水光中與哥一。把臂耶。嗟夫夢哥書至此。吾心碎矣。妹黛影上。

我收到了這信。直好似收到了一封死刑宣告書。又好似着了一個彈丸。深入心胸。這彈丸我便喚他做情彈。看飛了這信心。想這懊惱之物。留着做甚。多留一刻。便使我心中難過一刻。於是拈起來。撕了個粉碎。當他蝴蝶般飛散開去。我的病剛好一些。見信之後。病勢又加重了。一連病了二十多天。昏昏沈沈。也不知道一天怎樣捱過去的。到得病愈後。攬鏡一照。可憐從前一個面圓圓的。程天夢已瘦了一殼。頰骨高聳。面上也白白的沒了血色。唉。情呀。情你害得我。好苦啊。從此以後。就絕口不說情字。竭力懺悔。有時黛影寄信給我。倘不撕個粉碎。就付之一炬。不敢開封。怕使我心神不安。有一天忽接到他一個明信片。寥寥二三行無意中一瞧。原來是某夜約我到一家新劇社裏去看戲。借此可以把臂話舊。我自己和自己商量了一天。想去的好呢。還是不去的好。末後纔立定了一個主意。想歷歷前塵。無非一片傷心史。再話他做甚。到了那夜。竟硬着頭皮不去。一年中我力自排遣。不再記挂黛影。後來有一個朋友和我說。汪黛影三字上。已多了一個衛字了。我只付之一笑。不則一聲。不道我竭力要忘却黛影。黛影却還時時念吾。有時在路上遇見了我朋友。倚他也認識。

的總要問天夢如何身體安好麼。這面替我致意。致意道。時候道。時候道。這種話。我不時從朋輩中聽得。心裏也自然有些感激他。但是愛情已化作飄風了。朝陽門裏的街道。我也絕跡不走。生怕觸動。悲懷。有一天同章季烈先生在朝陽門外一個女學堂裏看游藝會。出來時無意中走過黛影故居。只見斜陽影裏。峙着一角小紅樓。依然無恙。好似留着吾意中人。小影門前一泓碧水。綠波灩灩。兩岸樹影玲瓏。映入波心也似。乎寫作個人兩字。這時我彷彿是崔護重來。低徊無已。兩眼中幾乎要掉下淚珠兒來。章先生已知道我的意思。笑着安慰我道。天夢。你不必傷心。天涯何處無芳草。怕沒有第二人當你的意麼。我掉頭歎息道。唉。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我經了這情場一跌。已瘦了一殼。若是再着情魔。我這一個身體。可瘦不禁消呢。

♥ 幽恨

孫蕩伯者。慈善病院院長也。一日謂看護婦長黃綉珠女士曰。彼新助手徐仲新。狀戚戚。竟日沈默。無一語。抑又何也。黃女士曰。吾意彼心中必有所思。殆亦情場失意人耳。黃女士者。年可三十許。當其盈盈十八九時。亦失意於情場。遂矢志不嫁。入院爲篤志看護婦。不數稔而長。其曹秉性。特仁慈。夏夜見蛾撲紅燈。必滅燈救蛾。蒼蠅爲蜘蛛所網。力掙不得。脫則惻然。破網縱蒼蠅去。蚊集其

身但揮之去。未嘗撲殺。其對於病者。也恆溫柔。其聲掬笑。答於面。看護則體貼。入微。令病者無少弗適。以是病院內外。無不嘖嘖稱黃女士者。孫院長聞黃女士語。則璨璨笑曰。若輩少年人。強半憨也。既失意於情場矣。忘之可耳。奚事耿耿於心。鬱伊自苦。日來吾滋弗欲見仲新。爲狀大類入定之僧。見之令人弗怡。黃女士恨吾輩醫生無術。以醫情愛之症。腕能之者。則造福於痴男怨女。不淺也。黃女士微笑。頷其首。斯時斗聞門外病車之聲。少選門關。二車相繼入。一車嚮女子部去。一車則嚮男子部來。孫院長出立廊下。見車中人一少年。首部血痕痕藉。面慘白無人色。二目半啓。作痛楚狀。孫院長注視有間。矍然謂黃女士曰。噫。是洪懷柯也。黃女士吾當親爲施治。乞君趣書記。以電話報西大街洪公館。請洪夫人來。謂公子受傷。吾方施治。繼揚聲呼其助手曰。徐先生。趣爲吾準備醫具。時徐仲新方兀立廊道盡處。目注碧空。若有所思。聞聲則立返。其身惘然入室。

吾今乘徐仲新入室準備醫具時。乃得騰出此筆。敘洪懷柯矣。洪懷柯者。城中大富翁洪襄丞子也。孫院長嘗於交際場中數數遇之。懷柯以家中富有百萬。不復事事。日以馳騁爲樂。歌台舞榭。履迹殆遍。枇杷門巷中。出入如傳舍。黃金脫手似糞土。未嘗有吝色。是日午后。適以三千金購一汽車。意甚得。欣然獨出。絕塵而馳。時有幼女過街市。餅餌兒車飛馳。來聲鳴鳴。然則大恐欲前。又却者。再

既忽趨前懷柯心志亦亂車直前女立踣於地懷柯賊甚急旋其機後退退速撼一大樹震動殊  
猛身遂騰躍而出觸砌石立暈街頭警察遂奔至病院中召負傷車昇懷柯及幼女來孫院長命  
院役昇懷柯入施術室懷柯目仍半啓光澤之髮爲血液所凝結微帶黑紫孫院長衣白衣彳亍病  
者側徐仲新則方在鄰室料量醫具狀至匆促院長微撫懷柯首部見頭蓋骨已被創創處適爲視  
官及聽官二覺筋會合處非割不可於是回首告黃女士更召看護婦二人以資臂助時仲新已奉  
盤入盤中刀七玻璃藥樽之屬作作有光院長取盤謂之曰徐先生今日其少敏捷趣往醫藥室取  
悶藥少許以施病者時淡黃之日光絲絲透玻璃窗而入偷上病者之面仲新返身時目光忽及病者  
則佇立弗遽行顏色慘澹轉爲震愕孫院長銳聲呼曰悶藥悶藥徐醫士吾乞君往取悶藥奈何滯  
滯弗行稱醫士時聲中似挾冷嘲之意仲新徐言曰院長是人心滋弱悶藥之力過猛恐且殺彼  
孫院長目中立含怒意厲聲叱曰是無與汝事吾特囑汝往取悶藥汝能否爲吾一行仲新兀立如  
故發爲懇懇之聲曰孫院長其聽吾言是人心實羸弱恐弗能受渠姓洪氏名懷柯與吾爲稔穉穉  
者嘗在書院中同學一日在運動場受傷醫者施以悶藥幾瀕於危故吾敢勸院長勿用悶藥用以  
脫使院長初不耐此絮絮血筦中血液上湧盡集面部中心繚怒已極而手則把洪懷柯腕診其脈

搏尋釋其手。迴面嚮仲新。目光絕冷。酷倖注仲新。大聲曰。先生。吾命汝往。取悶藥。胡事抗不吾從。趣往。趣往。吾弗能更耐矣。仲新見院長不可動狀。至鞅鞅引眸。微睇院長。復視黃女士。而女士容色亦嚴冷似怒。其不從院長命者。仲新引手揉目。復掠其額髮。悻悻入室去。且行且沈思。念曩在書院中時。洪懷河蹴球折一臂。醫者來施以悶藥。用止其痛。不謂脈息漸微。呼吸漸輕。心幾停。其跳躍幸立。施他術。與死神格始得奪其命於死域。今胡可復用悶藥者。遂故緩其步。嚮醫樂室去。行不數武。斗有一如花之面。突現於前。春山微蹙。翠渺含愁。仲新一見其人心乃大躍。蓋此姝匪他。卽其疇昔之意中人。沈婉貞也。仲新之所以邑邑無歡者。卽爲此姝。當夫兩情膠合時。仲新目此如花之面。有如瞳瞳之曉日。而今則視之直同死月。黯然無光。卽有光亦朗燭他人。不復及己。顧中心耿耿又不能。遑忘良以二人情根種之門草。闌干蹴踘院落之時。歷時殆十數載。在勢當能締同心之結。特以床頭黃金不及人多。不足以悅玉人。遂目送此的明珠。墮入他人之手。今則娟娟此豸已爲洪懷柯未婚妻矣。洪懷柯者。夙艷女美。恃其多金。百方媚女。婉貞本小家碧玉。家世清貧。見此翩翩公子。富名被全城。百萬黃金。畢生用之。且不能盡。以較寒酸之徐仲新相去奚啻天壤。於是心不能無動。竟以新歡斷舊愛。婚約既訂不日。且行結婚禮。報館中人。以懷柯爲城中富豪子。賈媚尤力。爲之大

書於新聞紙中。謂大富豪洪襄丞先生。公子懷柯。君將於某日。與才媛沈婉貞女士。行結婚典禮。郎才女貌。允爲一對。璧人云云。在他。人視之。此三十餘字。原無足異。而爲徐仲新。看見。則覺字字。幻爲利刃。一飛入胸臆。分裂其心。腦府中。沸熱如燒。似將起。熊熊之烈火。燒其身。化爲鳥。有仲新。亦深願其如是。俾不受此。斷腸碎心之苦。願此願終。不得償。而悲乃彌甚。精神頹唐。如老人。長日無復生氣。種種之希望。去如雲烟。生平所抱志願。亦已化爲微塵。歸于烏有。初尙欲力圖報復。死洪懷柯。以消其氣。旣而怒氣立平。念是亦天演公理耳。弱且貧者。自當受侮於強。且富者何怒之有。於是力排其報復之念。一聽諸天。然怨憤之餘。自殺之念。立起。覺此世界中。初無生趣。富以一死。爲得願念。其七齡弱妹。則又躊躇不決。妹名愛姑。嬌小可愛。仲新自父母亡後。卽撫此弱妹。愛之如無價之寶。似舉世無以易此寶者。已脫一死。則妹且失。所維繫生小將安得。生用是不復自殺。但痛心疾首。度此淒涼寥寂之光陰而已。仲新旣入醫藥室。卽以院長意告之。化學師。化學師以小玻璃瓶授仲新。言曰。吾亦願孫院長。施用以脫閻藥力太猛。心弱者。虞弗能受。且此藥已用罄。院中僅餘一瓶。仲新取瓶。匆匆返施術。私念。洪懷柯之生命。今不置操吾手中。懷柯。吾情敵也。但借黃金之力。奪吾意中人。去一星期中。且行婚禮。今此藥實足制其死命。一觸其鼻。無術再能返魂。寧匪佳事。然仲新抱寧人。

負吾母吾負人之心爲天良故爲沈婉貞故萬死不願出此故棄靡入施術室時即故墮玻璃瓶於地瓶立碎藥氣迷漫一室孫院長及黃女士立趨門外仲新矯爲悵悵狀低聲言曰爲之奈何吾偶一失手卽碎此玻璃瓶頓化學師告吾謂醫藥至中僅餘一瓶不可再待將奈何孫院長怒甚身微顫蹙步至仲新前目突出於眶若將噬人抗聲言曰徐先生爾乃謊吾爾故碎是瓶吾固知之繼顧黃女士曰曷爲吾往取以脫寄語化學師趣飭院役出市悶藥後此或待用也黃女士應聲去須臾以以脫進之立施手術斯時天忽沈墨爲狀若有雨意電熠熠射室中醫具均作光洪懷柯側臥施術檯上木然如死仲新立院長之次二眸的爍手顫勿已院長見狀卽謂黃女士曰天下惟怯之夫心如鼷鼠淺淺之事無所用其臬恐仲新如弗聞引手把懷柯腕久久弗釋院長凝神壹志操刀施術精細乃無倫匹事畢遂以縐布密裹其首飭院役昇入靜室屬仲新待其側已而懷柯父母及沈婉貞相將入仲新傍窻立微回其首見婉貞眉結弗舒把懷柯手于意滋切仲新立面窻外默視洞黑之天木立如石人時大雨已下雷聲殷然動雲幕中逢逢如桴鼓如是久久仲新仍弗動院長忽入室復作微語曰懷柯君蘇矣於是又聞模糊斷續之語出諸病者之口若父若母咸大悅奔集其

側○仲○新○滋○弗○能○耐○欲○逃○去○因○俯○首○垂○睫○躡○足○趨○門○外○方○行○經○仄○次○懷○柯○忽○驚○呼○而○起○顛○手○指○仲○新○顏○色○益○慘○變○震○怖○萬○狀○嘶○聲○而○呼○曰○是○人○奚○爲○至○是○彼○平○昔○憾○吾○刺○骨○必○且○死○吾○趣○逐○彼○出○婉○貞○遂○亦○迴○其○波○眸○注○舊○歡○慘○澹○之○面○失○聲○而○呼○孫○院○長○笑○答○曰○懷○柯○君○是○人○良○無○他○必○不○死○君○頃○吾○施○手○術○擬○進○君○以○悶○藥○渠○乃○力○持○不○可○謂○君○心○弱○不○能○受○卒○碎○瓶○迫○吾○用○以○脫○彼○又○安○得○死○君○者○洪○夫○人○面○院○長○曰○良○然○良○然○懷○兒○心○葦○弱○叢○者○名○西○醫○何○雅○臣○先○生○嘗○謂○懷○兒○受○悶○藥○必○死○語○後○洪○襄○丞○亦○發○吻○和○之○孫○院○長○本○力○主○用○悶○藥○者○聞○言○良○弗○怡○遂○面○洪○夫○人○曰○夫○人○是○誓○言○也○悶○藥○烏○能○制○人○死○命○吾○每○施○手○術○輒○用○是○藥○雖○心○弱○之○人○不○甚○相○宜○然○少○進○無○害○也○仲○新○時○默○默○弗○聲○徐○出○室○孫○院○長○舉○步○從○其○後○柔○聲○言○曰○徐○先○生○曷○備○吾○往○女○子○部○去○彼○間○尙○有○一○幼○女○待○治○洪○夫○人○矚○吾○加○之○意○者○仲○新○不○語○微○笑○從○院○長○行○既○入○女○子○施○術○室○立○備○醫○具○院○長○則○至○樓○前○見○二○小○足○展○於○被○外○一○醫○生○及○助○手○同○立○于○側○醫○生○低○聲○謂○院○長○曰○傷○哉○是○女○恐○不○治○矣○二○媵○主○骨○已○碎○裂○無○術○可○治○惟○有○去○之○耳○時○黃○女○士○入○去○幼○女○所○覆○小○被○繼○以○微○喟○院○外○則○風○雨○蕭○條○打○窗○欲○破○上○天○似○羅○狂○疾○院○長○揚○聲○呼○曰○徐○先○生○趣○授○吾○以○以○脫○仲○新○立○取○以○脫○入○之○玻○璃○管○中○二○目○忽○及○幼○女○立○却○退○至○於○三○步○以○外○目○大○張○震○怖○欲○絕○繼○垂○其○首○癡○立○弗○動○喉○際○略○略○作○響○欲○語○乃○弗○能○聲○而○幼○女○亦○僵○臥○不○動○首○偃○於

枕畔蘋果之頰。白如梨花。秀髮結爲雙辮。約以紅緞之結。垂檯則雙臂大展。玉腕微露。兩股如大理石。白皙無藝。顧已斷折。斷處色作青紫。令人見之心慟。此幼女者。蓋卽仲新弱妹。愛姑也。仲新身外一無所有。但有此無價之寶。尙足自遺。溯自情場一跌。而後於世界中。無復留戀。但爲此弱妹。猶飲淚啣悲力。與厄運相搏。孰意此玉雪可念之兒。乃爲洪懷柯汽車所蹂躪。此所謂無價之寶者。他日且成廢物矣。念至是。心痛如割。震震而顫。黃女士曼聲問曰。徐先生。病乎。仲新如未之聞。踉蹌近施術檯。長踞於地。展二臂抱妹。親其慘白之小盤。哽咽呼曰。愛姑。吾至愛之。小妹聲凄以長。衆聞之心爲之酸。院長立曰。傷哉。女郎乃徐先生令妹耶。黃女士則微拊仲新肩。引之至壁隅。椅中柔聲語之曰。徐先生。勿悲。吾輩當盡力以治令妹。必不令君絕望。仲新半晌弗答。念此如花之愛。枯平昔嬌小玲瓏。依依肘下。有若依人之小鳥。而今已折其二股。劇痛之餘。或且立死。後此長眠黃土之下。而其嬌小玲瓏之狀。長留吾腦府中。永弗能忘。惟蹙蹙一身。後將何以自聊。于是引手掩面。不期泣下。酸淚如飛。瀑自指罇中。汨汨下瀉。比起容色已枯瘠。如老人院。長治愛姑創處。爲狀滋專。仲新則移椅坐檯次。把愛姑手。俛之頰際。首下俛汗出如瀉。髮亦盡濕。口中間作微聲。似與妹語。并以指按脈搏。發其溫婉曼妙之聲。宛轉作歌。一若慈母歌。睡歌。慰其愛子。嬌女入睡者。顧斯時。愛姑脈息已漸微。

似將中止呼吸亦不絕如縷仲新大悲潛然泣下孫院長知有變面仲新呼曰養氣養氣趣以養氣來黃女士立馳出而仲新仍弗動手堅把妹腕顫甚而脈息已僅剩一絲作微動及養氣至此微動亦立停嗟夫愛姑死矣死矣仲新亦暈絕手猶把愛姑腕衆力劈之始釋既蘇覺身在廳事中旁有人各把一手不審爲誰遂張其模糊之淚眼作左右顧顧左則見看護婦長黃女士溫藹仁慈之面顧右則注于舊時意中人沈婉真淚影榮榮之秋波中然兼旬後徐仲新竟脫離此煩惱世界而去盡心疾也。

## 最後之接吻

夜雲萬鼻扶着一丸涼月冷清清地照在戰場上法軍第二濠裏好似鋪着寒霜到處一白這濠溝裏有兩個兵士騎看悄悄地說話一個道噲勃來司我們倆都不能入睡何不把你那朋友綽號啞人的事再說給我聽聽這事你前幾天已說起過開了場却還沒有結束呢一個答道我說給你聽就是單望那德意志人安靜一些別來擾我們的清興這一段事實悲慘你聽了皮膚上不免要森森起粟好像有蛇在那裡爬着咧一個道你快說你快說我已等得不耐煩了後一個便淨了嗓子指手劃腳的說道那啞人並不和我同營只爲那阿岡納樹林中一場大戰恰和我一塊兒在濠

溝裏攻打敵人方纔相識。他名兒喚做甘洛姆。恰好和那德國皇帝同名。因此我們不願意叫他甘洛姆。又爲他平日間少說話。所以我們中尉就喚他做啞人。他的營去凡爾登不遠。正在那裏和敵軍交戰。他不知道怎麼混到了我們壕裏來。那夜星沉月死。滿天上黑魃魃地沒有一絲光。敵軍不往的把大砲輻將過來。啞人立在我身旁。把眼兒湊着護牆的窟窿偷瞧那敵軍的陣地。十分着意。只依舊好似個啞巴一聲兒不說甚麼。我覺得有些不耐煩。含着笑向他說道：你倒似乎出了錢來看放烟火。定要看看他一個滿意不肯放過一些似的。啞人放着沈着的聲音悄然答道：我正這裏想心事。不知道爲甚麼心中忽地有一個感覺。覺得我明天早上不能和你們同看那一輪紅日。從地平線下升起來。咧。我道：我已知道你的意思。你大約在那裏憂死。但你死後可有甚麼信件給你家族麼。他默然不答。臉色却變得甚是奇怪。我呆瞧了一會。大呼道：你究竟爲了甚麼事。難道見了鬼不成。啞人答道：沒有甚麼委實和我說。我並沒家族也並沒一個半個親近的人。然而這一件事不是我的罪。我原也很想像旁的人有父親。有母親。享那家底間的幸福。無奈如今只剩我一身。變了個沒爹娘的孤兒。平日間又和人家合不上來。同伴中沒一個知己。然而這一件事也不是我的罪。可是我並非學那些高人隱士故意裝出這種矯情之狀。同爲我生性如此的差幸。現在這世

界上却有一個人還把我放在心坎裏。等這戰雲消散後，我倘能安然歸去，或能在凱旋聲中唱新  
婚歌呢？他芳名喚做瑪麗德，好說得是人間的安琪兒。我萬一遇了不諱的事，做了個沙場之鬼，  
很望有人替我做寄書郵遞一封信給他。這信實是我上戰場後唯一的同伴。日夜帶在身上，因為  
我們握別時彼此會有成約，又承他香口親諾，說我倘受了傷，他一定到醫院裏來和我接吻。我倘  
戰死在沙場上，他一定親展玉手在我墳上立一個十字架，我想他定能實踐這兩句話，決不忘懷。  
只你可肯替我收着這封信麼？我道：「既承見託，那有不遵命的道理。不過我以為你此刻沒有甚麼  
危險，等到我們把德意志人逐出邊境時，再說這話也來得及咧。」正在這當兒，我們營中的中尉忽  
地飛步趕來，提着嗓子大呼道：「注意！注意！兒郎們！快些上刺刀！敵人已在那裏，進行須得上去歡迎。  
請他們嘗嘗這刺刀風味，但他們人數很多，我們該引他們挨近北濠，纔能合力攻他的兩翼。我  
想派人遞一封信到北濠去，這人必須是個敏捷勇敢不怕死的好漢。中尉道：「言未了，忽見那啞人  
霍的挺身而出，朗朗說道：「中尉在下，就是這人願意當這差使。當下他便受了中尉的方略，悄悄  
掏出一封信來，塞在我手中。我應許了他，替他盡力。他就興興頭頭的在月光中搖曳而去。」

停了一會，攻擊早已開始。我們都在濠溝的前面，向着敵軍衝去。一時間吶喊聲、發令聲、放槍聲，合

若彈丸地雷爆裂的聲音。雜然四起。驀地裏我彷彿着了個彈子。撲的倒在地下。接着上邊又有一個人壓將下來。我便覺得胸脯間痛得甚麼似的掙扎不起。那人却遠壓在我身上。我先還想這個人總是個德意志人。不想千不是萬不是。却是我那朋友啞人原來。他剛從北濠冒死回來。正趕到時。却着了個爆裂彈。彈屑四散。恰飛在我身上。第二天我們倆都在醫院裏躺着的。地方是一所修道院的廳事。只見許多雪白的床榻。和善堂裏仁慈的女修士們。伴着我們。這一天我已能起身。即忙走到啞人床邊去。見他遍身受了重傷。去死已近。當下我和他說那封信已經付郵。說後臉兒不覺一紅。因為我實是扯謊。那信早被昨天爆裂彈的碎屑擊成粉碎。咧。他聽了非常得意。口中不住的說道。我知道他一定要趕來和我接吻。永訣呢。過了兩天。可憐那啞人再也沒有生的希望。他自己也很明白。兩個眸子却還灼灼的注着門。一閃也不閃。盼望他的心上人兒瑪葉麗德到來。末後天已入夜。外面狂風急雨。勢頭煞是猛烈。我沒精打采的立在他床邊。他兩眼仍注在門上。竭力和死神抵敵。延他一口殘喘。看護婦見了。問他可是盼望甚麼人。他默然不答。了好久。分明不好意思。宣佈他的秘密。後來纔低着頭放出一種很細很細的聲音。說道。我道他今夜一定到來。這個吾能說定的。我們見他望得這樣切。都為他焦愛。大家一聲兒不響。只撐眼望着我心中。益發難堪。知

道他情人沒有接到那信萬萬不會來的那裏知道正在這狂風急雨之中門兒關的開了接着從萬寂中聽得地板上有輕輕的腳聲好像一瓣落葉拂地的樣子這時那啞人快樂到了絕頂張着兩臂低聲說道我原知道你一定來的接着我們就聽得檀口櫻唇厮搯的聲音又輕又清楚我們聽了都不知不覺發起顫來再瞧那啞人時可憐已死了唉最後的接吻

♥ 畫裏眞眞

暮靄欲上頰雲不流雪花輕颺高空如霏瓊屑尖風掠樹過驟似千軍萬馬絕塵而馳暮鐘已鏗然動聲沈而弗揚小學校中學生放出咸跳躍如獼猴爲狀滋樂歡呼之聲轟然大頰寒鴉結隊歸巢時有一十二三齡小學生負革囊駐足一美術館前以行時過疾頰乃絳紅如蘋果雙睛的瞭注玻璃窗中者移時遂揚其小手回首呼其阿兄兄年可十五面若滿月眉目秀逸如畫體態亦挺拔無痴肥態時方徐行於後聞呼則飛步至於窗前引其漆眸凝睇窗中見居中有錦架一金碧爛然照眼架中盈盈一姝御蟬翼紗半臂著粉紅衫子凌波冉冉作許飛瓊瓊虛弱步履其芳年殆十六七手玫瑰一束紅酣如中酒正與人面同其嬌艷而觀彼姝如花之貌更覺削玉爲骨揉冰作肌堪與天上安琪兒一比妍媸至其唇之艷頰之媚頸之嬌柔腰之纖削手之皚膩狀以櫻桃螿鱗楊柳柔

畫裏真真

書四

羨諸字尙屬稱即遍檢中西字書亦殊無此適當之字足以形容而媚眼流波脈脈含睇尤令人  
 魂銷骨醉一泓秋水無此澄湛即月子突現於中天對之亦且失色雲兀立窗前凝視畫中之人木  
 然如痴私念如此嬋娟當入月中霜裏奈何陳此窗中為俗眼污褻者館主人詎不畏罪過耶念至  
 是斗見美人頭上可三寸許又有細字數行審為蝶戀花詞一闕字亦工整挺秀無倫曼聲讀之若  
 解若弗解詞曰

豈惹年華才十六半臂經紗斜壓黃金索為惱春光歸太速尋芳特地來村郭帶露折花一  
 束花似輕雲人似玲瓏玉底事勞卿纖手握要他遮住鬢雲綠

讀已復痴立良久念此畫中人果無其人脫有其人不審誰家嬌娃明冶如是其紅樓何方香  
 聞又在何處萬念如潮紛集心中竟忘長天之入晚雪花飛入其頸亦不覺冷一若伺此美人眼波  
 足以祛寒者而弟已弗耐抗聲言曰阿兄貪看美人畫歸去恐惹阿母嗔矣天已入暮曷歸休遂挽  
 乃兄臂彳亍而前雲惘然從之顧猶數數回頭向玻璃窗中癡望也

雲秦氏蘇人父為報館主筆才名藉甚母系出大家亦解翰墨雲五六齡時即受母教天資固穎慧  
 聲入心通讀書日數行下既入學校讀益勤每試輒列前茅暑假寒假時獎品恆盈篋歡笑而歸校

中諸師。於寵有加。學生中有頑劣失學者。必語之曰。汝何不學秦雲。鄰里戚鄰亦復嘖嘖。羨秦氏得。真馨兒恆詔其子弟曰。汝曹如不學秦家雲哥者。他日必且沿門托鉢。作乞食兒去。雲父母對此佳兒亦自色然。而喜。願雲雖備受獎飾。初無得色。但力自勉。勉折節向學。每日放學之鐘甫動。即檢點書囊。攜弟歸去。途中未嘗少作勾留。是日以飽餐畫中人秀色。致滯滯。至於一時之久。歸時母問。故竟訥訥。然不能出諸口。弟以實對。於是大受母氏呵責。晚餐既竟。挑燈讀書。而神志殊不屬。似縈繫於美術館之玻璃窗中。於時方讀生理學書中。髑體之圖。乃視作彼姝之驪首。若者爲其如雲之鬢髮。若者爲其如花之玉顏。若者爲其春山。若者爲其秋波。若者爲其檀口。若者爲其瓠犀。衆象紛繪。一一現於目前。寸心遂爲之騰躍不止。雖欲力排此亭亭艷影。出諸腦府。顧乃弗能爲狀。正類碧眼兒。一據中國之土。從此永無去日。既無能力以驅之。即驅之亦終弗去。是晚雲眠時。竟轉側不能入睡。彼美人之畫。似從美術館不翼飛至。高懸帳中。息呈其眼簾口中。則低吟蝶戀花詞。迴環往復。至于數百度。覺校中平昔所歌最雋永之歌詞。咸不逮其萬一。翼晨曙色方上。水窗雲已與。略事盥櫛。少少進食。即攜阿弟雀躍出門。疾馳至於美術館前。願以爲時尙早。美術館之門猶嚴扃。而玻璃窗上亦復加以木板。一似銀漢紅牆爲之。間隔使不克望見美人顏色者。於是雲乃大恨。直欲

拳此木板碎爲粉。齧俾不阻其視線。繼念一破木板。玻璃窗必隨之而破。脫或殃及美人。創其玉膚。則罪且不赦。遂力抑其怒。跂足翹首以待時。雪花如絮。翻飛空中。淅風中人似刀。凍鳥縮頸。簷下啾啾。低鳴狀。類苦寒而雲乃弗覺。冷其五中之狂熱。直足融萬家鴛鴦瓦上之雪。然阿弟畏寒。初不耐此。立雪。因力促雲。趣行雲。則柔聲怡氣。懇以少須。弟意滋弗欲怨艾。弗已。雲復求之。再四并以英文造句。捉刀爲許。弟始悅。蓋乃弟之畏英文。造句較畏寒爲尤其。雲對症下藥。自立足以關其怨艾之口。越半時許。美術館之門洞然而開。一僮揉其倦眼。連呼冷冷。縮項蹠蹠。出去玻璃窗上之木板。斯時雲中心之樂。直類一介平民。驟膺九五之尊。心躍躍然。若工廠中之引擎。幾欲趨前與僮握手道謝。并訂生死之交。繼念光陰可貴。爲無價之瑰寶。吾與其浪擲此一分鐘之光陰。與彼作無謂之周旋。無寧節此一分鐘。以飽看畫中之天人。遂一躍而前。貼其面於窗上。如與親吻。厥狀乃至可笑。而彼僮者似亦憾雲之不媚己。而媚美人。翹一指。累畫其頰。呼賴學精者。再始擠媚吐舌作醜態。躑躅而入。顧此際。雲方整頓全神。注於玻璃窗中。以是僮之醜態。初未之見。但見彼畫中美人盈盈欲笑。橫波嬌睇。似含無限情思。雲一點靈犀。乃爲之怦怦然動。恨不能化身爲錦架一親玉人。鄰澤雲方神移。目送辭心於畫中美人。斗覺後有人附其肩者。返脈其人。則校中舍監何先生也。何先生容色甚莊。

揚聲言曰：秦雲八點三刻鐘矣。不卽入學堂去。奚事鵲立於此。孺子其勉旃。須知光陰易逝。不汝待也。雲立頽其頰。垂首不敢仰視。惕息從何先生後。攜弟入學。願心猶戀戀於玻璃窗中。頗恨何先生掃人情興也。

由是雲每日經美術館時。輒耗半小時之光陰。佇立玻璃窗前。平視畫中美人。惟放學歸來。每不能作半小時之勾留。偶一羈遲。則阿母譴責。立至。用是恆覺弗怡。朝夕苦思力謀。一彌補此缺憾之策。平昔午時。兄弟本餐於校中。以免奔波。至是雲遂念何不返家就餐。一往返間。卽多兩度經美術館。可恣吾飽餐彼美秀色。爲策良得。一日。因請之乃母。謂校中餐費過鉅。兒輩方在弱齡。腰脚頗健。可歸來就餐。雖多兩度之奔波。亦殊不以爲苦。母聞雲言之有理。卽許之。是時雲樂乃無藝。一日四度。可與畫中人作無言之相對。而瓊想瑤思。遂亦觸緒紛來。爲文時。每一着筆。輒帶香艷。花玉等字。師屢戒之。終弗能免。一夕。爲乃弟捉刀作英文造句。題爲窗 Window 及女郎 Girl。雲以二字嵌入一句成句曰：「窗中有一美豔之女郎。」There is a beautiful girl in the window 翌日。上之師。師愠加以薄懲。放學歸后。遂與乃兄齟齬。欲於母前白其隱隱。雲大恐。矢言後此不再戲。始罷。越旬許。玻璃窗中之美人畫。仍如故。而雲一日四度之探視。亦如故。惟每見他人駐足窗前。恆用

嫉。妬。意。謂。此。美。人。者。惟。許。吾。一。人。與。之。相。對。何。物。狂。且。敢。以。俗。眼。污。吾。天。人。當。挾。去。脾。子。以。傲。其。後。  
以。是。雲。脫。見。窗。前。有。他。人。在。必。以。身。力。擠。其。人。或。故。踐。其。足。使。之。他。適。其。同。學。輩。偶。或。麤。集。窗。前。月。  
且。畫。中。美。人。評。頭。品。足。恣。意。嘲。謔。或。謂。其。頭。大。如。斗。直。可。顏。顏。魁。星。或。謂。其。雙。趺。不。亞。於。德。國。巡。洋。  
艦。或。謂。秋。波。一。轉。堪。媲。美。張。飛。或。謂。兩。頰。緋。霞。足。使。關。雲。長。望。而。却。步。雲。平。昔。恂。恂。如。處。子。至。是。必。  
大。怒。齟。齬。與。爭。攘。臂。奮。拳。幾。於。用。武。或。則。畫。策。遣。散。之。不。謂。今。日。法。蘭。西。人。飛。行。比。賽。空。中。將。有。飛。  
艇。過。即。謂。今。日。某。女。校。運。動。會。無。需。入。場。券。同。學。輩。既。如。鳥。獸。散。則。獨。立。窗。前。面。畫。磬。折。爲。禮。似。代。  
同。學。輩。道。歉。者。行。人。過。而。笑。其。癡。雲。弗。覺。也。雲。之。傾。倒。於。美。人。畫。者。既。如。此。中。宵。癡。坐。每。涉。遐。想。如。  
見。彼。美。從。畫。中。出。姍。姍。而。來。輕。倩。似。履。雲。霧。至。則。垂。其。雲。鬢。嫣然。一。笑。雙。波。脈。脈。似。含。無。限。情。思。自。  
是。雲。倘。恍。迷。離。長。日。不。能。口。聊。而。中。心。復。覺。惴。惴。恐。美。術。館。一。日。之。或。輟。則。彼。美。人。之。畫。不。復。能。恣。  
吾。飽。看。於。是。恆。於。諸。同。學。前。方。繩。美。術。館。中。文。具。之。美。簪。令。往。購。不。曰。彼。家。鉛。筆。堅。而。黑。墨。水。澱。而。  
厚。即。曰。彼。家。洋。簿。紙。張。潔。白。鋼。筆。尖。每。打。止。小。銀。圓。一。枚。一。以。傳。十。十。以。傳。百。全。校。學。生。因。盡。市。美。  
術。館。中。物。雲。更。告。之。他。校。中。人。不。數。日。而。他。校。中。人。遂。亦。盡。市。美。術。館。中。物。以。是。美。術。館。門。乃。如。市。  
戶。限。幾。穿。雲。大。悅。逆。知。美。術。館。主。人。目。觀。營。業。發。達。如。是。必。不。再。輟。其。業。而。美。人。之。畫。遂。亦。能。永。

陳列窗中恣吾一日四度之平視顧數日。而雲心又惴惴私忖美術館雖不較其業然玻璃窗中陳列之品數日一易爲日既久恐將易以他畫果爾則玉簫一去無復再見之期來日方長何以自遣苟不易他畫而遽爲他人購去則佳人終歸沙叱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吾亦未如之何矣雲沈沈以思力籌一久長之策越日胸中已有成竹計惟出金購之庶能長爲吾有顧此畫絕名貴斷非一元二元所能購置必一二十元始可一日遂溘破其撲滿蓋個中所蓄都爲兒時所得歷歲之錢數之共十七元於是更積每日所得點心之資飢腸轆轤一不之顧如是凡十數日復向乃父索得小銀圓數枚始足二十之數一日爲星期日雲心花怒放立易粲新服并冠其獮絨之冠欣然向美術館去爲狀似作人家新婿也者既至美術館前先向玻璃窗中作鸞鵲笑始昂然直入出二十元於懷中鏗然竄櫃檯上朗聲問館中人曰玻璃窗中美人畫代價幾何此數足未館中人掉首答曰此畫爲非賣品陳之窗中用壯觀瞻蓋畫爲本館主人林先生女公子宛若女士玉影匪可輕率然果以重金來者或能商之林先生若此幾幾二十之數吾輩固不需是也雲聞言斗如身陷黑淵萬念立灰快快收其二十元垂首出美術館去自念此二十元者吾已視等重金彼所謂重金者殆百元耶千元耶苟身爲富商巨賈固不惜出此百元千元特吾尙爲一十五齡之學生無由致此重金點金乏

術○吾○其○賚○恨○終○古○耳○時○小○雪○方○霽○日○光○揭○雲○蒸○而○出○映○皚○皚○白○雪○色○淺○綠○正○如○畫○中○人○絳○唇○之○脂○向○  
者○雲○每○值○久○陰○見○日○心○輒○躍○而○斯○時○徒○增○懊○恨○敗○敗○嘗○天○謂○吾○方○惻○惻○無○歡○而○汝○及○翻○展○笑○歷○殆○  
亦○逆○吾○心○耶○是○日○歸○去○輒○輒○惱○怒○則○以○阿○弟○洩○其○憤○懣○勃○谿○之○聲○遂○至○徹○夜○不○休○母○向○見○兄○弟○輯○睦○  
無○間○殊○弗○解○其○故○平○昔○雲○讀○書○必○至○夜○午○夜○深○人○靜○時○一○燈○如○豆○猶○照○其○瘦○影○於○壁○上○更○夫○過○門○尙○  
聞○門○內○琅○琅○書○聲○破○萬○寂○而○出○而○是○晚○雲○歸○寢○特○早○拋○書○弗○顧○母○驚○問○故○則○詭○以○病○對○然○擁○衾○又○  
不○能○入○睡○迴○腸○九○轉○轆○轤○如○磨○盤○私○忖○此○畫○不○入○吾○手○其○事○至○險○彼○館○中○人○既○謂○重○金○可○致○則○或○且○  
有○便○便○大○腹○之○賈○竟○破○其○慳○囊○輦○重○金○來○挾○之○去○候○門○一○入○再○見○無○期○彼○美○人○畫○者○當○與○彩○鳳○隨○鴉○  
之○歎○而○吾○亦○如○重○來○崔○護○低○徊○欲○絕○三○復○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之○句○而○歎○歎○泣○下○矣○  
念○至○是○孕○愁○無○極○直○不○欲○復○生○人○世○翌○晨○入○校○佇○立○美○術○館○窗○前○可○一○小○時○若○將○以○滿○腔○愁○思○訴○之○  
美○人○翹○首○延○頸○戀○戀○不○忍○遽○去○且○曩○者○但○以○為○畫○工○寫○生○妙○手○虛○構○其○理○想○中○之○美○人○而○昨○聞○館○中○  
人○語○已○知○畫○裏○真○實○有○其○人○彼○美○香○名○至○今○猶○歷○歷○在○耳○似○云○林○氏○宛○若○於○是○益○顛○倒○不○能○自○持○  
惘○然○入○學○寸○心○已○飛○越○而○遠○

逾○數○日○為○星○期○六○雲○輾○轉○思○維○終○無○長○策○滋○欲○輟○學○投○身○入○美○術○館○為○司○事○之○僮○雖○弗○能○親○美○人○薈○

澤朝暮，待捧錦架，已屬無量。艷福是日罷課，卽悄然獨出。會阿弟以病請假，初未至，校將至美術館前，斗見一倩影，翩然入館。御粉霞緞，裘嬌艷無匹。雲翹視顧，已無及，但隱約見其半面，而一見此凝酥之頰，亦能逆料其眼波。眉黛決匪平庸，雲癡立許久，神乃少定，而彼美髻上粉紅之結，猶依稀在眼。更視館中，則彼美已香外者，亦闕其無人雲心，忽大躍返視，玻璃窗中美人之畫，似方嫣然，而笑且向己揚，其如羨之手一若詔以館中無人，汝不妨來取者。雲斯時如有魔鬼，追促其後，卽躡足入館，微啓玻璃之窗，展兩手，人立取錦架，而心已躍至喉際。兩頰亦深赤，如蒸朝霞，急抱架至於門，足方踰闔，陡聞呼聲突起，一酒樽飛至，直中其臂。彼司事之僮，亦從櫃檯中虎躍而出，蓋雲入時，僮方隱櫃檯下，偷飲館主人白蘭地酒，如龜入竄，弗敢少露其首，懼爲人見。脫少露其首者，則雲一見其如蓬之髮，萬不敢輕入虎穴。然事已破露，悔亦無及，急竄架於案木，立弗動，而紅如夏果之頰，已慘變無人色。須臾，僮已奔集其前，直捧其領口中，仍大呼尋有二三，人自內馳出，初不問狀，立捉雲攢毆之。雲轉側地上，呻吟不絕，痛淚已奪眶而出，方喧闐間，忽聞有聲，嚶嚶如春鶯，曰：若曹何事，驚殆禽得巨盜來耶？趣止手，勿毆衆手，立止。聞有一人答曰：此小賊胆巨，如天敢于白晝潛行入館，竊取審中所陳女公主畫像，脫不加以懲創，將何以儆其餘？又一人朗聲言曰：吾當召警察來捉將。

官裏去。雲心如刃刺徐仰。其首意欲乞哀。詎雙眸所注。即見一粉霞緞裘。而視線遂由此粉霞緞裘。徐徐而上。及於襟領。最後乃及豔勝天桃。嬌比玫瑰之玉顏心。又不期大躍蓋此亭亭曼立於前者。正畫中人也。驚訝之餘。又覺慚慙無地。恨不隱身入地。俾不爲美人所見。而耳中又聞彼美厲聲叱曰。若曹勿聲。吾觀此少年。絕類學生。初非胙筐香流渠殆。見此畫像。工妙故取出一觀。亦意中事。若曹烏得誣之爲賊。一人言曰。渠乘吾輩不在櫃檯中。擅敢自取。非賊而何。彼美作怒聲曰。然則若曹胡不在櫃檯中。此少年不告而取。固屬非是。而若曹溺職之罪亦莫可逭。吾當告之。阿父聽若曹作何語也。言次立舒柔荑扶雲。起曼聲言曰。儂願君以後勿復爾爾。如欲觀覽圖畫。儘可語之。館中人君心雖無他。而旁人每多不諒。天下含沙射影之事。比比皆然。君須知衆口鑠金。人言滋可畏也。天將入晚。趣歸去。君家阿母殆倚閭望君歸矣。雲乍接神光。已覺其儀態萬方。直欲蒲伏於小蠻靴前。蘇蘇膜拜。迨聆其警歎。更感激。至於萬狀。願欲出一言以表謝忱。格格莫吐。輔頰遽大頰如敷。胭脂頸項耳輪。瞬亦變爲深赤。略一聲抑。卽返身逃去。女秋波澄然。送雲背影。至於弗見。遂掉首微喟。攜錦架。徐徐入內。明日爲星期日。雲雖不入校。仍繫念美人之畫。因復向美術館去。懼爲館中人所見。加以賅誹。則壓冠眉際。簪其衣。頓掩兩頰。用以自隱。不意馳至美術館前。而美人之畫已不在窗中。

但見一傘破畫像陳列中央。又手胸前目光如炬。若怒雲。昨日不應。唐突美人畫者。而雲之崇拜美人。實較崇拜英雄爲甚。此歐羅巴洲震爍。今古之怪傑。殊不足當其一盼。茲見畫中人怒目直視。直欲嗤之以鼻。曰：武夫汝尚有面目作爾許驕態耶！滑鐵盧斑斑戰血。聖海倫那累累白骨。汝尙憶之否。然雲平昔讀歐史。固亦私淑拿破第。以今者不見美人之畫。遂遷怒及之。情立良久。失望已極。悵悵歸去。鑲日弗能自遣。私忖此美人之畫。當復出現於玻璃窗中。萬種相思。胥於以祛。詎至翌日。而此一綫之希望。又歸絕。雲固怯弱。日前美術館中受驚實甚。被毆亦飲創。兩日來欲觀美人之畫。又復失望。嬌弱之軀。胡能禁此旦旦之伐。病魔已抵隙入。茶餘飯後。覺胸膈間時時作痛。讀書時精神亦疲。茶不及三日。身已在床。日必咯紅盈盞。食量亦銳減。薄糜一甌。尙響蹙不能進。父母皇急不知所措。亟延醫爲之療治。醫者匪不盡力。而咯血仍未已。越旬許。爲狀益沈頓。每日咯血且盈甌。絳紅之頰。慘白無復。血澤眸中。已失精光。睭四周作微黑。有時入睡。嗶嗶作嘔。語不呼林苑。若則喚美人。畫不置。父母不解所指。叩之雲弟。則謂阿兄入學放學時。必立美術館窗前觀美人畫。至林苑若誰氏。殊未之知。叩之雲。則掉首不肯答。二眸前注。作空望淚珠。恆不期而落。而猩紅之血。遂亦如飛泉外。胃汚其襟。一日雲病軀益不支。朝來嘔血數甌。呼吸出入甚急。兩鬢忽升火。紅如朝霞。雲

自知不起。遂以前事白父母。父聞而歎曰。癡哉兒也。奈何竟纏綿至此。汝固不惜其身。然汝父母且爲汝心碎矣。母向壁搵淚。哽咽弗能作聲。雲忽朗聲問曰。父今日爲星期六乎。父答曰。然。雲微笑曰。是良佳。父曷授兒以紙筆。兒欲作書。父不獲已。取紙筆與之。雲情神斗振。支厲而起。略一凝思。卽把筆書曰。

宛若女士愛鑒。吾秦雲。務實小學校學生也。家於黛水橋畔。每日入學放學。必兩度經美術館。一日忽於玻璃窗中見一美人之畫。畫真真呼之欲出。覺其頰痕眉黛。匪同凡豔。似此娟娟羞殺玫瑰。不敢開矣。由是而後。雲遂涉遐想。每經美術館前。必作半小時之淹留。願猶不慊於心。以爲此非久長之計。設此畫遽爲他人購去。爲之奈何。於是潛破撲滿。出吾歷年壓歲錢。更益以阿母所鼻點心之資。得二十元。心乃躍躍然。以爲此畫必歸吾有矣。初弗料館中人竟言此畫非重金不可致。并謂畫係館主人林先生女公子宛若女士玉影。匪可輕率。雲聞畫中人果有其人。則大悅。然重金無從得。此畫終匪吾有。則又悵然若失。惟有一日四度向玻璃窗中窺望而已。某日爲星期六。雲放學歸。將至美術館前。斗見女士倩影。亭亭入館去。亟趨視。見館中闕其無人。雲心遂亦怦然而動。竟自忘此身爲高貴無上之學生。躡足入館。遽作鼠竊之舉。乃事敗垂成。忽爲所

獲。三四人痛毆之餘。魂魄若喪。幸女士斗如安琪兒。從天而下。力爲解圍。始得保此殘生。時雪乍  
覲。芳容已識。爲畫中之人。益覺慙慙。萬狀。又承女士脫吾於儉人之手。感激之私。匪言可喻。願雲  
雖受此懲。創心仍戀。戀於畫翼。日復來美術館前。而窗中已易拿破崙畫像。是時吾身如墮萬丈  
黑淵。希望立絕。越日畫仍弗見。嗟夫女士。雲遂病矣。蓋自當日被毆於儉人之後。病根已伏。至是  
轉劇。咯紅盈盞。今日綿懨已極。血大溢。可數甌。自知去世殆已非遠。然血雖垂盡。而戀女士之心  
仍未死。用特倚枕草此一書。並以日記十數頁附書奉上。但願女士於月白風清之夜。展書展日  
記。時謂天壤間。竟有此癡人爲吾而死。遂賜以一聲之微喟。則雲且舞蹈地下。自慶薄命之人。受  
佳人惋惜矣。今雲當此垂死之頃。尙苦思畫像不已。不審女士能否垂憐。吾躬假吾一觀。以爲永  
訣。俾雲一棺蓋後。得深鑿此畫於心坎之內。永永弗忘。至心腐時。則當刻之骨上。無復磨滅之日  
須知。今後雲雖長眠。夜台仍不辭。千日喚真真也。癡情人秦雲拜上。

書已立仆於枕。喘弗已。出一日記於懷中。裂十數頁。下哀父召小婢來。賚書及日記。往美術館。上林  
宛若女士。父不欲重違其意。遂立遵小婢賚書去。時宛若方自校中歸。得書大震。開緘讀之。紅淚已  
濕透紙背。尋出畫授小婢。謂此畫可贈之。若家公子不必見。還即掩面入蘭閨。啜泣弗止。悲聲呼曰

天乎。儂殺秦家郎矣。

小婢歸時夕陽猶未。雲得畫躍起大笑。俄復大哭。母力慰之。謂林女士已將此畫贈兒。兒其勿哭。雲遂收淚。睨母笑曰。然則兒可攜畫入窰。窰矣。母搵淚曰。兒勿出此不祥之語。兒年事尚少。烏得遽死。雲撫畫架曰。死亦不惡。有畫在夜台不虞寂寞。父兀立牀前。淚下如雨。哽咽曰。汝父汝母夙愛汝。汝胡可愀然舍去。雲合目微笑。嗚嗚然低吟畫上蝶戀花詞。甫及「花似輕雲人似玲瓏玉」句。口中血復大湧。見父方下流。則朗聲呼曰。阿爺勿悲。他日月黑天高之夜。或尙能聽兒高吟蝶戀花詞也。時斜窗外一抹夕陽。方拖黛水橋下。作慘紅色。雲忽起坐。凝眸注水上。者久之。揚手大呼曰。嘻。是吾之血也。是吾之血也。汝其能宛宛流向美術館。令宛若看耶。呼已。徐徐下。偃仰其首於枕上。血外溢。染枕函。爲殷而呼。吸亦微。繼展二手抱畫架。顛聲謂父曰。爺爲兒謝宛若。已又顧母曰。娘勿忘此畫。必與兒身同時入棺。則兒句語未竟。氣已弗屈。絳紅之頰。徐泛爲白。十五年大好韶華。遂隨斜陽俱去。而父母之哭聲縱矣。已而月光如雪。透小窗而入。見雲寂然不動。手中猶抱畫架。弗釋。晚風瑟瑟。然動其衣袂。似作啜泣聲也。

翌日凌晨。林宛若忽造秦氏之門。擗踊大哭。暈而復蘇者再。迨視雲殮後。始銜哀歸去。旬日後。雲父

已相地於野外。得一水木明透之區。爲雲營一小墓。後此宛若矢志不嫁。父屢欲奪其志。不果。平日仍肄業一教會女塾中。孜孜向學。每值星期六日。必一歸。摘花至秦雲墓上。揮數行情淚。澆其墓土。越十餘稔。每於星期六月明如水之夜。人尙見一黑衣婦人。擷數叢幽芳。植此一弓小墓之上。引眸望碧空。明月噫氣作微唱也。

### ♥ 劫灰雙鴛記

勞白脫哀密 ROBERT EMMET 愛爾蘭愛國家也。以一七七八年生於都伯林。卓犖有大志。見夫國事之日非也。恆思有以革新之。有情人曰撒拉荷倫 SARAH CURRAN 爲律師之女。自幼卽悅哀密。簞錢鬥草。兩小無猜。長而益暱。雙心如縮。願哀密雖未嘗有一刻忘撒拉。亦未嘗有一刻忘祖國。其愛國也。與愛撒拉等。遂於一八〇三年。舉革命之旗。撒拉亦與其謀。多所譬畫。事敗。哀密英人所執。就義于斷頭台上。年僅二十有五。當臨刑時。猶慷慨激昂。呼撒拉不置。云哀密就義後。撒拉鬱鬱不自聊。旣悼所歡。復哀祖國。日以眼淚洗面。後從父命。適英軍官某。而芳心耿耿。不忘舊愛。珊瑚枕函上。時漬紅淚痕也。其攜之赴西雪利島。冀以少殺其悲。自是撒拉不復哭。惟忽忽若有所失。蓋心已碎矣。一八〇八年。遂卒。美國大文學家華盛頓歐文氏筆記中有

碎心一篇。即紀其事。愛爾蘭大詩家摩亞氏亦作詩哀之。是篇爲美國換金生女士所著。見婦女家庭報中。爰譯之以見英雄兒女神聖之愛情也。

秋山如黛。秋水如波。楓林中霜葉飛紅。比了那五月之花。還美麗十倍。真好一片秋天景色。這時正是一千八百〇二年十月。勞白脫哀密剛從法蘭西回來。重見那故鄉雲樹。算來作客他鄉。已拋撇了好多春花秋月了。如今回到了兒時遊釣之鄉。見那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覺感慨不淺。一天在泊拉霞蘭園中。便遇見了他舊時心坎上。溫存眼皮上。供養的情人。撒拉荷倫小姑。居處依舊。無那荷倫兩字。還沒有改做旁的字。不過從前是個娉娉婷婷。十三餘的女郎。現在却變了個寶髻盤雲。羅裙拖雨的少婦了。那泊拉霞蘭便是荷倫家的園子。恰在山坡下一個幽靜的山谷中。四下裏都是些松樹柏樹。鬱鬱葱葱。彷彿結成了個碧油。瞳兒園子前面。即是荷倫家所住的屋子。屋前一片草地。縱橫數畝。春夏時到處綠油油地。似乎鋪着一條挺大的綠錦地衣。四面高高聳着一帶灰褐色圍牆。行人過時。望不見裏邊裏邊的人。只消登樓一望。却能把遠遠近近的山光水色。全個兒收入眼底。便是譏議松聲。淙淙泉韻。也都送入耳中。使人俗念都捐塵心。俱息好似進了仙人白玉樓。咧低頭一瞧。却見那堂皇赫奕的首都。都柏林城。正在脚底。罩着一重重的薄霧。如籠輕紗一般。

向南望時只見那蔥克綠山一柱撐天，睥睨一世似的，聳在那裏，現着一派暗綠之色。下邊長長的橫着一條藍色帶，卽是那終年裏沒有驚濤駭浪的桃苔河碧波，灑灑綠到門前，一直流至勞白脫。哀密故鄉密爾鎮，就這一水相通，似乎能遙遞那一對多情兒女的愛情。一般撒拉父親愛這所在，有山有水，有花有木，因此鑄着他愛子嬌女一同住下。過那無憂無慮清閒的歲月，一天到晚，領略這千變萬化的景色，簡直沒有厭倦的時候。

這一千八百〇二年十月間的泊拉霞蘭園，比平時益發可愛。那一派景致，很像陽春三月。那時撒拉父親正作客巴黎，準備着回來。撒拉芳心中自然非常快樂。天天抬着螭蟻之頸，望他老人家回來。一天月上黃昏時候，他正靠在碧紗窗前，望着把那水汪汪的星眼，向四下裏望去，斗見一片平時上有一輛車兒緩緩的過來。他阿兄利却特高坐車箱之上，正和那御人閒談。車中似乎有四五個客人和他父親一同在着。這時撒拉快樂的，了不得，半綻着櫻桃似的朱唇，半露着編貝似的銀牙粉腮。子上堆着兩個笑渦，連忙吩咐下人們把客室收拾乾淨。自己又掠燕般奔入園中，摘了許多梨裝在筠籃中，預備給客人們解渴。安排定當那車兒也辘轳的到了門前。撒拉曼立在門限上，不住的微笑。那苗條倩影，真個飄飄欲仙。身上穿着一件白羅衫子，雪一般白，一頭栗色的香髮，打

了個墜馬警。在那雪圍玉琢似的蓮額上。那時一壁把一個玉葱尖。含在櫻桃口中。一壁秋波澄澄的。注在車窗裏。一會他父親已從車中出來。接着便是幾個少年。原來這密司脫苟倫。雖是五十二歲的人。却還喜歡和少年們厮混。就他自己也打扮得好似一個裘馬翩翩的少年人。那幾個少年都笑容滿面。十分得意。內中有一個。却深鎖着兩道秀眉。一些兒沒有喜色。臉兒又瘦又白。甚時憔悴頭髮。毵毵的覆在那又高又廣的額上。兩個眸子深嵌在眶子裏。閃閃地放着光。撒拉一見這人。芳心亂跳。暈紅了粉臉。恨不得走上前去脫口喊一聲我親愛的。勞白脫。原來這勞白脫。哀密從小和他一塊兒住在城中。苟倫哀密兩家。相去不遠。此往彼來。非常親密。那兩小更是整日扭在一起。或是花前鬥草。或是月下迷藏。兩個小心裏頭已深深種下了愛情的根苗。從此便一天天生長起來。勞白脫父親是個醫生。醫道着實高明。常在官中執事。勞白脫十五歲上。就送進屈梟的書院讀書。和利卻特苟倫。華爾希。湯麥司摩亞（後成詩家）都是同學。他在這書院中。已露了頭角。口才一時無兩。往往聚了許多同學演說。自由真詮。說得慷慨激昂。人家聽了。都好似吃了奮興劑。一個個磨劍而起。二十歲上。出了書院。索性到處演說。激動民氣。登高一呼。聽他的着實不少。因此就被政府攆出國境。流往法蘭西。在外邊飄泊了三年。想起了祖國。往往淚下如麻。如今喜孜孜回。

來。卻見國魂銷沈。人心盡死。好好一個哀爾蘭。滿現着萎靡不振的氣象。勞白脫目擊傷心無限。悲痛想這莊嚴故國。竟一個男兒都沒有。如此寂寂。怎不辜負煞這大好河山呢。想到這裏。所以雙眉深鎖。一百二十個不悅。當下跟着衆人進了客室。意中人的輕顰淺笑。似乎並沒瞧見。只呆坐在一隻桌子旁邊。低着头。想他的心事。一會荷倫起身說道。今夜月色很好。碧空如洗。山谷中畫眉正在那裏唱着歌。我們何不到園中聽去。於是哀密也就跟着衆人入園。到了園中。四下裏香霧溟溟。倒把他的滿腔愁思。蕩滌了好些。抬眼一望。忽見一個白衣美人。從花徑中嫵嫵而來。月光絲絲照在那花兒似的粉臉上。心裏不覺一動。想這美人兒。分明是撒拉呢。三年不見。却已亭亭玉立了。於是展了雙手。迎將過去。緊緊握住了撒拉柔荑。欣然說道。撒拉。我們久違了。撒拉低下鬢雲。嫣然一笑。嬌聲嚶嚶的說道。勞。我已瞧見你好久。咧。剛纔你下車時。一眼就見你進客室時。我就跟在你背後。你却連正眼也不向我瞧。一瞧。料想你作客三年。一定結交了旁的膩友。所以不認識。老友了。哀密陪笑道。這是那裏說起。我們便是十年不見。我也認識你。況且我並沒甚麼旁的膩友。算來生平膩友。但有兩個。一個是祖國。一個是你。三年裏飄泊在外。惟有這兩個膩友。日繞心曲。夜繞夢寐。並沒有片刻忘却。撒拉道。如此你剛纔低等斂眉。到底有甚心事啊。哀密微歎。半唉。撒拉你瞧我哀。

爾○蘭○糟○到○這○般○困○地○那○得○不○使○人○低○頭○斂○眉○撒○拉○掉○頭○道○國○事○不○競○人○心○盡○死○已○好○久○了○你○也○不○必○  
氣○憤○哀○密○長○歎○道○只○可○憐○這○一○片○錦○繡○江○山○兩○人○都○默○然○了○半○晌○一○聲○兒○不○言○語○撒○拉○忽○把○玉○手○攔○  
在○哀○密○肩○上○放○着○銀○鐘○般○的○聲○音○說○道○哀○密○及○時○行○樂○沒○的○如○此○多○愁○多○恨○你○不○聽○得○山○谷○中○畫○眉○  
弄○吭○正○唱○着○那○嬌○好○的○歌○兒○麼○於○是○兩○人○相○偎○相○依○並○立○在○月○光○之○中○四○個○眼○注○着○那○半○天○上○溶○溶○  
之○月○一○壁○聽○那○畫○眉○兒○千○囀○百○囀○似○乎○含○着○無○限○的○情○思○那○時○滿○園○子○萬○籟○俱○寂○但○有○這○畫○眉○的○歌○  
聲○一○唱○百○和○撒○拉○聽○得○出○了○神○俱○着○哀○密○好○久○不○想○入○屋○不○知○道○翠○袖○生○寒○花○露○已○濕○透○了○羅○襪○平○  
日○撒○拉○對○於○哀○密○的○一○片○愛○情○委○實○深○比○桃○杏○河○水○堅○比○蕙○克○綠○山○石○天○天○把○芳○心○中○朝○潮○夕○的○  
情○水○灌○在○哀○密○身○上○然○而○一○想○起○了○祖○國○就○停○了○不○灌○即○忙○返○在○心○坎○裏○一○連○幾○來○復○哀○密○幾○乎○天○  
天○到○泊○拉○霞○蘭○來○每○天○日○移○花○影○時○撒○拉○總○在○綠○窗○裏○露○着○半○面○盼○望○哀○密○腮○子○上○微○微○暈○着○紅○雲○  
月○上○柳○梢○時○撒○拉○往○往○玉○立○園○中○松○陰○之○下○花○顏○笑○倩○眼○送○着○哀○密○沿○了○桃○杏○河○緩○緩○歸○去○兩○口○兒○  
時○時○見○面○那○情○絲○自○然○愈○縛○愈○固○撒○拉○的○心○坎○中○竟○沒○一○刻○沒○有○這○可○意○人○兒○相○見○時○又○愛○他○又○敬○  
他○每○見○他○說○起○了○國○事○立○刻○現○出○一○種○慷○慨○的○態○度○兩○個○灰○色○眸○子○裏○其○紅○如○血○臉○上○英○采○奕○奕○却○  
益○發○見○得○清○秀○撒○拉○對○着○這○愛○國○英○雄○直○把○二○十○年○來○芳○心○中○所○有○純○潔○的○愛○情○和○盤○托○出○一○古○腦○

兒交給哀密。有時把柔媚的話撫慰他。有時把豪邁的言激勵他。柔情俠氣。劍胆簫心。撒拉真一兼之咧。

有幾回哀密來時。撒拉總獨自一人在著。往往囁着珠喉。唱一首摩亞氏的詩。給他排悶。嬌聲嚶嚶。活像鶯啼燕語似的。便是窗外松陰中的小鳥。也都寂然不聲。似乎聽得出了神的一般。那時已交冬天。素雪橫飄。哀密每和撒拉並坐在火爐前。活火熊熊。映上兩人的面龐。都紅如朝霞。只是兩下裏絮語。喁喁。却偏多哀時愛國的語。哀密既不時過從。那密司脫荷倫見他才調不凡。很想把撒拉許給他。只不願意自己開口。很望他在女兒前求婚。那知一天又一天。哀密竟絕口不提求婚的話。腔子裏萬種熱情。只和撒拉在綠窗下相對忘言時。互相領略。原來他成日成夜。正在這桃苔河邊的吊床上。做他哀爾蘭六百年自由之夢呢。十二月中。哀密的父親忽地死了。喀西拿住着的屋子。預備出售。哀密便變了個無家之人。暫把屋子托婢女安痕管着。將來交給買主。第二年春上。這屋子的事已定當了。哀密想往紐約一行。探望他阿兄。臨行時。很捨不下撒拉。便向撒拉求婚。撒拉却婉却他。柔聲下氣的和他說。上有老父。不忍拋却這一重姻緣。且等到將來罷。這時哀密真無聊極了。覺得這茫茫世界。直好似無邊苦海。沒處插脚。於是他一片愛國之心。火上加油似的。益發熱了。

心中只抱着個大願。願意斷脰截足。從哀爾蘭古英雄於地下留一個名在歷史上。給後人見了說。這人是爲國而死的。也就心滿意足了。從此以後。泊拉霞蘭園中的踪跡。一天天稀了。他也不想再得撒拉相愛。有時前去走走。說些家常閒話。不一會就興辭而去。原來他已把身體獻與祖國。天天在那裏椎心泣血。奔走號呼。播散自由的種子。有時到泊拉霞蘭時。却比從前更見高興。撒拉不知就裏。見他快樂。芳心中自也安了。

咳。天下凡是英雄豪傑。志士仁人。最容易招老夭妬忌。暗暗顛倒他。磨折他。使他失意而死。頭顱虛擲。熱血空洒。只落得一坯黃土埋那。死有餘憾。不能瞑目的遺骸。能不使人拔劍斫地。搔首問天啊。那時勞白脫哀密兒。還沒有運動成熟。政府中却已起了疑。暗暗地監視他。撒拉父親一聽這消息。不免吃驚。他在壯年時。原也不少元龍豪氣。如今兒越老。錢兒越多。心兒越狠。胆兒越細。別說那六百萬同胞。不干他事。便是這六百載的祖國。也于他甚麼事來。想哀密既是國事嫌疑。倘若時時上他的門。不免要株連到他。於是想禁止哀密上門。當下喚他兒子利却特去說。利却特和哀密本是老同學。又是很知己的朋友。那肯去回絕他。推來推去。竟推到撒拉身上去了。可憐撒拉弄得左右做人難。老父的命令不敢不依。逐去情人。心中又未免不忍。想來想去。想不出個好法兒來。

末後便打定了主意。萬不能違背阿爺命令。哀密來時只得婉辭。他愛我。總能體諒我的。這時已是四月裏的天氣。鶯飛草長。春光十分明媚。泊拉霞蘭園中絳花碧樹。都開得爛爛熳熳。第二天晚上。撒拉戴了一頂軟帽。到園中去。瞧他意中人帶着月光。沿着桃苔河緩緩而來。含着笑。直到那柳條成的小門前。撒拉疾忙像鶯鶯般迎將過去。明眸如水。微微帶着愁痕。對着哀密。脈脈無語了一會。纔肩並肩的向山谷中走去。到了谷中一處幽靜所在。只見當頭是一帶薜荔牆。前面有幾叢玫瑰。媚綠嬌紅。像在那裏爭嬌鬥妍似的。兩人就立停了。撒拉又低頭不做聲。了一會。纔把他父親的意思說了出來。可憐他一寸芳心。不知已經了多少摺疊。話兒沒說完。紅淚兩行。早索索落落的掉了下來。哀密借着這玉人。情淚灑他。靈魂中的沙漠。一時倒也不覺得痛苦。一面反安慰撒拉。不必爲了他。難堪橫豎。情天不老。總有相見的日子。將來就不免化碧入地也。須忍着死起來。永訣呢。這當兒一對多情兒女。都白着臉。顫巍巍的相對立着。眼中含了眼淚。望着那無情的碧空耳中聽得山深處飛泉。灑在石上好似敲着玉磬。一般。畫眉鳥聲聲嬌囀。似乎唱警情愛之歌。聽去都含着樂意。就這面前的玫瑰花也紅酣欲然。彷彿在那裏笑。不想做了萬物之靈。却偏有種種苦惱。遠不及他們自由自在。在這個怕除却。老天沒有人知道。個中道理。停了會兒。哀密便又和撒拉說道。這

一○回○的○事○成○敗○雖○不○能○說○但○我○赤○心○為○國○百○折○不○回○要○留○着○一○口○氣○斷○不○敢○忘○却○國○民○的○本○分○騰○一○滴○血○須○為○自○由○洒○去○剩○一○個○錢○須○為○自○由○化○去○不○過○義○旗○起○時○難○免○累○及○同○胞○然○而○我○總○竭○力○保○護○這○荷○倫○一○家○更○不○敢○自○外○決○不○使○你○們○受○些○損○失○至○於○區○區○此○心○諒○你○早○已○明○白○一○半○兒○愛○祖○國○一○半○兒○愛○你○天○荒○地○老○世○界○到○了○末○日○我○這○心○始○終○不○變○要○是○我○忽○地○死○了○就○帶○了○這○一○片○愛○你○之○心○同○埋○地○下○撒○拉○吾○愛○你○可○信○我○的○話○麼○撒○拉○含○嬌○不○語○却○慢○慢○地○抬○起○粉○臉○來○向○着○哀○密○哀○密○就○低○下○頭○去○挽○住○他○楊○柳○腰○在○那○鮮○豔○紅○潤○的○櫻○唇○上○親○了○一○下○親○罷○使○喊○了○聲○再○會○飛○一○般○去○了○撒○拉○玉○亭○亭○的○立○在○玫○瑰○叢○中○眼○送○他○意○中○人○去○遠○橫○波○中○已○淌○滿○了○紅○淚○

過○了○幾○天○勞○白○脫○哀○密○斗○的○形○銷○影○滅○不○知○道○到○那○裏○去○了○朋○友○們○都○道○他○是○畏○罪○逃○往○外○國○去○的○政○府○中○人○不○覺○吐○了○口○氣○想○從○此○好○放○心○了○那○知○哀○密○却○並○沒○出○國○境○一○步○只○改○了○個○假○名○伏○在○拉○司○分○哈○姆○村○一○所○田○屋○中○正○和○那○泊○拉○霞○蘭○園○遙○遙○相○對○只○隔○了○個○山○坡○他○伏○在○那○邊○單○有○兩○個○心○腹○同○志○和○他○意○中○人○撒○拉○知○道○暗○中○却○在○那○裏○指○揮○自○由○黨○兩○支○部○收○軍○械○辦○子○藥○籌○畫○軍○事○忙○得○不○可○開○交○撒○拉○紅○樓○中○的○小○窗○日○夜○開○着○茜○紗○影○後○時○露○美○人○半○面○或○是○窗○檻○裏○銀○燭○搖○紅○或○是○窗○樞○上○羅○巾○白○做○出○種○種○暗○號○和○哀○密○通○問○哀○密○也○時○時○做○暗○號○回○答○說○他○安○然○無○恙○不○必○着○急○只

等瓜熟蒂落。哀爾蘭便處處風翻。自由旗咧。兩下裏。天天在窗間表情意。通款曲。銀漢紅牆時在望。中並不隔甚麼。蓬山萬重好在是人家。都不知道。兩心中倒也很覺有趣。光陰容易轉。眼已春盡。夏來。哀密事兒已漸成熟。只怕撒拉芳心中吃驚。總不時安慰他。撒拉見哀密對自己愛情一天深似一天。怕不能一心爲國。因此噙着千行珠淚。常在暗號中激勵他。唉。這一對英雄兒女。真算得是情愛之聖咧。

夏盡時。哀密還沒準備齊全。不道那柏屈克街支部。藏着的炸彈。猛可裏炸裂開來。大聲動地。烈火烘天。全城霎時大亂。近邊的店鋪屋子大半炸毀。男女老少都向着四下裏亂竄。警察兵士到拿黨人。那田屋中窗也關了。火也熄了。勞白脫哀密見出了這岔子。已灰了一百個心。就那對面紅樓。紗窗之中也。正有個人靠着玉鏡台。哭得變成了淚人兒呢。一連過了一禮拜。撒拉芳心如擣念着。哀密一壁又替他默禱。上帝助他。大事成功。一天是七月二十三日黃昏時候。新月剛上。撒拉正亭立窗前。拾着秋水。雙波注着那碧澄澄的天空。斗的聽得街上槍聲歷亂。人家門都開了。慌慌張張出來。瞧是甚麼事。婦人孩子却匿在門後。瑟瑟地亂顫。街頭巷口人影往來不斷。活現出一派亂象。撒拉又驚又喜。心知他意。中人驚天動地的偉舉。從此起了。原來哀密從柏屈克街支部出了意。

外之後。雖小受挫折。然而雄心不死。急急預備了一禮拜。就揭着義旗起來。打算先取了都柏林堡。做根據地。然後出攻鴿屋炮台。那一排連珠似的槍聲。便是號召蕙克綠和堪爾台兩處義兵。趕來聯合。哀密先統着他部下義兵。出了麥歇爾西巷。刀槍耀月。一個個非常威武。哀密橫刀兀立。慨然向衆人道。這回我們爲了自由喋血。要是大功告成。這哀爾蘭一片土上。開遍自由之花。眼兒得全。國同胞都出了水火。我們的大願力也算了。咧。萬一我們竟一敗塗地。請諸君各自爲計。諸君不死。自由不死。準備着將來捲土重來。吊民伐罪。至於斷脰瀝血。我勞白脫。哀密一個人擔當就是了。那時撒拉荷倫的亭亭倩影。仍在綠窗之中。羅袂生寒。芳心自警。依舊兀立不動。一壁却不住的替哀密默禱。那大慈大悲的上帝。不道這大慈大悲的上帝。竟把美人兒心中熱血鍊成的禱辭。兀不理會。可憐哀密竟着着失敗。他部下義軍實是烏合之衆。還沒有和官兵交手。早逃的逃。降的降。斜刺裏又來了許多強盜。劫掠平民。官兵也到處殺戮。與高百倍。好好一個城。頓時腥風刮地。血雨噴天。差不多變了個修羅場。哀密和他十二個生死相共的同志。竭力抵敵官兵。無奈寡不敵衆。早已精疲力盡。只得卸下了戎裝。悄悄地走了。十一點鐘時。哀密趕往田屋。向天長歎了一聲。打了個信。就給他情人說大事已失敗了。不一會官兵已出來示威。更有英國騎兵幫着追捕黨人。鬧得全城。

徹夜不休。夜半時薄雲捲。羅月白似銀。斗有一個人影閃過了田野。沿着一帶籬落。直到泊拉露蘭園牆黑影之下。倏的閃了出來。立在月光中。向着那紅樓綠窗裏。一個倩影揚了揚帽兒。就低着頭。咬着嘴唇飛也似的奔入山谷去了。這人是誰。便是失敗英雄勞白脫哀密。

勞白脫哀密既入了山谷。撒拉倒安了心。想那萬山深處。確是個安樂之鄉。斷沒有危險幽靜的山穴。好當他的鈿床扶疎的樹陰。好當他的羅帳。有果子好吃。有泉水好飲。鶴鹿忘機。好做他朋友。水木明瑟。好供他賞玩。這一夜撒拉睡得分外舒暢。夢境迷離。都是將來快樂的境界。似乎已同着意中人到了美利堅自由之鄉。結成了百年同心之偶。夢兒醒時。還覺得津津有味。一連幾天。哀密藏匿的所在。還沒有給官中人知道。從前那個婢女安痕。却不時在撒拉園中走動。有時取了信和衣服。捉空兒偷入山谷。去給哀密。虧得人不知鬼不覺的。不致鬧出甚麼岔子來。巨耐老。天。不。情。定。要。哀爾蘭死不肯放哀密。生着於是安痕私見哀密的事。竟被官中人知道了。立時把安痕捉到官中。逼着他說出哀密藏匿的所在來。先把金錢誘他。說你倘說了出來。便送你一千金鎊。安痕却一動都不動。老不開口。接着又吊了起來。用話威嚇他。他也依舊一動都不動。老不開口。官中人沒法兒。想把他收禁在堪爾曼哈姆大獄中。哀密雖在山中。已知道了安痕被拿的消息。心中好不難受。又

知道他吃了好多苦。始終不把自己藏着的所在說出來。於是又感激到萬分。想設法救他出獄。一天就偷偷的出了山谷。到近邊一個寡婦家裏。寫一封信留着。洞嚇政府釋放安痕。不想信還沒寫罷。官兵已經到門。把他生生拿住。深山猛虎。從此入檻了。這天五點鐘時。泊拉霞蘭園中日光還很明亮。滿園子花花葉葉。都黃澄澄的。帶着金色。撒拉正坐在柳條小桌子旁邊。低垂着螭蟻之頸。忙着在那裏刺繡一寸芳心。却兀是繞在哀密身上。日光映着他兩腮淺淺的。暈出玫瑰之色。驀地裏却從外邊傳來一個消息。說自由黨頭領勞白脫哀密已捉將官裏去了。撒拉不聽猶可。一聽頓時呆了一呆。那繡針刷的掉在地上。一縷香魂幾乎隨風飛去。眼淚已留不住了。淌了滿面。抽抽咽咽的哭着。好久抬不起頭來。一會他父親回來了。便疾忙揩乾了眼淚。拾起那繡針來。依舊刺繡。怕被阿爺知道。爲了哀密下淚。又要埋怨有淚不敢滴。淚珠盈眼。窩淚滴衣裳。濕懣懣針線。過喉可憐的撒拉。苟偷。

這一天撒拉在園中坐了好幾個鐘頭。還不想入屋。只把那雙秋波。遙望着城南。堪爾曼哈姆。牢獄見那血紅的斜陽。還照在屋頂上。戀戀不去。撒拉見了這斜陽。又不覺偷彈了幾行情淚。似乎瞧見他情人正枯坐在這斜陽照着的鐵窗之中。對他微微笑着。於是撒拉儘着痴望。彷彿要憑着雨。

道。眼。光。射。破。堪。爾。曼。哈。姆。獄。牆。一。面。又。在。那。裏。默。禱。上。帝。求。他。把。斜。陽。永。永。駐。在。那。牢。獄。頂。上。永。永。照。他。情。人。然。而。上。帝。那。肯。垂。憐。這。痴。情。女。子。不。一。會。已。把。斜。陽。收。拾。無。餘。沈。沈。的。垂。下。大。黑。幕。來。可。憐。撒。拉。還。兀。是。痴。痴。的。望。着。任。那。樹。陰。中。移。鶯。亂。囀。苦。苦。催。他。回。去。他。卻。老。坐。看。不。動。

第二天哀密已受法庭審問。滿口承認這回起義。實是他一個人的主張。旁的人都被逼而來。請一赦免。并且滔滔滾滾的演說了一場。大家聽得都心動。連那法官也流下眼淚來。只問他身邊有兩封不署名的情書。到底是誰寄給他的。他却閉口不答。法官沒奈何。只得把他押回獄中。撒拉從哀密入獄後。芳心雖是寸碎。外面卻和平日一樣。一天到晚忙着十個玉纖。做這樣做那樣。似乎要借此忘卻中心悲痛。一般。每天一清早起。身到園中。摘了花枝。供在玉膽瓶裏。有時坐在庇霞娜前。囀着那鶯簧般的珠喉。曼聲唱歌。有時打扮得花嬌玉豔。坐着鈿車。出遊。噙着淚。顫強作笑容。但是。一聽得人家說及。旁白脫。哀密往。輕。廻。香。頸。偷。彈。紅。淚。夜。中。總。通。宵。不。睡。把。那。淚。痕。淚。藉。的。臉。兒。伏。在。珊。瑚。枕。上。苦。想。情。人。兩。個。翦。水。雙。瞳。睜。睜。的。望。在。窗。外。好。似。要。穿。過。了。黑。夜。之。幕。注。在。那。堪。爾。曼。哈。姆。牢。獄。鐵。窗。之。中。一。點。鐘。一。點。鐘。的。望。着。直。到。天。明。可。憐。這。多。情。多。義。的。撒。拉。苟。偷。簡。直。為。耶。懣。悴。了。

光陰容易。眨眼兒過了兩禮拜。那兩封不署名的情書。已不提起了。不道人心不古。世路崎嶇。世界中偏多賣友的人。哀密從前一個好友。忽到官中去告發。說那兩封信實是哀密情人撒拉荷倫寫的。於是官中人就當撒拉也是同黨。派了許多憲兵警察。去搜查荷倫家屋子。拿捕撒拉。一夥人立刻洶洶的擁到泊拉霞蘭去。把個密司脫荷倫嚇得魂靈兒飛上半天。不住的亂抖。連忙傾箱倒篋。把一切文件信札。聽警察們去查看。撒拉卻一些兒沒有恐怖之狀。心想他們倘真說我是黨人。和哀密攜着手。同上斷頭台去。一刀舉起雙頭。並落兩人的血合在一起。噴上天去。定成比翼之鳥。洒向地下。必生連理之樹。從此天長地久。海枯石爛。永沒有分離的日子。豈不很好。想到這裏。不但怕。反快樂起來。警察們亂搜了一會。卻搜不出甚麼。密司脫荷倫又喚撒拉把所有信札一起取出。來撒拉淚下如雨。悲悲切切的說道。阿爺做女兒的。並沒藏着甚麼。只這胸中藏着一顆碎心。罷了。說着把個蠟膏投在他父親懷中。荷倫瞅了他一眼。立時用手格住。一壁罵。一壁坳着冷酷之色。撒拉嬌呼一聲。斗的暈倒在地。荷倫連正眼兒也不瞧。喚下人們扶上樓去。從這天以後。撒拉竟不能再見他父親的面。躺在最高一層樓上。天天把紅淚。灑面中夜。淒清往往聽了。畫眉斷對着明月。心傷不上幾天。早已花容清減。香桃骨損了。那時官中已把他和哀密往還的情書。檢查了一遍。見

和亂事沒甚關係也就置之。問哀密每回上堂却總替密司脫荷倫和撒拉辯護。任獄中又寫了幾封信給密司脫荷倫給利卻特說他這段高尚清潔的情史并且寄信到美國懇求他阿兄須把撒拉當做弟媳般看待如此身在重泉之下心也安了不到一禮拜哀密已判決處死就義時還在斷頭台上演說了一番等到斧兒起時這頭顱如斗的愛國英雄便從此了局然而碧血千年也替愛爾蘭鑿澹的江山生色不少呢。

撒拉住在高樓中萬分愁悶斷了哀密消息不知道斷頭台上血痕已碧香閨夢裏却還故故尋郎等到夢兒醒時更覺得鬱鬱不樂從前心目中一片玫瑰色的世界到此已變做了漆黑觸眼都是鑄愁造恨的材料這樣悠悠忽忽過了一年泊拉霞蘭園中千紅如醉萬綠成圍四面的山容水面上都好似籠着一重紫羅蘭色的薄霧然而月照紅樓已不見美人倩影原來撒拉已被他父親送到考克府的紐麥甘村去了這材恰在荷蘭山邊上去堪拉奈湖不過二十里所以風景倒也不惡撒拉同着一家潘哈司家一塊兒住着那邊很有幾個貴家子弟聽得了撒拉荷倫的芳名知道是勞白脫哀密情人都來通款曲和他結交撒拉勉強裝着笑容假惺惺的敷衍他們他星眼中正含着千行酸淚冷處揮洒到了深閨獨坐孤檠相對時往往喚着勞白脫哀密哭得變了個淚人兒又

過了幾個月他父親便逼他嫁了個英國軍官施透奇恩大佐。大佐原知道撒拉一寸芳心已隨着勞白脫哀密同入地下。但還千方百計的引他快樂使他回過心來。結婚後就回到西雪萊島去想借重那好山好水排除他心中憂思無奈一些沒有用於是回到倫敦。天天伴着他出入交際場中。只是撒拉卻依舊沒有歡笑的日子。當年紅噴噴的桃花之面已白白的好似一枝梨花兩個妙目卻比從前又大又明似乎有眼淚凝積在裏頭。只一天到晚並不淌下一滴。有時呆呆坐着緊閉着檀口一聲兒不言語。有時抬眼注在空中癡癡的動都不動。可憐撒拉荷倫簡直已到了腸斷心碎的境界。一千八百〇八年春間撒拉忽在鏗脫撒手長逝。芳魂悠悠已離了這煩惱世界。據醫生們說害的心病。並沒旁的病症。撒拉臨死說要歸葬哀爾蘭。原來他芳心耿耿還想和勞白脫哀密把臂地下。如今他正長眠在紐麥甘村墳場中。一坯黃土。年年芳草墳旁。恰是那阿文苔蘭河碧水。鄰鄰從荷蘭山上飛濺下來。琤琮潏汨。似乎鳴着玉珮。在那裏安慰地下美人兒似的。只知道月黑天高時那一對多情的英雄兒女。可能把臂語舊一塊兒唱着自由歌麼。

勞白脫哀密死了一百多年。英雄不作。哀爾蘭寂寂如故。但是英倫三島上。至今還艷稱哀密就義時的壯史。那時正在一千八百〇三年秋間。天地間現着一片慘澹之色。哀密巍顛顛立在斷頭台。

上。兀然不動。只把臉兒向着天。很有禱死如歸的樣子。嘴裏喃喃自語道：「嘗憶月色溶溶之夜。與撒拉荷倫偃倚立山谷中。聽山深處飛泉湯湯。濺於石上……」那時監斬官等得已不耐煩。忙問道：「密司脫哀密。你已準備了沒有？」哀密答道：「且慢。還沒有咧。於是又自語道：『泉水濺於石上。如鳴玉磬。畫眉引吭。嬌囀似方歌。情愛之歌。玫瑰之花。紅酣欲然。亦若以笑容媚人者……』」監斬官又問道：「密司密哀密。你已準備了沒有？」哀密答道：「且慢。還沒有咧。接着又自語道：『個儂含嬌不語。徐仰瞻其首以花壓向吾……』嗟夫。撒拉吾愛撒拉吾愛。」於是這愛國英雄的熱血。就膏了斷頭台下芳草咧。

## ♥ 情天不老

題詩

(小蝶)

死別生離悲頃刻。此情當日亦堪哀。一絲紅線三生石。多少風波換得來。  
鴛鴦並命鷓鴣翼。月誓星盟兩渺茫。無奈頑親中作梗。劈開蓮藕伯勞飛。  
簷葡林中並命禽。升天入地準相尋。何期故故窺儂者。便是宵來夢裏人。  
相逢握手轉淒惶。藥苦羹酸取次嘗。郎晦郎災儂願替。瓣香初次禱醫王。

情天不壞

101

情天不老

108

幸得團圓雙握手。重來海外景全非。思量一事差如意。未作令威化鶴歸。

(上)

天暮矣。斜曛已下。晴空。中蓄薇之色。斗如潑以墨水。立成黝黑。於是溶溶之日。挾雲幕而出。清光下。寫溥照。紅樓芳園。或類似浸入水中。吾嘗開幕。在此黃昏時候。似故與明月同起。以映入讀者之目。厥後。花蝶翻飛。活劇正紛綸。無已斯時。碧空無塵。星影不光。惟此盈盈之月。獨行中天。月似亦覺其寂。寞。遂飛光入倫敦銀行家乾姆。可潘露道。花園之中。絳花碧樹。受月則篩影於地。枝葉交糾。互結如鋪織錦之氈毯。此氈毯之上。乃有一少年。顧影徘徊。若有所思。雙眸明澈。遙注樹陰外。一泓綠水。月入水心。兩相依附。盪漾無定。正肖紅閨兒女相持。弗捨者。微颺偶掠水過。立皺如羅縠。少年視水良久。似有身世殞雲之感。嚮空噫氣。此少年曰。陳國柱。中土人也。生長廳台鹿苑間。蚤失怙恃。岐嶷異常兒。十七畢業於中學。卓犖有大志。以官費游學英倫。入奧克司福牛津大學。越五稔。已畢所業。得碩士學位。時有倫敦大富豪乾姆。可潘露道克氏者。來遊奧克司福。賞其才。聘爲記室。挈歸倫敦。國柱視事年許。良得潘氏歡。潘氏有嬌女。芳名曰茜麗霞。玉姿娟娟。國色也。見國柱才貌卓絕。頗加青眼。顧璇閨弱質。半多矜持。每不肯露其中情。其遇國柱也。若有情。若無情。謂其有情則國

柱。偶。或。道。及。情。字。玉。容。立。變。低。頭。回。暗。壁。千。喚。不。一。回。謂。其。無。情。則。一。顰。一。笑。肩。黛。間。似。有。含。情。未。逗。之。思。故。彼。姝。之。有。情。無。情。至。令。人。不。可。捉。摸。是。時。國。柱。之。徘徊。樹。下。若。有。所。思。者。方。思。茜。麗。霞。也。國。柱。蹀。躩。有。頃。有。女。郎。從。亂。綠。中。姍。姍。而。來。湧。現。於。明。月。光。中。頰。暈。嫣。紅。鬢。香。媚。綠。波。澄。然。如。秋水。若。將。與。月。中。姍。娥。比。其。妍。媼。者。而。明。月。似。亦。自。慚。形。穢。立。入。雲。屏。深。處。自。隱。女。郎。逶。迤。而。至。微。睇。國。柱。國。柱。立。語。含。笑。致。辭。曰。密。司。茜。麗。霞。適。從。何。來。吾。見。君。滋。悅。茜。麗。霞。曼。聲。答。曰。今。夕。月。色。大。好。遠。動。清。興。故。來。此。微。步。不。意。君。亦。在。是。國。柱。悄。然。曰。今。夕。月。色。信。佳。特。不。審。吾。能。長。在。此。開。看。月。否。也。語。次。微。喟。茜。麗。霞。吃。笑。曰。君。何。事。歎。喟。詎。吾。足。以。撩。君。憂。思。乎。然。則。吾。罪。大。矣。國。柱。急。曰。否。否。密。司。之。來。直。能。破。吾。愁。壘。如。旭。日。照。臨。深。山。中。濃。霧。乃。立。收。茜。麗。霞。微。笑。曰。君。乃。善。於。曲。譬。殆。類。詩。人。國。柱。答。曰。承。君。過。獎。愧。弗。克。當。吾。莽。人。耳。烏。足。媲。美。詩。人。君。好。詩。吾。適。購。得。一。詩。集。用。以。貽。君。個。中。字。字。側。艷。僉。情。詩。也。遂。探。懷。出。袖。珍。本。一。授。茜。麗。霞。茜。麗。霞。狀。殊。羞。澀。喞。喞。曰。謝。君。盛。意。一。昨。貽。吾。以。花。花。中。亦。綴。情。詩。幸。未。爲。阿。爺。所。見。否。則。殆。矣。願。以。後。勿。復。爾。國。柱。曰。君。命。吾。烏。敢。背。然。吾。實。愛。君。恨。弗。能。挾。此。肺。腑。舉。以。示。君。茜。麗。霞。垂。其。螭。鱗。之。領。鞞。鬢。低。黛。脈。脈。無。語。國。柱。又。曰。密。司。茜。麗。霞。君。當。憐。吾。一。年。前。吾。來。君。家。乍。覲。芳。容。卽。爲。情。絲。所。絆。今。則。情。絲。萬。縷。已。結。爲。情。網。吾。投。身。其。

中弗能自脫情海之潮湧入心田且泛濫矣時中天明月力注其萬道清光籠此美人之身情影伶俜爲狀如安琪兒萬綠叢中夜鶯恰恰而啼聲至曼妙似亦相與稱此美人者茜麗霞徐引其眸睇國柱嚶嚶言曰儂弗能當君愛君幸勿浪用其情國柱懇懇言曰密司茜麗霞幸勿見纏脫絕吾者吾心且立碎須知吾人入情網易出情網難也茜麗霞曰君必出此情網否則情網者卽煩惱網矣實告君倫敦少年貢誠款於吾者多也國柱曰特吾已爲君顛倒一不之願又胡能破情網而出君其憐吾吾儕相處已周際此耿耿當在君洞鑿之中君句君能否句語次立把茜麗霞柔荑俯首吻其葱尖茜麗霞脫其手却立至於溪畔雲鬢照水羞澀無語國柱又曰密司茜麗霞勿碎吾心曷憐其癡許以長鍊玉鏡台畔脫不之許者則且爲情死矣茜麗霞莊容言曰菲立泊國柱名君詎自忘爲中國人耶自忘爲阿爺記室耶儂卽許君阿爺必不許君國人亦必不許君願君見諒吾亦不能自主耳國柱正色曰中國人豈天生賤種不當加以侮蔑君不吾許謂吾無才可謂無雅骨可謂爲中國人故則不可至於祕書一職匪奴厮比殊不足爲吾辱亦不足辱吾茜麗霞茜麗霞以小蠻靴尖微蹴地上纖草酥胸起伏不已作嬌嗔曰君當曲體吾意幸勿見迫脫見迫者吾且立與君絕告之阿爺斯時斗聞樹陰後有聲出曰茜麗霞告吾可也二人大駭咸色變而大富乾姆可潘露

道克氏已帶月光而出，兀立於二人之前。其人年可四十許，尙虎虎有少年氣，目光絕銳，注人如電。髮髮尙漆黑，間有數十縷，則已白如銀絲。時身乘馬衣，手鞭絲似方跨馬歸。二人乍見其人，皆中懾，垂睫弗敢仰視。潘露道克目談談視其女，復視國柱，抗聲言曰：「汝曹在此絮絮，果何事者？」茜麗震顫，聲答曰：「無他兒，適與菲立泊君道一細事，微有爭執，阿爺可無慮也。國柱力自振刷，朗朗言曰：「密司脫潘露道克，走愛女公子久矣。上帝在上，實鑒吾心。故今夕不揣冒昧，求婚於女公子。潘露道克怒，睨國柱輔頰，亦怒赤切齒呼曰：「獸！爾乃敢作斯言。吾睡汝面矣。語時，力握其鞭，國柱不爲動。悄然言曰：「密司脫潘露道克何事作此申申之詈。吾愛女公子出於至誠，即女公子亦有情於吾芳心中。初無他人。吾雖爲君祕書，然目問學問，未嘗下人爲君婿，似不足以辱君。潘露道克聲色俱厲，大呼曰：「狗！惡魔，爾何人斯，乃忘想作潘露道克家坦腹婿耶？今夕當加爾以懲，創破爾癡夢。於是立揚其鞭，力鞭國柱之面，鞭着，痕立現，色作殷紅。國柱大呼，引手掩面，鞭復呼，呼然着其手，痛乃如割。茜麗震玉容，無主力奪，乃父鞭且嬌呼曰：「阿爺勿爾，阿爺勿爾。潘露道克堅執其鞭，仍力鞭國柱。國柱陡一躍起，掣潘露道克肘，奪鞭於手，怒聲言曰：「密司脫潘露道克，吾爲君女茜麗霞，故姑不遠鞭。特吾當畢生不忘君。今夕之貺，潘露道克厲聲曰：「獸，爾癡夢醒，未吾特以此鞭破爾癡夢。國柱投鞭。

溪流中曰：吾不與君較脫有胆趣，召君子出與吾決鬥。潘露以克冷然曰：吾大不列顛高貴之國民，疇與爾中國賤種決鬥者？今後趣出吾門，敢再廁身是間者，必不爾恕！令奴厮鞭爾至死。茜麗霞吾輩趣歸，遂把茜麗霞腕，翔步而去。國柱引目遙望，見茜麗霞方在綠陰萬疊中，姍姍而行，時復迴其香頸，月映如花之面，厥狀至悲。國柱心乃彌痛，掩面跌坐于地，靈魂似已飛越渺渺，弗屬久之，忽聞有人呼己名者，仰視則茜麗霞侍婢瑪麗也。瑪麗柔聲言曰：菲立泊君勿悲，女公子殊有情于君，今方伏水晶簾底，嚶嚶泣恐君怨憤，故屬小婢來此相慰。國柱答曰：吾心碎矣，夫復何言？幸爲吾寄語女公子，謂某銘感無既。瑪麗曰：君其珍重，勿自絕于絕望之淵。老主人性頑梗，根於生初，今縱絕君他日，或以女公子相許，若幸毋自苦傷女公子心也。君其珍重，遂翩然去。國柱目送之，至于弗見，斗見身旁碧桃枝上，一白羅巾，凌風微颺，清芬四溢，似蘭似麝，取視之，則巾角繡淺紅之字，儼然茜麗霞潘露道克也。遂頻親以吻，循溪彳亍而去。明月娟然，燭其鞭痕縱橫之面，笑容適爾，意若甚得是夕。茜麗霞獨坐銀荷燈下，至于宵深，言念情人心傷，如刑，偶聞鐵馬冬丁悚然而起，又以爲老父策鞭至也。（以下由丁悚續）

讀吾書者。須知情之一字。其力較帝力爲偉。初非人力所能強制。彼潘露道克。雖離國柱。出弗令近。其愛女。顧不知乃女之心。已入國柱之心。并合爲一。卽以利刃劈之。亦弗能析。而爲二。國柱去而。蓄麗霞之心。亦隨之俱去矣。蓋蓄麗霞之對于國柱。情根已深。園中。俊拒國柱。特嬌爲無情。以覘國柱。情急。否耳不意。老父揚鞭而出。悍然下逐客之令。當鞭絲着個郎身時。不啻鞭乃己身。冰肌玉膚。沁沁。痛粉臆中。益復難堪。遂入紅閨。恸哭弗已。尋卽遣其侍婢。出慰國柱。故遺一羅巾。於桃枝上。用爲紀念。用心亦良苦矣。國柱得巾。中心滋悅。欣然去潘露道克氏之園。似已忘其痛楚。惟見逐之後。無可投止。不得不投身以入逆旅。居逆旅中。凡旬日。仍戀戀于蓄麗霞。不忍遽去。英倫每日夕陽。紅抹時。輒徜徉潘露道克家園外。冀得與意中人相見。蓄麗霞因亦時於綠窗簾影間。現其如花之面。嫣然作淺笑。然相去甚遙。第藉微波。以通辭而已。逾數日。國柱偶閱報紙。斗見祖國有大革命消息。白色之幟。已風翻武昌城中。各省聞風響應。揭竿而起。如火燎原。蔓延幾及全國。國柱雖具兒女情腸。願亦不少。英雄熱血。遂浩然有歸志。蓋將拚此大好頭顱。助彼革命健兒。爲國民謀自由也。臨行之日。悄然往潘露道克家。欲與蓄麗霞話別。時潘露道克方出。蓄麗霞遂下樓入園。與國柱把臂於花陰中。國柱泣然曰。蓄麗霞。吾二人別矣。蓄麗霞微震。立嬌呼曰。別耶。何匆促也。國柱曰。是亦迫

於不得不爾。卿不見泰晤士報中已載吾國大革命消息乎。茜麗霞曰：君方僑居海外，是又何與君事。君愛吾，忍棄吾去耶？國柱急曰：吾安忍棄卿。脫能畢吾生與卿相守，予此實所至願。顧吾中國人也。中國有事，如之何？弗歸，果弗歸者，人且謂吾無愛國心矣。茜麗霞淚盈於睫，含悲呼曰：然則君果愛吾耶？抑愛國耶？國柱曰：吾早孤，已無他人足當吾愛所愛者。惟卿與祖國耳。吾心慰之。卿然亦屬於祖國。茜麗霞掉首曰：是烏乎可？君既愛吾矣，不當愛國。既愛國矣，則不當愛吾。君須知情場之界限。至隘，止能容二人不能容第三者。爾入也，國柱亟曰：卿其恕吾萬不能以愛卿而忘祖國。祖國有事，勢在必歸。卿不聞在昔大詩人擺倫荷戈渡海，助希臘人獨立事耶？今吾祖國革命而吾乃逍遙海外，是胡可考？茜麗霞泣下曰：君心既決，吾固不能爲君梗。特君此去，將以何日復至英倫？國柱曰：重來何日，尙未可必。設大事定而吾無恙者，自當過來英倫與卿相見。茜麗霞掩面曰：然則吾二人重見之日，尙遙遙無期耳。嗟夫，菲立泊曷攜儼同行，後此天涯地角，吾不能堪也。國柱拊其背慰之曰：卿胡可從吾行？匪特卿父所不許，而千金之體亦不當入腥風血雨之中。卿須知兵凶戰危，戰場匪跳舞場也。茜麗霞曰：爲之奈何？國柱曰：卿安居此間，勿作他想。吾歸國後，必時以書來。語卿以狀。茜麗霞沈思有間，若有所得，立頷首曰：君果能如是，吾不行亦可。惟君身入戰場，當宜珍重。國柱

曰吾自知之。卿其勿慮。花晨月夕。善自珍衛。吾谷時茲。欲見卿玉貌如花。仍與今日同也。四時三十。分將有輪船啓旋。吾今行矣。遂與茜麗霞把手。微喟而出。茜麗霞目送國柱出國。即飛步入室。疾如飛燕。若無惜別之心者。五分鐘後。國柱猶在馬車中。馳騁道左。忽有一美少年。駕亨斯美來追。相去可百碼。國柱至泰晤士河畔。停船處。即下車登舟。美少年亦立至。一躍而下。出金鎊一。授御者。麾之去。即亦翩然登舟。爲狀似至。注意于國柱者。顧國柱未之知也。

讀吾書者。今當以目光隨吾筆尖上戰場矣。國柱既歸國。即間關至武昌。投身入民軍。身經大小十數戰。立功至偉。未久即擢爲軍長。發號施令。無不得當。且能與軍人同甘苦。大智門之役。率其所部出戰。一以當十。清軍爲之敗北。而國柱亦被創。淹留於紅十字會醫院中者數日。不省人事。比醒。斗見一女郎。亭亭立床次。淚痕。分面似啜泣。方已細審眉目。良弗類中土人。繼又爲之大愕。蓋其黃金之髮。蔚藍之睛。宛然意中人。茜麗霞也。愕甚。不期脫口而呼。女郎聞聲。則立俯其螭。蟻微睜。國柱忽歎然呼曰。敬謝上帝。吾菲立泊生矣。此菲立泊三字。甫入國柱之耳。國柱即躍起。挽茜麗霞手。荷荷言曰。果吾茜麗霞也。吾其在夢中乎。茜麗霞言眠國柱于床上。柔聲言曰。菲立泊。君其安眠勿動。以君傷勢至重。勤且無幸。斯時國柱果覺。竟擬作劇痛。則呻吟弗已。居頃之。始仰視茜麗霞曰。茜麗霞

卿胡由至是越語。吾昔麗霞曰：醫者謂君不宜多語。君其少安毋躁。一俟少痊，吾當爲君言之。國柱遂不復問。越十餘日，以意中人看護之力，傷痕漸平復。而此十餘日中，茜麗霞實晨夕侍側談笑。晏晏其樂萬狀。一日國柱卽以前事爲問。茜麗霞含笑答曰：當日園中把別，吾心彌痛，欲從君行。君又不許，無已，遂于君行後，可五分鐘，易兄服，以亨斯美追君。至于泰晤士河畔，君下車，吾亦下車。君登舟，吾亦登舟，所宿之艙，復與君爲鄰。舟中多日，儂固無日不在君側，而君弗覺也。國柱曰：卿奚事作此狡獪，脫以真面目示吾者，差可免此三十餘日相思之苦。茜麗霞曰：是亦不得已耳。脫先是以真面目示君，君必迫吾歸國。安肯聽吾同行者。國柱曰：後此如何。茜麗霞曰：君至香港後，吾仍相從弗舍。比赴武昌從戎，儂始易弁而釵，投身入紅十字會，爲看護婦，以迄於今日，必刺君消息，用以自慰。君之被創也，昏暈至於數日，儂憂急彌甚，時爲君默禱上帝，相君無恙。今君安，儂心亦安矣。國柱聞語，幾于感激涕零。遂力把茜麗霞柔荑弗釋。俄卽脫其指環，約於春葱之上。茜麗霞玉壓生春，立以櫻唇就國柱口脂之馨，縷縷如百和妙香也。

越月，民軍與清軍已罷戰議和，建立共和政府。國柱卽解甲辭職。茜麗霞以去國久，悠然動歸想，將請罪於老父之前。國柱遂伴之同行。一夕，明月行天，映水上如爛銀，舟去香港可百餘里矣。舟中旅

客咸集甲板。縱眺夜景。國柱則與茜麗霞同立鐵闌。千側並肩絮語。復指點遠處景色。賓爲笑樂。時月色甚皎潔。遠近皆見。方笑語間。陡見二三百尺外有小汽舟一舟。中忽擲一物出爲狀如人。國柱大賊。亟手遠鏡視之。則載沈載浮於水上者。果人也。國柱夙具俠骨。義不容袖。手旁觀則立以遠鏡授茜麗霞。去外衣一躍入水。奮身鼓浪而前。游泳良久。始至溺人處。急展臂挽其人。游歸己舟。旅客輩立援二人登。見國柱見義勇爲。則皆趨與握手。加以頌揚。茜麗霞一不之顧。趨視所拯人。忽焉駭呼。抱其身大哭曰。嗟夫。天是吾阿爺也。奚爲至是。國柱聞聲大愕。亟向旅客輩索聞。鹽就老人鼻。須臾。老人遂甦。既見茜麗霞及國柱。初不惱怒。但咄咄稱怪。疑爲入夢。繼知其非夢。則大悅。茜麗霞叩其所遇。始知此來實爲訪己。所附舶中。遽觸礁。不得行。將鳩工修繕。而考人迫不及待。即日乘一小汽舟行。不意舟人實海盜。將至香港。遂擲老人於海。盡據其財物。茜麗霞聞已。玉容爲之少變。是時潘濞道克已知此事實爲國柱所拯。感激萬狀。力握其手。稱謝不置。是夕宵深。國柱茜麗霞及老人尙未歸寢。仍徘徊甲板上。老人拊國柱肩。掀髻言曰。老夫無狀。疇昔乃辱君。今始知君實黃人中好男兒。老夫謹以息女事君子矣。舟中方有牧師。翌晨遂結婚。十數日後。同歸英倫。今者每值陽春佳日。人尙見有青年夫婦。扶一白髮如銀之老叟。嘯傲英倫山巔水涯間也。

## ♥ 愛之犧牲

梯司那德老人仰着那粗大的頸子直着乾澀的嗓子放出一種劈毛竹也似的聲音來喊道格爾綠格蘭綠遠遠地聽去活像是陰雨之天萬樹陰中老梟叫的一般他老人家當大革命以前却是槐克路士侯爵邸裏看獸苑的一天到晚沒有甚麼旁的事只和那些獅虎糜鹿做朋友很不得勁兒因此大有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之概想不到平地一聲雷大革命的活火轟地爆發起來狂揮自由之旂亂敲平等之鼓把法蘭西的面目全個兒變了一變梯司那德老人唯伏已久到此自然是大丈夫得意之秋指天畫地不可一世不久竟被他從那獸苑前的矮竹欄上跳上去做了革命政府保安團屬下的槐克路士森林鎮守使了這也不必細表且說他那時格爾綠格蘭綠的嚷了一會却不聽得回答心裏頭老大的不耐煩歛的舉了那隻久沒和水兒皂兒見過面的手把頭上戴着的一頂紅色帽向腮後一推抬起一個黑鬚蓬鬆的臉兒來用着兩個烏溜溜的眸子向小樓上射去至於他老人家站着的所在大約就是他的鎮守使衙門了但這衙門的建築却煞是別致似乎並不具特地爲他造起來的一面有一個闊闊的穹門用許多厚板梁着有幾塊還沒刨平有幾塊却帶着金碧餘痕對面也是這樣一個闊闊的穹門門外有着石步一直通到河邊屋中一隅有

一個古式的小壁爐。對角處相去不遠。有一步狹狹的扶梯。恰和小樓相通。一面牆壁已經塌了一半。單有一扇美麗精緻的窗兒。還留在那裏。望出去。却見頽垣斷井。黑黢黢地。一大堆的瓦礫。原來這所在。便是從前那個槐克路士侯爵的遺址。華屋山邱。詎不使人感慨。想這侯爵。幾百年來。時在那邊何等赫奕。不道逃不了這大革命的劫數。自由平等聲中。被那些無法無天的大國民。一把火兒。燒成白地。只賸着這最小的一部分。分明是供後人做個憑弔的材料。可巧梯司那德受了保安團的委任。看守槐克路士近邊森林。於是他老而實之。把這一小部分當做自己鎮守使衙門。咧。這當兒。他喊了好幾聲格蘭綠。仍不見答應。便不慌不忙。趕到那扶梯腳下。又高呼道。格蘭綠。我的女孩子。你到底在那裏。忙甚麼。難道竟橫着心。使大國民等得頓子酸麼。這麼一說。就有黃鶯兒似的。嚶嚶嬌聲。答應他。隨着輕風。宛宛的從樓上。逗到樓下。接着又聽得一陣子木鞋橐囊之聲。慢慢兒的下來。不一會。就有一個芳齡二十左右的絕色女郎。玉亭亭的立在他跟前。梯司那德咕嚕了幾聲。吩咐女郎預備夜飯。一壁正色道。女孩子。停會兒。你用過了夜飯。立刻去睡。你的覺夜中。要是聽得甚麼聲音。千萬別下來。瞧你可理會得麼。女郎把螻首點了一點。抬着那雙藍寶石般的春瞳。注着老人。囁嚅道。但是這裏近邊。已沒有甚麼王黨的遺孽。咧。你老人家。還忙甚麼。來。梯司那德

道然而我並沒和你說那王黨的遺孽都已剪滅淨盡呢除了以前許多人外自然還有人在着格蘭綠悄然道怕沒有咧老人道有沒有不干你事那些萬惡的王黨聽我去處置就是了說完走到門前斜靠在門上兩個凶惡的賊眼注着那水門外森森一碧之水閃也不閃心中正在那裏想黃澄澄重頓頓的二萬法郎如何纔能飛入自己的腰包原來他今天聽得人家說那槐克路士侯爵的兒子赫波爾的前天解往抱度監獄去時在半路上溜之乎也藏匿在近邊樹林深處革命政府已出了二萬法郎的賞格買他的腦袋梯司那特因此想生生的拿住他小主人送往抱度去領那上賞只想一個人獨吞不願意使他副手葉盎白泊的可得斜刺裏出來分肥所以守着秘密獨自行事連格蘭綠跟前也不敢說明那時格蘭綠便在火爐旁邊坐了下來取起一盆番薯來剝掉了皮一隻隻投在水壺裏此刻他雖然操着這賤役那態度上自有一種凜凜不可犯的樣子可知他以前斷不是個蓬門不識綺羅香的小家碧玉呢看官們如今在下趁着他燒番薯的當兒筆兒閉着索性把他的來歷略爲一表雖是蛛絲馬跡不能說羅羅清楚楚只看官中不乏解人定能猜出美人身世來咧且說大革命起後一天那葉盎白泊的司得在一條大路上見一個華服女郎暈倒在池香櫻徽綻秋波一半兒掩着腮子白白的一些兒血色都沒有彷彿是一枝梨花低垂月下的一

般。白泊的司得不覺動了惻隱之心。忙把他抱了回來。那知梯司那德一見了這半死半生的女郎。十分動怒。定要丟他出去。白泊的司德那裏肯依。說這裏倘若容不得這女郎。他也連帶辭。同着一塊兒去。可是這少年實是他老人家很得力的助手。平日間追尋王黨。好似獵狗追野獸。非常靈捷。已得了革命政府好幾次。的上賞。梯司那德坐享其成。何等有趣。那少年却從沒說過一句。怨話。貼貼服服的替他出力。這梯司那德。心原也不是傻子。知道殺死那天。天生金蛋的天鵝。不是智者所為。現在聽得他爲了個女郎。竟要和自己一刀兩斷分手。而去倒有些着慌。於是連連答應。許那女郎留下。把上邊一個小樓給他做臥房。白泊的司得到此。也就沒有甚麼話說了。過了幾天。女郎身體已完全復原。不過芳心中好似一片白紙。從前的事。絲毫記不起。連自己是誰也不知道。白泊的司得倒不大在意。只誠心誠意親親熱熱的待他。恨不得把心兒肝兒一古腦兒掏出來。供在美人之前。那老人得了這一個天外飛來的女郎。一天三頓有人料理。比平時便利得多。自然也相安無事。但他朋友中有一個人。名兒喚做波歇的。似是一頭踪跡貴族的大獵狗。直能嗅人於一里以外。見了這女郎。就悄悄地向梯司那德老人道。朋友你仔細一些。我瞧那小蹄子。很不像我們生長那屋中的人。牛屎裏可生不出名花來呢。梯司那特聽了這句刺耳的話。心兒不免一動。很想

出發開那女郎。只知道白泊的司得是舊有意於他。這天早上，便開口問白泊的司得將來可要娶格蘭綠做老婆。白泊的司得答道：且慢。我們等他記起了前事，再提這問題還來得及。梯司那德沒奈何，只得暫時按兵不動。但見那少年近來追尋貴族，似乎十分冷淡，心中也一百個不以為然。往往暗地裏想道：難道他熱了那小鴿兒，所以冷了公事麼？這一個念頭，天天盤據胸中，眼兒裏就。很。瞧。不。上。白。泊。的。司。得。和。格。蘭。綠。只。他。此。時。正。在。苦。念。那。二。萬。法。郎。旁。的。事。都。已。放。下。心。頭。一。概。不。想。他。立。在。門。前。向。那。河。水。呆。瞧。了。好。一。會。心。兒。急。急。的。立。刻。想。出。去。拿。住。那。逃。人。怕。被。人。家。捉。足。先。得。了。去。這。一。分。一。秒。也。不。忘。的。二。萬。法。郎。便。落。個。空。咧。臨。行。之。前。却。又。吩。咐。格。蘭。綠。晚。膳。後。到。地。窖。裏。去。取。一。瓶。紅。酒。出。來。預。備。回。來。時。覓。醉。格。蘭。綠。噴。道：我不願意進那地窖去。陰慘的使人害怕。梯司那德厲聲道：你別違拗，停會兒定須往地窖中一行。要知我今夜的事，煞是費力凱旋時，怎可沒有酒自賀呢？格蘭綠啞啞道：說起了那地窖，使我禁不住要記念……梯司那德老人走上一大步，銳聲問道：紀念甚麼？格蘭綠即忙垂倒了粉頰，子變了口氣，低聲說道：今夜要酒，我理會得。今夜要一瓶紅酒，梯司那德聽了也莫明其妙，把門兒彭的一關，大踏步揚長去了。格蘭綠見老人去後，就坐在短檯上，倒了一盆湯，切了一片麵包，在火爐旁吃着吃罷，想到地窖子裏去，那翹水雙波却警。

見爐中熊熊的火光正射在那金碧輝煌的窗上望見外邊一片荒場正是槐克路士侯爵邸的遺址嬌軀不覺微微發抖退下一步星眼也睜大了櫻唇也張開了那兩條粉藕般的玉臂不住的一伸一縮一會纔把眼兒避開了窗外荒場注在前面一個酒瓶上銜悲自語道唉往事如烟不堪回首且替那老頭兒取酒去罷說着伸過柔荑去取了那瓶又提上一隻燈嫵媚的離了火爐走到地窖裏去不道他剛到石階級末一級上放下了燈去開那酒桶時猛可裏黑影一閃桶後有兩個黑寶石也似的眼珠射將出來射在格蘭綠身上一會兒早有一個很骯髒的人突在女郎面前出現荷荷說道請你給我喝一口酒瞧上天分上給我喝一口酒格蘭綠瞧了他一眼便取起那酒瓶來給他那人捧在手裏仰着頸子嚙嚙嚙喝了個乾格蘭綠嬌聲說道我想你定是個貴族中人那人坦然答道正是難道你要賣我不成格蘭綠嫣然一笑提起燈來只閉着檀口兒一聲兒不響心想這人如何自投羅網趕到這裏來這幾天那梯司那德老兒正渴着想飲貴族中人的血呢那人見了美人一笑忽地呆了一呆接着却跳將上來搶了那燈提得高高的從格蘭綠頭上照到腳上照了一會不覺長歎了一聲握住了格蘭綠玉臂一陣子搖着很懇切的說道麥麗維克都別來如何你失了知覺之後他們可虐待你麼我以為那天你倘然玉殞香消芳魂不返倒是天大的幸事

如今可不致失了高貴的身分。那些萬惡的惡徒，問你：你還認識我麼？你可知道你自己是誰？啊！格蘭綠側了螻首，沈吟道：「麥麗維克，麥麗維克，這名兒我似乎……」那人捱着他手，把兩眼注着他，花也似的面龐，接口道：「你難道忘了不成？你實是麥麗維克，都麥司苟格蘭綠答道：我竟記不起了。那人太息着道：「唉！唉！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當真一些……也記不起麼？我就是赫波爾的。」

槐克路士你仔細瞧一瞧我的臉，我實是赫波爾的。從前已和你訂下……赫波爾的話沒說完，格蘭綠櫻桃小口中斗的透出一絲呻吟之聲，接着又嚶嚶一聲哭了起來。赫波爾的早忘了自己的危險，即忙把臂兒挽住了那女郎的柳腰，溫溫存存的低喚着：「小名，慕地裏那麥麗維克都却撇開了赫波爾的臂兒，低着頭，打量身上束着短裙和那脚上穿着的木鞋，一壁又蹙了蹙，赫波爾的一眼粉腮子上含着薄怒嬌聲，說道：「我的朋友，我們倆怎麼墮落到這般田地？你既這麼骯髒，我也如此醜陋，彼此都像從阿鼻地獄裏出來的呢。」赫波爾的又喊了聲：「麥麗維克，都忽地打了幾個寒噤。那女郎把素手攔在伸臂上，說道：「請你提起我的記憶力，這裏是個甚麼所在？我們到底遇了怎麼一回事？」赫波爾的便挾住了那柔若無骨的玉體，在這綠幽幽的燈光中並坐在石階級上，把前事一件件和他說，怎麼起了革命，怎麼暴徒殘殺貴族，他家裏怎麼被劫，他父親怎麼死於非命，自己怎

麼救他出來。後來兩下裏怎麼分手。赫波爾的滔滔汨汨的說了許多話。他仍是不解。倒在石塔上喃喃自語道。格蘭綠格蘭綠。這許多事。怎麼半些兒也想不到。赫波爾的沒法兒想。只呆呆的瞧着女郎。一會却見他抬起粉頸子來。朱唇微動。星眼中灼灼有光。似乎已記起前事來了。當下便又把自己的事和他說了一遍。如何被捕。如何脫逃。如何流轉各地。如何回到槐克路士來。如何想起了這地窖子。如何從水門裏設法進來。如何度過這一日一夜。說得甚是詳細。麥麗維克都等他說罷。忙道。你既伏在這裏一日一夜。肚子裏一定餓了。赫波爾的道。怎麼不是。我已捱了好久。咧。麥麗維克都道。我去取湯和麵包你吃。但你只能略點點。不能多吃。因為我主人此刻出去着。回來時須向我要夜飯吃的。說完。轉身而去。不一會已端了一盆湯和一片麵包。授與赫波爾的一壁。扭轉小腰肢。背身立着。好像在那裏想甚麼心事似的。赫波爾的把那湯和麵包狠吞虎咽的吃了下去。一時感激心和愛心同時並起。不覺脫口喊道。麥麗維克都。麥麗維克都。女郎。曼聲答應着。盈盈的回過身來。把那花顏向着赫波爾的兩道眼波中。不知不覺流露出萬種情思來。脈脈不語了。好久纔帶笑說道。我救你。你別慌。要是上天佑我。我們倆或者還能攜手同行呢。現在我要上去了。明天再見罷。于是三脚兩步的走出地窖。直上小樓。兀坐在小床邊上。心中不住的想着。想個保全。

他自己和他未婚夫的法兒。正在這時。聽得那梯司那德老人已回來了。白泊的司得也跟着入屋。兩下裏似乎起了甚麼惡感。舌劍唇槍。聲音漸鬧漸高。麥麗維克都好生詫異。脫了木鞋提在手中。蹣手蹣足。走下扶梯。偷偷的伏在門前聽着。聽了半晌。纔知那老頭兒爲了出去捉拿赫波爾的想。領取二萬法郎的賞金。那知烏兒沒捉着錢兒。落了空。失望回來。便遷怒到白泊的司得身上。說是他放掉那赫波爾的。白泊的司得堅說這事一些兒不知道。竭力自辯。梯司那德越說越怒。正似火上加了油。那八千丈的無名業火。幾乎要貫穿天靈蓋。不能壓住。少停。又聽得梯司那德盛氣說道。你說並沒放掉那槐克路士家。遺孽麼。只我一向冷眼旁觀。見你那天帶了格蘭綠回來。後愛國心就冷了一半。我要知道心兒裏究竟怎麼樣。那女孩子到底是誰。白泊的司得道。自然是格蘭綠。麥麗維克多猛聽得他們說到自己身上來。禁不住顫了一顫。再側耳聽時。却聽得那老頭兒把酒瓶在桌子上。一頓。嗆哮道。這瓶兒怎麼空的。可是那小蹄子故意和老子作對麼。女郎到此方始記起。剛纔斟了酒。早被赫波爾的喝個乾。百忙中忘却沒有再斟。致使老頭兒生起氣來。霎時間。那顆心却又別別的亂跳。想他老人家若是親到地窖子裏去取酒。赫波爾的如何得了。可不要陷入死地麼。我須得攔阻他。纔是於是疾忙穿上了木鞋。開了門。若無其事的走將出去。點頭向老人。

道你老人家怪早呢。願你早安。今天天氣好冷。我替爸爸生個火罷。一面說。一面走近火爐。拾了幾塊木柴。放在爐中。又向白泊的司得道。國民。請你拉一會兒風箱。幫我的忙。梯司那德大聲叱道。格蘭綠。你實是個傻子。你瞧這是甚麼時候。白泊的司得急道。不能說是傻子。他只當現在是早上呢。麥麗維克都不說甚麼。却時時把雙波斜到肩上去。嬌面上也就現出一種不安的樣子。白泊的司得何等眼快。早瞧出了破綻。但也不說甚麼。只捱近了女郎。悄然說道。早上沒到咧。現在還在夜中。你快上床去安睡罷。梯司那德岔嘴道。且慢待他先去取了酒來。白泊的司得答道。我代他去取。如何女郎聽了這話。心兒別的一跳。正要開口攔阻。却聽得那老頭兒大聲說道。白泊的司得。我喚這女孩子去誰要。你多事。女郎暗中吐了一口氣。早取了那酒瓶。三步并作兩步的往去。去了這夜中的難關。好不容易逃過。然而第二天早上。却已啓了梯司那得的疑說。那女孩子昨夜胃口怎麼如此好。一個人好似吃了兩人的東西。末後幸虧是白泊的司得替他解圍。險些兒露出馬脚來。這一着麥麗維克卻很感激他。但見他那雙眸子時時注在自己身上。也一百二十個不快。并且常用話來試探口氣。似乎現着懷疑之狀。芳心中更不免有些兒不安。幸而梯司那德老人早就出去。纔吐了一大口氣。取了一隻水壺。想去放在火爐上。白泊的司得却已伸手來受。替他代放。女郎低

低的說了一聲多謝。麥歇兩字（按革命時都以國民相稱，稱麥歇（先生）者，人即目爲貴族）幾乎從絳唇中漏將出來。那少年却像已經聽得似的，眼睜睜的釘住着他，高呼道：格蘭綠，麥麗，維克都鼓起了勇氣，面着白泊的司得問他要甚麼。白泊的司得不答，捱近了女郎，兩眼仍注在他面上。突然問道：今天早上你爲甚不用早飯？女郎囁嚅着答道：因爲我肚子裏並不餓。白泊的司得又道：但你現在爲甚還留着半盆湯？女郎喘着道：等爸爸回來時給爸爸吃的那少年又瞧着他點頭不響。臉兒上却現出一派鬱鬱不樂之色。一會女郎忽問道：國民今天你要出去獵兔麼？少年答道：這個說不定，或者不出去也未可知。麥麗，維克多聽了，只暗暗地叫苦。原來他想去約了赫波爾的蕩舟水門外一塊兒逃去，無奈白泊的司得老坐在家裏，這計畫怕不能實行。想他天天出外去的，今天怎麼不出去？難道他已疑我麼？想着直急得要哭出來，只竭力鎮住了心，沒精打采的在火爐前坐下。這時爐中活火熊熊彷彿在那裏跳舞，外邊的风日却也十分晴朗。白泊的司得仍不時冷眼瞧女郎，末了纔微喟一聲立起身來，道：格蘭綠，我出去了，可不能厮守着你。女郎一聽這話，早跳將起來，伸了那雙纖手，盈盈走到他身邊，顫聲喊了一聲：葉盎，白泊的司得，白泊的司得，握着他的手。莊容說道：我瞧你很害怕，我到底爲甚麼來？可是我說話動作都足使你害怕麼？女郎嚶嚶答道：你

待我一向很好的白泊的司得厲聲道如此你不用害怕須知我就要出去的你要做甚麼勾當可  
沒有人作梗咧說完撒手就走麥麗維克都悄悄地在桌邊聽得一陣子開門聲呼狗聲脚步聲  
知道白泊的司得當真已去了於是跳起身來飛一般趕入地窖拉了赫波爾的直到水門外那時  
一艘小船早已泊在岸邊赫波爾的忙跨上船去一面又伸手扶他情人上船坐定就蕩起槳來啓  
口說道我的愛人我要是生在世上一天斷不忘你今天救我的大恩那女郎也嚶嚶說道我要是  
生在世上一天斷不離開你一步生同牛死同死赫波爾的低下頭去柔聲道麥麗維克都我愛你  
我永永愛你女郎螻蛄微點那蔚藍色的秋波中含嬌欲笑眯着他未婚夫兀不轉睛赫波爾的心  
花怒放蕩舟離了岸不道正在這當兒猛聽得岸上有人吶喊之聲麥麗維克都嬌呼一聲迴過香  
頸去赫波爾的也連忙抬起頭來瞧却見一個人直挺挺的立在岸上一枝槍高高擎在手中做勢  
要放接着又聽得他嚷道快把槳兒收起不然我要放槍了赫波爾的手無寸鐵不能抵抗只得收  
槳不動麥麗維克都向着岸上喊道葉盎白泊的司得是你麼岸上人答道正是我格蘭綠麥麗維  
克都又悲聲說道葉盎白泊的司得放我們去罷白泊的司得却逼近一步直走到水邊大聲道格  
蘭綠你同着一個王黨的遺孽在一塊兒你自己可知這麼麥麗維克都毅然答道我原知道白泊

的。司。得。道。你。可。也。知。道。助。王。黨。中。人。逃。走。有。甚。麼。罪。名。麼。當。下。赫。波。爾。的。忽。把。嘴。兒。湊。在。他。未。婚。妻。耳。上。輕。輕。說。了。一。聲。那。女。郎。却。愠。着。朱。顏。似。乎。不。肯。依。他。的。話。白。泊。的。司。得。只。兀。立。岸。上。擊。了。槍。等。着。這。時。流。水。湯。湯。受。着。日。光。帶。着。一。片。黃。金。之。色。蔚。藍。的。天。空。中。浮。無。片。雲。樹。上。小。鳥。停。唱。枝。葉。無。聲。一。會。麥。麗。維。克。都。銀。鐘。般。的。聲。音。又。破。空。而。起。道。葉。盎。白。泊。的。得。我。如。今。第。二。回。求。你。快。放。我。們。去。罷。白。泊。的。司。得。道。不。行。那。人。是。誰。快。和。我。說。麥。麗。維。克。都。放。聲。答。道。是。你。舊。主。人。麥。歇。赫。波。爾。的。槐。克。路。士。侯。爵。那。岸。上。人。一。聽。得。這。十。八。個。字。分。分。響。明。臂。兒。略。低。了。一。低。接。着。却。又。擊。了。起。來。道。格。蘭。綠。我。要。問。你。你。在。這。裏。不。憂。吃。不。憂。着。又。安。逸。又。快。樂。有。甚。麼。不。好。却。偏。偏。願。意。跟。了。這。人。逃。走。麥。麗。維。克。都。挺。起。了。酥。胸。抬。着。粉。頸。儼。然。是。個。儀。態。萬。方。的。貴。族。女。郎。很。沈。着。似。的。說。道。你。弄。錯。了。我。並。不。是。格。蘭。綠。我。實。是。麥。麗。維。克。都。麥。司。苟。姑。娘。這。一。位。和。我。一。塊。兒。住。着。的。便。是。我。未。婚。夫。白。泊。的。司。得。脫。口。問。道。但。你。可。愛。他。麼。麥。麗。維。克。都。冷。然。道。愛。他。不。愛。他。干。你。甚。麼。事。來。白。泊。的。司。得。道。這。個。果。然。不。干。我。事。然。而。你。可。還。記。得。前。事。麼。當。時。你。在。大。路。上。昏。暈。過。去。我。便。抱。你。起。來。兜。着。就。走。旁。國。民。們。出。來。干。涉。要。把。你。送。上。斷。頭。台。去。我。爲。了。你。和。他。們。格。鬥。堅。意。不。依。抱。着。你。逃。出。樹。林。往。來。徬。徨。了。一。夜。雖。是。二。十。四。點。鐘。沒。吃。過。東。西。餓。得。甚。麼。似。的。我。却。並。不。在。意。掏。出。身。

透最後的一個銅幣買了一身老婦人的破衣服替你換上後來就帶到這裏來藏過了你真姓名說你是個平民盡力保護你不給人家欺負這一片苦心姑娘或者也明白呢這時赫波爾的忽地插口問道那天這姑娘沒有蘇醒時你可怎樣待過他白泊的司得道我直當他是天上安琪兒一般那敢無禮我當着上帝決不扯謊赫波爾的顫巍巍的從船裏立將起來面着岸上說道麥歇多謝你我一輩子欠你感激H債將來總有還你的日子白泊的司得下了槍不則一聲那女郎也默默的坐着一寸芳心止不住微微一動想這沒知識的少年農人似乎也有情于我呢想着又迴眼向岸上望去模樣兒十分懇切半晌白泊的司得忽向赫波爾的道國民我剛纔一番話你可相信麼赫波爾的答道我信你白泊的司得又道如此我倘送這位姑娘往英倫去交給你的家族你也能信託我麼赫波爾的道我也能信託你白泊的司得道不過他自由了你須得出去自首這事可做得麼赫波爾的略不躊躇只瞧了他情人一眼決然答道有甚麼做不到我爲了他死也情願的麥麗維克都却斗的賊將起來道葉盎白泊的司得你真無恥竟爲了一點情白白送掉人家性命你的天良在那裏白泊的司得滿面含着怒嘶聲說道格蘭綠姑娘我還有一個法兒在這裏你可肯把性命交給我我就放麥歇槐克路士去但我並不要殺死你你別誤會麥麗維克都早已明

白○決○意○爲○了○他○情○人○犧○牲○一○身○赫○波○爾○的○也○急○着○要○使○他○未○婚○妻○自○由○很○願○出○去○自○首○當○下○把○漿○兒○打○入○水○中○直○刺○刺○向○着○岸○蕩○去○麥○麗○維○克○都○却○願○意○犧○牲○自○己○萬○萬○不○肯○聽○赫○波○爾○的○去○自○首○連○忙○也○打○下○一○槳○抵○拒○他○情○人○不○使○船○兒○近○岸○赫○波○爾○的○瞧○着○那○桃○花○之○面○銳○聲○說○道○瞧○上○天○分○上○你○別○和○我○作○梗○女○郎○笑○道○你○也○瞧○上○天○分○上○別○和○我○作○梗○說○着○彼○此○都○用○力○打○槳○白○泊○的○司○得○瞧○他○們○兩○口○兒○力○爭○一○死○不○覺○退○下○一○步○微○歎○道○唉○他○們○倆○怎○麼○如○此○相○愛○啊○一○會○又○高○聲○說○道○格○蘭○綠○我○並○不○要○你○性○命○要○你○的○愛○情○我○雖○是○個○農○人○却○也○識○得○愛○情○兩○字○格○蘭○綠○你○可○憐○見○我○女○郎○冷○冷○的○道○誰○是○格○蘭○綠○格○蘭○綠○早○沒○有○咧○此○刻○我○麥○司○苟○姑○娘○却○要○從○你○手○中○買○麥○歌○槐○克○路○士○的○性○命○赫○波○爾○的○高○呼○道○但○我○却○一○萬○個○不○願○意○受○你○的○大○恩○犧○牲○我○好○了○萬○不○能○犧○牲○你○接○着○三○人○都○默○然○相○對○一○聲○兒○也○不○響○停○了○會○兒○白○泊○的○司○得○纔○喚○他○們○上○了○岸○一○同○立○在○那○鬱○鬱○蔥○蔥○的○鳳○尾○松○下○彼○此○緊○緊○地○捱○着○手○肩○並○肩○的○立○着○等○葉○盎○白○泊○的○司○得○立○下○決○心○來○白○泊○的○司○得○瞧○了○赫○波○爾○的○一○眼○說○道○委○實○說○你○們○今○天○同○逃○的○事○我○早○就○料○到○赫○波○爾○的○很○不○耐○的○說○道○如○今○也○不○必○有○一○搭○沒○一○搭○多○說○閑○話○只○趕○快○使○這○位○姑○娘○自○由○把○我○送○往○抱○度○去○領○取○那○二○萬○法○郎○的○上○賞○事○兒○完○了○麥○麗○維○克○都○急○道○但○我○不○願○意○自○由○願○意○死○誰○也○不○能○阻○住○我○白○泊○的○司○得○聽○了○兩○下○的○話○抵○着○頭○哭

中流露出一種溫柔的樣子把兩臂又在胸前悄悄地道：「姑娘，你要知道，我雖是可憐的農人，却也瞧愛情比性命還重了。愛情也能犧牲我的性命，又向赫波爾的道國民，你快用了我護照，胃了我的名立時同姑娘趕往海邊去望你們一帆風順平安到了英倫年年月月一塊兒過那甜甜蜜蜜的美滿光陰。」麥麗維克都忙道：「白泊的司得你怎麼樣白泊的司得道：「姑娘，我自然依舊留在這裏。」答道：「你可危險了。」白道：「我不怕。」麥道：「那梯司那德不見了，我一定要告發你呢。」白道：「我原也想到只我却不怕。」麥又道：「況且你護照也沒有。」白道：「管他則。」麥道：「你倘被他們捉將官裏去，便怎麼處？」白道：「姑娘，但是你們自由了。」麥道：「萬一竟處你死刑，便怎麼處？」白道：「慨然道：「姑娘，我自命是愛你的人，爲了你死，那是一輩子最有趣的事。」麥麗維克都聽了這一番話，立時掩着嬌面，抬不起來。那身體也好似柳絲受風微微顫動，會兒就推近了白泊的司得，伸了那雙摻摻玉手向他。白泊的司得歎然說道：「呵，今天破題兒第一回得親玉入薈，澤葉盎白泊的司得真個登仙例。」這時麥麗維克都竟挽住了白泊的司得，低下雲鬟去，把那淚汪汪的媚眼注在那雙明晶晶棕色眼中，放着那鶯簧似的嬌聲婉婉說道：「葉盎白泊的司得，上帝佑我，生受了，你很有價值的愛情，永永遠不了。」說完，把那猩紅的櫻唇親了親白泊的司得，翫聯的額角。

私 願

十分鐘後。赫波爾的和麥麗維克都已上了船。打漿。去。只剩個葉盤。白泊的。司待還。危立岸邊。那天太陽恰把一道道粉紅色的光兒照在他奇光煥發的面上。彷彿天神一般。

私願

曇影乎。夜深矣。汝胡猶亭立樓頭。遲遲。西風中人。厲寧弗覺。羅快之生。寒耶。汝夙嬌弱如雛鶯。胡能堪此爲吾故。尙宜葆而香。軀俾爲國用。來日方長。正無止境。且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寧無一人常汝。慧眼耶。吾亦知汝中夜旁皇。爲念吾一點靈犀。正復渺渺。不着特吾肉體。已去人寰。靈魂方遊八荒。汝縱相念。又烏能見吾。吾念汝亦殊弗能。即汝人間天上。重見無緣。則萬種相思。亦徒付諸行雲流水。已耳。吾之死。凡百有二十日矣。所幸精魂不死。飄蕩太空。或與日月會。或與星雲合。縱橫九萬。重任吾翱翔。彌覺其自由。回憶生前。困處水深火熱之中。羅首綱。身桎手梏。足尙何自由之可言。今茲一死。乃能脫然無羈。即彼大魔磨牙吮血。足以生殺人者。要亦弗能及吾。吾之樂爲何如哉。願吾死後。雖樂而生。前重憂亦胡能遺忘。既愛此千萬人。腥血灌溉而成之鮮花。終被狂飈摧殘。大好河山。遂亦淪胥。以亡。復愛吾天仙化人之曇影。他日作何歸宿。其將從彼無數良心麻木之鄙夫。後低首下心。作亡國奴耶。在理此大千世界。尙不足以居吾曇影。况生於吾不幸之中國。尤足

令人扼腕。吾心耿耿。愛國萬死。固未敢忘。然當吾生時。既空負頭顱。莫挽危局。死後孤魂。更安有回天之力量。念及此。能毋心腐。今者國魂垂絕。人心都死。吾但有一線之希望。期吾曇影曇影。夙愛國者。匪庸脂俗粉。比今則更願曇影移其愛吾之心。以愛祖國。好憑此摻摻。纖手扶住江山。毋使吾大中華民國之國民。竟亦佻佻。俛俛。儕於印度。朝鮮之列。卒得亡國奴三字之徽號。曇影非愛國者耶。當記賤子之言。賤子雖無能為。亦必願彼萬能之上帝。相吾曇影。果吾祖國得雄飛於世界者。則賤子幽魂縱墮。沆犂至於萬劫不復。亦所誠甘也。曇影乎。汝幸勿以吾之死。遽爾短氣。一年來。承汝心許。吾實知感區區。此心今姑爲汝道之。當吾徙之瑯琊里之第一日。非在殘曠如夢時。耶。吾方指揮力人。將物入屋。偶一仰首。卽見汝家樓窗。窗凡八均。幕嫩紅茜紗。艷若天半霞。彩似告人。謂此樓中實居美人者。須臾。遂見汝露半面於窗紗之後。眼波眉黛。隱約可辨。忽而斜陽一線。適及汝面。頓覺奇光四燦。幾令人疑爲天上安琪兒矣。後此吾每竊竊自幸。以爲吾居得傍天人。實爲畢生之奇福。初未敢以流鶯比鄰之艷句。襲吾曇影。每日凌晨。吾閒步院中。亦輒見曇影。窺吾於窗紗之隙。願猶伴爲弗見。殊弗敢作劉楨之平觀。唐突天人。吾意曇影爾時。必以吾爲木強無情之人。故憤憤至是。仰知吾方寸間。實有萬種傷心。在耶。吾天涯淪落人也。斷梗殘蓬。年年飄泊。堂上有母。尙從吾於患。

私 顧

難之中。老父於十年前。以國事奔走海外。勞瘁以死。臨終摩吾頂。願謂母曰。此子如待長成。必爲國宣力。以繼吾未竟之志。十年來。栗六風塵。切無一日忘亡父遺囑。母尤殷殷以大義相勉。十年如一日。辛亥三月。未從七十二死友於黃花岡下。此心每以爲歉。幸桂花香裏。得隨諸義士。後樹白幟於黃鶴樓頭。不匝月而天下響應。遂覆暴清。至是吾始可告無罪。於七十二死友比來。國事綢繆。憂心如焚。對此破碎河山。邑邑不可終日。老母在堂。既未能以一死自了。中山有狼。又何地可以隱避。厥後流轉至此。見瑯琊里地尚僻靜。因奉母來居。深居簡出。不願復聞天下事。脫能長侍老母。以終於願。亦足至兒女柔情。則更不足縈吾懷抱。雖一見芳容。不能無動。然念及國家多故。非吾人言贊之候。坐是汝雖屢屢垂青。吾終力自斂。避俾逃此網。不爲所絆。實則吾心中亦滋願長。隸妝台伺眼波耳。特爾時。吾惟艷汝貌。愛汝敬。汝則未也。一日之夕。月白如霜。方挑燈讀俄羅斯虛無黨女傑蘇菲亞傳。慷慨激昂。虎虎有生氣。讀未竟。斗聞嚶嚶泣之聲。起於壁間。側耳聽之。辨爲汝聲。汝泣且言曰。嗟夫。吾姊國勢不振。至此安得不令人心癡。當軸者既如行尸走肉。一籌莫展。民氣復日就頹唐。咸置祖國於不顧。長此因循。國亡可待。嗟哉。五色之旂。一二年後。會見汝在荆棘中矣。語既泣。益哀。尋又聞別一女子聲。喁喁獻汝。度爲汝閨中知友。語乃訕。擊無倫。少選。卽聞汝躍然起曰。貞德。

一弱女子耳。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卒救法蘭西於虎狼之英。吾梁彖影何人。詎能作東方貞德耶。已而劍聲鏘然。似已拔劍起舞於室中。吾聞此壯語。出汝檀口。亦不期拋書而起。推窗對月。仰天長歎曰。吾大中華民國。可以不亡矣。天帝在上。其相吾東方貞德。由是吾乃愛汝敬汝。至於無極。而梁彖影三字。卽亦自是夕始。嵌吾心坎。歷劫不可磨滅。心契既久。遂發私願。願得彖影偶。吾同心協力。以救祖國。卿爲東方貞德。吾爲東方華盛頓。冒刃瀝血。振吾國。共使此光明燦爛。五色之幟。風翻於日所出沒處。吾夫婦則功成身退。同入峴崙山。以隱然功德。在人人胡能忘。未久而豐碑十丈。已樹於黃海之上。人之過者。均膜拜頂禮。指點相告曰。此吾大中華民國愛國家。康保羅先生與梁彖影女士之紀功碑也。而大中華民國歷史中。遂亦大書吾夫婦之名。千百年後。人尙藉藉道。康保羅梁彖影。弗已。彖影知之。得弗謂吾奢望耶。是夕以後。吾氣陡作。平昔心灰意懶。侍母有終焉之志。茲則誓欲有所作。爲俾不爲吾彖影笑。他日吾或成名。彖影當亦欣慰。後因日益加勉。無敢自棄。自念此生苟寂寂以終者。不特無以對亡父。且亦無以對彖影。新年元旦。吾方作歌博母歡。會有同志。僑被自海外來。相與抵掌談天下事。自覺元龍豪氣尙未銷。蝕淨盡友。亦知吾深願以大事相屬。吾以老母在隣。踏未敢遽。應友大失望。歎息而去。吾心戀伊萬狀。中夜把劍躍起。欲起者屢。終以老母而

私

願

三

私

顯

丁巳

止。曇。影。知。吾。或。不。以。吾。爲。孺。子。不。可。教。乎。此。一。年。中。吾。深。自。砥。礪。息。息。以。曇。影。爲。念。遙。瞻。前。途。偶。覺。氣。餒。則。自。詔。曰。不。將。爲。曇。影。笑。耶。百。無。聊。賴。之。餘。或。懷。厭。世。之。心。則。復。自。呵。曰。將。何。以。對。曇。影。於。是。吾。每。念。曇。影。輒。復。自。勉。不。已。不。省。曇。影。爾。日。時。隱。茜。紗。窗。後。潛。窺。吾。面。其。亦。窺。見。吾。心。否。耶。明。年。夏。母。以。風。燭。殘。年。溘。然。遽。逝。吾。哀。毀。骨。立。幾。不。知。有。天。地。然。而。淚。枯。聲。咽。終。難。返。逝。者。之。魂。二。十。年。相。依。爲。命。之。慈。母。遂。不。能。復。爲。吾。有。吾。固。寒。士。半。時。復。不。解。治。生。屏。當。後。事。彌。覺。竭。蹶。辛。賴。太。夫。人。仁。惠。賜。金。以。百。復。屬。令。兄。下。顧。相。助。爲。理。厚。意。殷。拳。令。人。感。激。零。涕。然。竊。意。太。夫。人。固。厚。吾。微。吾。曇。影。力。當。亦。不。至。是。也。母。事。既。了。吾。乃。浩。然。有。爲。國。效。死。之。志。惟。念。曇。景。愛。吾。缺。然。未。報。於。心。不。無。歎。歎。會。一。日。夜。半。吾。猶。旁。皇。未。寢。聞。汝。方。與。令。兄。評。隲。當。世。人。物。頗。不。慊。於。夫。已。氏。憤。慨。之。意。溢。於。言。表。吾。乃。矍。然。起。念。今。而。後。可。以。報。曇。影。矣。詰。旦。因。以。小。婢。爲。託。棄。家。而。逝。伺。夫。已。氏。者。數。年。始。得。聞。瘞。之。而。吾。亦。被。創。創。劇。竟。致。不。起。承。曇。影。夢。吾。復。醫。院。相。視。維。時。吾。已。瀕。死。恨。未。能。與。汝。把。臂。一。語。遂。吾。一。年。來。之。私。願。惟。肉。體。雖。僵。魂。瓦。有。知。聞。汝。啜。泣。之。聲。酸。楚。掩。抑。吾。心。已。爲。汝。碎。卽。汝。熱。淚。如。潮。濕。吾。兩。頰。吾。亦。覺。之。爾。時。偕。汝。來。者。非。令。兄。耶。令。兄。英。英。吾。至。心。儀。其。八。彼。挾。汝。出。時。吾。尙。微。聞。彼。與。院。長。醫。博。士。語。有。弱。妹。心。許。康。君。可。憐。康。君。未。知。之。語。此。語。今。尙。蕩。漾。吾。耳。無。殊。昨。日。嗟。夫。曇。

影汝心許賤子賤子知之審矣令兄又胡能知吾知吾者天耳今吾已死人世因緣已無吾分汝亦不必倦倦於吾尙宜以祖國爲念吾之對於祖國職猶未盡汝旣愛吾幸爲吾盡之他日光大祖國惟汝是賴汝果以熱心爲前驅以毅力爲後盾勇往直前事無弗成行見震旦家家都拜汝東方貞德也曇影乎汝其勉旃昔者英后意利沙白以祖國爲夫意相加富爾以祖國爲妻吾二人旣幽明路殊萬難相合則汝以國爲夫吾以國爲妻可也曇影慧人當明吾旨後此爲國珍重毋灰而心設竟坐視祖國之淪亡不援以手則異日曇影身入重陰時將何以對汝所愛之康保羅耶曇影乎汝其勿悲長夜未央吾姑爲汝一歌周瘦鵬氏之新情歌

阿儂有情人情人卽儂國儂願爲國死死後有愉色

嗟我國無人日盛地百里死無葬身上願葬郎心裏

多時感郎意昨夕見郎顏何爲定情物贈郎鐵指環

郎有白狼林妾有古龍泉殺盡誤國賊同入崑崙山

郎本愛國者忍使國蒙恥彈丸擲與郎算妾相思子

囑郎出塞去努力掃胡塵妾言郎不應看妾白狼林

小醜不量方。時時動邊氛。瀝儂心頭血。爲郎草檄文。  
送郎從軍去。迎郎奏凱還。取彼敵人血。同醉珊瑚杯。

吾友鈍根。靈思如藕。嘗有哀情短篇「心許」之作。寫一情字。如亞當夏娃。天樂園中之池水。如希馬拉亞最高峯上之積雪。清高絕俗。得未曾有。僕本恨人。略解情詮。焚香拜讀。感慨係之矣。然竊意彼姝心許。個郎匪伊朝夕。個郎解八甯。味味秋夜。懷人秋心。欲碎爰草。短篇達彼私願。康保羅英靈有知。或不以瘦鷗爲唐突佳人乎。

中華共和四年冬瘦鷗識於紫羅蘭菴。

附心許原作

♥ 心 許 王鈍根

儂遷寓瑯琊里之第六R。即有一人家。來就鄰屋而居。其家人口極少。終日不聞聲息。較之東鄰。男女叫囂深夜。麻雀聲擾人清夢者。其文明程度之高。下不可以百度表計矣。儂家門牌爲三十六號。新鄰則三十七號。兩號廂樓對峙。本合一院。而以短牆隔之。爲二儂。每倚樓。輒見西院垂簷小婢。汲水灌花。細語可辨。婢布衣整潔。可以想見其主人之清高。主人一少年。長身玉立。沈默寡言。伏處室

中無朋友來相訪問。惟每日清晨。手報紙。蹀躞庭中。時而搔首。躊躇時而頓足。長歎。初不知樓上之有人窺破其心事也。及至小婢傳呼夫人待公子早餐。少年始趨入。儂於是知少年尚有母。母尤簡出。是年秋季。庭中菊花盛開。少年扶母觀賞。儂始見之。白髮盈顛。頽然老矣。少年左右將護承歡。索笑。微不至。儂益佩其孝。間述於儂母。儂母大贊賞。欲遣儂兄往拜。儂諫止之。蓋儂窺少年久。決爲傷心人。閉門謝客。憚與當世往來也。儂又私念斯人不可。卽亦當知其名。以寄思慕。計惟探問小婢。而苦未得間。終幸郵使脫儂。以英文信誤投。信面僅書里居。不及號數。儂彖素多外國函件。故郵使臆。斷爲儂家物。儂察其非。是令姑往鄰院問之。儂則登樓以窺。果見少年親出啓門。納郵使而受其書。儂心大快。知少年英文姓字爲 Paul Wong。且與儂兄同名也。自是儂心坎中。牢嵌保羅二字。每進酒。見飯顆粒粒如珠玉。私念保羅之潔白。當亦如是也。每遊園。見隼鳥飛翔於空中。以爲保羅之高尙。亦猶是也。每步月見皓魄湛瑩。無纖翳以爲保羅之光明。亦猶是也。甚至青燈罷讀。捲卷沈吟。輒誦生子當如孫仲謀。得夫當如康保羅之句。不自知傾倒之何從也。儂與母同室而臥。母九時輒就枕。儂則倚床讀小說。必十一時始克成寐。猶憶冬至之夜。儂擁狐皮褥。讀華盛頓傳。未終篇。沈沈睡去。夢見保羅跨駿馬。手長刀。率百萬健兒。長驅大漠中。忽有敵軍風馳雲捲而來。儂大驚。保羅

則從容微笑舉刀一揮全軍忽分爲二左右包抄敵急回身相應而保羅後軍忽發大砲彈落敵中  
火花四濺敵軍三面受逼陣脚大亂皇然返奔保羅揮衆追之殺得槍砲馬匹無算儂旁觀樂極失  
聲呼曰保羅英雄哉儂母適醒聞之明日以告儂兄笑曰妹亦謬獎我無怪人之諂諛矣儂含糊  
應之而內竊自慚轉念崇拜英雄之心人所同具何必以男女爲嫌况觀保羅雄姿卓犖安識他日  
不爲名將哉於是儂于保羅又由愛敬而轉爲期望惟以咫尺天涯恨不得一叩其抱負流光如駛  
又是新年元旦矣保羅之家始聞放縱之聲蓋保羅作歌以媚其母也歌竟門鈴大震小婢出啓關  
一客歡躍而入拍手大呼曰吾聞歌聲立決爲汝可惡哉保羅汝何潛匿於此不令故人知耶言至  
此入室聲忽低意必保羅搖手止之也二人絮語良久客忽又大聲曰忍哉保羅不爲祖國一援手  
耶保羅顛聲曰予非隱遯鳴高徒以有老母在耳客長歎而去儂亦爲之愴怛不怡者累日旋以杏  
姊嫁事赴舅母家助理針黹居匝月始返心繫保羅恐或遷去俯見小婢汲水灌花如故心始少安  
明日晨起伏窗以窺則少年仍蹀躞讀報如故而形神憔悴時促雙眉知其憂國者深矣明年夏保  
羅之母以老病卒保羅愴地呼天聲至慘厲儂哀其遇丐兄往過襄理喪事儂母且命以白金爲贖  
保羅涕泣拜謝另返命儂竊自慰從此可與保羅通殷勤矣詎喪後一日小婢忽以書來首致感謝

之意次言陪襯南歸再見不知何日欽佩高義僅以雛婢爲託他年遣嫁悉惟尊命云云兄得書嗟訝急往省視則已行矣儂以保羅家世問婢婢茫然不知所對但言公子能自執欸日製佳肴以進夫人而已儂自是忽忽如有所失居恆自歎賢者不易得而復失豈非天哉儂母見儂抑鬱無聊特開茶會徧邀閨友爲網球檯彈諸戲以博儂歡儂知母意強顏作笑而心終鬱伊脂粉慵日益消瘦老嫗黃媽乃以婚姻之說進儂母惑之黃媽且四出遊說而求婚者紛至母一一就問于儂儂悉拒却堅持不嫁主義母無如何然朝夕得聞必宛曲誨導唇焦舌敝而儂冥然無動嗚呼儂母愛儂何所不至儂乃故拂慈意致母查恨而沒及今思之悔已無及設爲保羅知之不將齒冷耶大凡老年人有如垂盡之燭方其未盡時輝煌燿耀光照一室室中人談笑自樂誰復審察燭存幾許及乎油盡跋枯四坐頓黑則盲然相與歎息曰噫燭盡矣不巳晚乎儂在當年情亦猶是日沐慈恩視爲固有不知蒼蔭之可貴年十九猝遭母喪泣血椎心始識保羅當日失恃之痛又念保羅一別杳然不知飄泊何所哭母懷人常日以淚花洗面無何儂兄就職羊城儂亦隨至一樓自處萬念都灰居數年中國革命之說大盛專制官吏日以屠殺黨人爲能事偵探羅織冤戮無辜儂兄每閱報紙憤激填膺一如保羅當日儂則恬然無動於中惟視報紙爲娛樂品藉以消遣而已詎知驚人消息

相逼而來。竟有一事。足令儂心悸魂。消不能自己者。則英文晚報。忽載是日。向午。金將軍遇刺客。拋擲炸彈。將軍死。刺客亦重傷。現在皇仁醫院。刺客何名。康保羅也。儂大駭。且疑急欲覘其究竟。可兄伴赴皇仁醫院。兄恐連累不許。儂抗聲曰。兄不聞。聶政之姊哭屍事耶。儂雖不敢自方。古人然保羅義烈。不讓聶政。乘其未死。儂往一面。以傾十年思慕之忱。亦畢生大快事也。兄太畏。意儂獨往矣。兄聞言。改容爲謝。重體儂意。勉與偕往。至則軍警環列如臨大敵。儂面院監霍約翰博士。導往七號病室。四壁蕭然。惟一小几。上置藥盞數事。几旁一榻。保羅閉目含笑。而臥。儂趨前撫其額。則已冰矣。儂斯時如萬箭攢心。欲哭無淚。惟宛轉伏床。而嘶熱血。哇然。衝口而出。儂兄亦凄然淚下。旣出。歎息謂約翰博士曰。弱妹心許康君。可憐康君。未之知也。

鈍根曰。此爲予友曇影女士自述。篇中地人名。均屬假託。聊寄哀思而已。女士今年三十有一。稿袂臨風。花容帶雨。若不勝凄怨之致。予謂天下痴情人。當無復過於曇影女士者。

哀鵲歷劫記 (本影戲)

話說古時羅馬。有一個赫赫有名的大城。名兒喚做旁貝。如今這城已消滅了。地理圖上早沒了他。的大名。只剩幾塊斷碑殘碣。供後人摩挲。憑吊。然而從前他老人家。倒也出過一會子鋒頭。瓊樓傑

閱丹碧相望通衢大道車馬如雲委實能和二十世紀的巴黎倫敦稱兄道弟不相上下呢這也不在話下且說當時那旁貝城裏有一個水清雪淨花兒般嬌玉兒般艷的賣花女郎芳名喚做妮蒂霞雙巴媽紅彷彿是初綻的海棠眉彎入鬢好像是雨後的春山加着那櫻桃口螭螭頸柔荑手楊柳腰襯托上去簡直能當得旁貝城中天字第一號的美人兒在紅粉叢裏直可跳上寶座南面稱王瞧那滿城粉黛一個個北面稱臣不敢仰視無奈上帝造人總不能十全十美造女人自不必說更要留些兒缺憾免得生下了一副傾國傾城的玉貌顛倒大千世界衆生一會兒情鍾咧一會兒相思咧一會兒殉愛咧纏繞個不清鬧得那情神死神沒有片刻兒休息所以世界上女人雖然好似恆河沙數然而能穀當得這美人兩字的却是鳳毛麟角很少很少這一位妮蒂霞姑娘分明好算得一個美人瞧他口如櫻桃頸似螭螭手同柔荑腰比楊柳就是頰咧眉咧也能說是初綻的海棠咧雨後的春山咧巨耐那兩個眼兒偏偏配不上那些秋波媚眼星眸鳳目典麗風華的形容詞說出來別教看官們嚇了一跳原來這一位妮蒂霞姑娘實是一個盲美人當時有許多人見了他都不免歎一口氣說這好好一個姑娘一輩子便糟了有的人却帶着一種滑稽的口吻說他生着這一副嬌滴滴的花貌本該生在天上不知怎麼半空裏起了一陣暴風把他吹落人間張眼一瞧

只見這偌大世界上都是些凡夫俗子沒一個看得上眼越看越覺不耐煩起來索性發一個很挖掉了雙瞳給他一個一瞶不視咧。又有一個好事文人特地做了一首詞曲調他道「悄悄又瞶瞶似睡偏醒個人丰貌太娉婷膚雪雲光聚月忍再眸星何必盼清冷暗已惺惺那關秋水不晶瑩名管爲郎非冠玉未肯垂青」這曲兒一出倒也風行一時很有唱遍旂亭之概這都不必細表且說那妮蒂霞雖是瞎了這兩眼還不算可憐最可憐的他還是個淪落天涯的畸零女子既沒有父母兄弟又沒有親戚朋友一個光身子好不伶仃孤苦投身在一家小酒店裏早上提了一大筐的花一個人出去喚賣回來時又須當一名跑堂捧着酒盤摸摸索索的伺候客人們要是有些兒不周到那如狼如虎的女店主立刻把拳脚一古腦兒送將上來就那一大籃的花也須朵朵賣完要是剩一朵回去便免不了痛罵毒打幸喜這花倒難得賣不完的是他瞎了那雙星眼人家見他煞是可憐自不免要去買他一二枝况且他面龐既生得俊那一串珠喉也甚是嬌脆真好似花港鶯啼畫梁燕語每逢風光明媚的日子穿過一條條曲巷時一聲聲嬌呼賣花頓把人家紅樓裏的嬌娃麗姝香夢驚回一個個從朱鳥窗中探出螭首來喚他小住作成他幾朵花原來他嚶嚶珠喉的確有些兒魔力教人聽了不怕你不魂銷心醉有許多人都說妮蒂霞一聲賣花簡直不同凡響直

能抵得上歌臺舞榭中那些花姑娘們的一曲清歌。因此他每天一清早提了滿滿的一籃花出來。回去時籃兒裏總變了個空空如也。那女店主見他賣花倒有些本領，便不甚難爲他。妮蒂霞也就含辛茹苦，淌着眼淚兒。一天天過這淒涼勞碌的光陰。看官們啊，這賣花女郎妮蒂霞的歷史大約都已明白了。在下却要任這裏騰出一枝筆來敘述一個氣餒薰天無惡不作的大奸巨猾。看官，你道這大奸巨猾是誰說來也使人不信，却偏偏是個伊利士大廟裏的大主教埃培司。他面上戴着一個高尚情潔的假面具，背地裏却不時做那種男盜女娼的事兒。憑着他隻手掩住旁貝全城百姓們的耳目，整日價在廟裏花天酒地，荒淫作樂。他腦兒裏心坎裏那有甚麼上帝，那有甚麼聖經。委實是一個浪子罷了。他手下有個徒弟名喚挨莎雪地司的，倒是個講道德有血性的君子。眼瞧他師父一派小人行爲，一百個不以為然。時時運着那三寸廣長之舌，苦苦勸他師父無奈，忠言逆耳，沒有甚麼効力。他師父只當是一陣耳邊風，並不理會。天天放蕩作惡如故。這一下子把個挨莎雪地司恨得牙癢癢地。暗中時時想發作。這是後事。按下不題。且說這時旁貝城中又有兩個鼎鼎有名的美少年。一個名喚克勞格司，一個名喚克勞狄司，都有才有貌，一表非俗。城中那些花兒似的姑娘們都瞧他們好。似兩條大魚時時想安排香餌鉤上手來。但是克勞格司却早已有了情人。

芳名叫做嬌紅絲。出落得也容華閉月。倩影羞霞。一般人都稱他是旁貝城中的花冠。平日和克勞格。司着實有情。一寸芳心。委實沒一分鐘不繞在這少年郎君身上。克勞格司自然也把滿腔無限的熱情。全個兒交給嬌紅絲。兩下一塊兒在愛河情波中游泳。着樂得甚麼似的。閑話休絮。如今我這紙上舞台。總算已行過了開幕禮。那幾個名角也已逐一登場。以後須得請看官們架起了眼鏡。兒瞧這一齣大悲劇。却說一天傍晚。那一抹玫瑰色的斜陽。還戀着人家鴛鴦瓦兒。彷彿是情人把別不忍分離的樣子。克勞格司從家裏出來。同着好友克勞狄司去瞧他情人嬌紅絲。一路說着笑着。甚是快意。走到半路上。斗的遇見了那賣花女郎妮蒂霞。坐在一處石階級上。玉鑿上笑渦。雙暈微帶着薔薇之色。斌媚可愛。只可憐那一雙眸子。兀自合着縫兒。那班小說家所說的甚麼流波送媚。咧盈盈善睐。咧臨去秋波。那一轉咧。一概沒他的分兒。便是穿着的衣裳。別說是冰綃霧縠。輕倩如雲。就這一件布衣。也有幾處開了洞。露出那白玉似的冰肌。更有裙下雙跌。竟不襪不履。聽他赤着玉色森森分外的白嫩。那時他悄悄地坐着。把玉葱尖兒不住的拈弄着。一朵玫瑰花。細數花上瓣子。似乎在那裏想甚麼心事的一般。克勞格司瞧他花籃裏。還剩一小半的花。便和克勞狄司買了他幾枝玫瑰。欣然而去。更走了一程。已到嬌紅絲家裏。嬌紅絲含着笑歡迎他們。大家講了一

會間話斜陽已漸漸落去天黑了明月上了一道道的清光映得窗外滿院子都篩了花影樹影嬌紅絲斜轉星眼向外邊睇了半晌倏的嫣然一笑站起身來鶯聲嚶嚶的向克勞格司道郎君不見今夜一輪皎潔千里飛光那靈湖裏波光萬頃定然好似碧玻璃一片我們閑着沒事何不去逛一會子一舸輕盈容與明月之下可也不數瓊樓玉宇間呢克勞格司撫掌笑道着啊着啊今夜有明月有美人簡直是兩美俱并我攜着美人對着明月身在雲水鄉中說一會情話捱一會清光呵呵克勞格司真個登仙咧嬌紅絲嬌墮道書生總脫不了書卷氣去便去了誰要你咬文嚼字來說着把那兩點春腫刷的斜到眼角上飄了克勞格司一眼接着遞過一隻軟綿綿的玉手來納在他情郎臂間克勞格司微微笑着舉手在他好友肩上摺了一下歡然說道克勞狄司同我們一塊兒游湖去別匆匆回去辜負這良宵風月啊於是三人相將出門直到靈湖邊喚了艘小艇坐了蘭棹動處打破碧波潑刺刺的向湖心而去這當兒那伊利士大廟臨湖的高台上也正有一人在那裏負手賞月往來微步這人不是別人正是那大主教挨培司原來他見今夜好月色知道湖中定多遊船因此到這高臺上來一壁算是賞月一壁也趁此瞧湖中可有美人兒沒有要是能覓得到手自然不怕沒有金屋藏嬌倘弄不到手一飽眼福也好看官你們別道這大主教不守清規貽羞

教宗他原是一心皈依美人並不皈依上帝的他望了一會月以把那兩個尖銳的鷹眼向湖心望去却見一艘小艇正在銀波上搖晃彷彿是一隻小孩子的搖籃一般艇上坐着個美人兒和兩個美少年似乎在那裏促膝談心這時月光如水籠在那水心艇子上正照着那三個影兒只好似霧裏着花急切瞧不見那美人兒的蓋代容華大主教叙好不知情急忙掏出一個望遠鏡來放在眼上一望不道兩眼剛射到那艇子上頂門上早轟的一聲一縷瀉魂已從泥丸宮裏奪門而出飛上半天飄飄蕩蕩的飛了好一會沒有去處纔依舊回來接着定了定神又打起望遠鏡望去只見那美人竟是個上天下地一時無兩的麗姝別說是世上羣雌中找不到第二人來就是捉那天上的安琪兒來一比怕也立時失色大主教瞧了好久直瞧得個魂銷魄落全身的骨兒一根根都化了泥又好似一個倒栽葱掉在白蘭地酒池裏直醉倒在這高台上邊且不題這邊大主教單說那邊克勞格司坐擁花環遊了靈湖一趙晚風兩漿明月一舟隨着綠波上下真個春水船如天上坐身上好不舒服足足遊了兩個鐘頭纔返棹回去送媽紅絲到了家裏便與與頭頭的同着克勞格司一路踏月而來可巧經過一家小酒店斗覺酒興勃發就一同闖將進去不想脚兒剛跨進門限猛聽得一種幽咽悲切的哭聲隨風飄度過來直好似半夜裏哀鶻嘯月的一般克勞格司好生詫

異立住了脚。抬眼一瞧，却見那日中所遇的賣花女郎，刺蝟似的縮在一邊壁角裏，把素手掩着花面。兀是哭泣，那兩個香肩便也聳動不已。脚下正掉着那隻花籃，十幾枝的玫瑰花瓣零落，散了一地。他身旁立着一個老母豬般的胖婦人，兩手插着腰，滿臉都是殺氣，一壁氣噓噓的喘，一壁怪聲怪氣的罵道：「該死的小蹄子！今天你又和那一個小後生開頑笑，這一籃花還剩這許多，你倒好大胆，敢回來見老娘，哼，該死的小蹄子！你眼中沒老娘，老娘却要教你瞧瞧我的手段，說着，點起了脚尖，擊起了兩個斗大的鐵拳，壓將下去。克勞格司忙趕上一步，前去攔阻。那胖婦人却給他一個白眼，用力拉住了妮蒂霞，一旋身，趕進內室，接着就聽得一陣子鞭聲、罵聲、哭聲，互相應和。從裏邊送將出來，克勞格司聽了，全身熱血如沸，再也耐不住，正要破門進去，忽見門兒開的開了，那女郎已如飛而出。胖婦人還不肯相捨，野牛似的從後趕來。克勞格司怒叱一聲，歛的伸出一隻鐵臂，來把也攔住一臂，却護着妮蒂霞。那胖婦人見他來頭不小，倒楞了一楞，不覺退下了。三步克勞格司怒聲叱道：「好一個忍心的賊婆子！這女郎瞎了兩眼，已是世界中很不幸的人，我們合該可憐見他。你既絲毫沒有憐憫之心，反敢用辣手欺侮他，這是那裏說起？如今老子在這裏瞧你，再使出甚麼手段來，胖婦人不言語了。半晌纔囁囁的說道：「客官，這這不干你的事。克勞格司怒呼道：「老子

偏要干如何以後我不願意聽這可憐的女郎再受你虐待這錢袋你將去女郎便是我的了說着探懷掏出一隻錢袋來鏗的向地下一擲扶了妮蒂霞望外就走從此妮蒂霞就出了水火安安逸逸的住在克勞格司家裏一天到晚也沒有甚麼事做或是唱歌或是採花或進小園飼白鴿或在室中和克勞格司談心克勞格司也待他很好彷彿是自己的弱妹吃咧着咧刻刻關心妮蒂霞雖不能見這少年郎君蓮花之貌腦兒裏却似乎已嵌着他的小影綠窗靜坐時往往想念這影兒裏的情郎一個人暗中咀嚼可是妮蒂霞原也是個聰明絕頂的女郎情竇早開了不過當初潦倒風塵那愛情沒處用去如今末路窮途却忽地遇了這多情多義的少年又承他百般的溫存體貼芳心中自不期然而然的發出情苗愛芽來了

一天早上妮蒂霞便步入芳園親自採了許多玫瑰花湊在櫻唇上親了好幾個吻就走到克勞格司臥房外邊含着笑拈了那一朶朶玫瑰撒在地上表他心中一片深情教個郎知道誰知剛剛撒完了走開猛聽得背後來了一陣子羅裙絆縷之聲又從風裏吹過一種似麝非麝似蘭非蘭的香味來妮蒂霞疾忙隱在一棵柳樹後邊側耳細聽那來人似乎已追臥房去了不一會就聽得一片吃吃嬌笑之聲分明是個大人兒在那裏笑妮蒂霞不覺呆了半晌心兒別別的亂跳立時轉出樹後躡躡腳的溜進了房把繡帷兒遮着定神聽去

門。兩。口。兒。正。在。窗。下。情。話。脚。脚。我。的。煞。是。親。熱。妮。帶。霞。不。聽。猶。可。一。聽。心。坎。裏。便。酸。溜。溜。的。有。了。醋。味。香。軀。亂。抖。幾。乎。栽。將。下。來。忙。捧。着。酥。胸。飛。也。似。的。逃。出。去。伏。在。那。柳。樹。後。邊。嗚。嗚。咽。咽。的。哭。着。那。一。顆。心。差。不。多。已。擣。做。粉。碎。咧。然。而。克。勞。格。司。那。裏。知。道。仍。然。情。脈。脈。意。綿。綿。的。擁。着。嬌。紅。絲。媿。媿。私。語。領。略。柔。鄉。樂。味。想。不。到。門。外。却。有。個。癡。情。女。子。已。哭。得。變。成。了。淚。人。兒。一。點。鐘。後。嬌。紅。絲。方。始。回。去。回。到。家。裏。瞥。見。玉。鏡。台。上。放。着。一。封。信。拆。開。來。瞧。時。却。是。伊。利。士。大。廟。的。大。主。教。挨。培。司。寄。來。的。上。邊。寫。着。道。一。嬌。紅。絲。女。士。妝。次。夙。仰。女。士。熱。心。聖。教。爲。聖。門。蓋。臣。本。主。教。久。已。心。折。茲。以。卽。晚。七。時。敝。廟。中。有。使。法。事。宜。實。爲。從。來。所。未。有。務。望。女。士。屆。時。光。賁。盼。切。盼。切。伊。利。士。大。廟。大。主。教。挨。培。司。啓。事。一。嬌。紅。絲。得。了。這。信。甚。是。歡。喜。因。爲。他。平。日。最。喜。歡。瞧。教。士。們。使。法。一。向。又。信。仰。這。大。主。教。因。此。一。到。傍。晚。就。匆。匆。出。門。往。伊。利。士。大。廟。去。這。時。他。夢。想。也。夢。想。不。到。這。神。聖。莊。嚴。的。大。廟。却。是。個。妖。魔。之。窟。比。了。龍。潭。虎。穴。還。要。可。怕。一。進。了。那。門。就。好。似。從。九。天。上。掉。入。九。幽。地。獄。咧。無。奈。此。刻。惟。有。在。下。做。書。的。和。看。官。們。知。道。那。美。人。兒。正。如。睡。在。鼓。裏。待。要。向。他。打。個。照。呼。可。也。來。不。及。他。早。已。嫵。嫵。的。到。了。大。廟。門。前。進。了。門。便。有。人。引。他。到。一。個。所。在。似。乎。是。一。密。間。室。的。樣。子。拾。起。星。眼。來。一。瞧。却。見。那。大。主。教。挨。培。司。涎。皮。涎。臉。的。立。在。面。前。油。嘴。滑。舌。兒。的。說。道。我。的。乖。乖。你。來。了。我。

等得你心兒焦剛如今快把你櫻唇湊過來給我親一親兒說時伸出那猿臂來要撲嬌紅絲的楊柳腰嬌紅絲慍的變了朱顏顫巍巍的退下了幾步忙展了一雙藕臂預備撐拒那挨培司亂草似的黑鬚裏露出了紅紅的舌尖滿臉含着笑又說道我的乖乖你快和我親熱親熱罷我心兒裏抓爬不出的癢得煞是難熬嬌紅絲怒呼道大主教你可是喝醉了酒不成這是甚麼所在你又是甚麼人要是敢侮辱我一個弱女子把手指觸一觸我清白的身體我便不與你干休挨培司推近過來仍笑着說道我的小鴿兒氣鴛哥哥似的做甚麼來我原也知道你捧着那小白臉兒克勞格司一時捺不下去但你要知道那些小後生的愛情最靠不住當着你面說怎樣怎樣的愛你一句話兒糖一句話兒蜜等你一去他就去迷旁的女孩子了你的克勞格司也是這一等人不信我給你瞧說罷走到一隻爐兒旁邊點上了一個火念了幾句經不一會白烟便騰騰而起烟裏坐着那克勞格司正擁着許多舞女在那裏抱腰接吻扭股糖兒似的難解難分停了會兒纔漸漸不見消散淨盡挨培司得意洋洋的回過身來笑向嬌紅絲道我的可意人兒你瞧了怎麼樣克勞格司那裏把真心對你惟有我纔是你至忠不貳的忠臣呢嬌紅絲搖手大呼道我不信這是你的妖術克勞格司斷不是負心的人挨培司兩眼現着兇光怒喊道我不管你信不信從此以後你就是我的

人一面說一面跳將過來把嫣紅絲柳腰緊緊攙住剛要低下頭去親一個一相情願的吻聽得彭的一聲門兒倒了飛鳥般跳進他徒弟莎雪地司來用了兩條鐵臂把挨培司擊開直把個挨培司跌到五尺以外一壁墮嫣紅絲快逃嫣紅絲遇了這救命福星纔脫身於妖魔之手只一時不及道謝連忙出了密室一溜煙逃出這萬惡的伊士大廟然而一寸芳心還不住的突突亂跳不敢回到自己家裏就跑去求他情人保護於是克勞格司便留他住下那時妮蒂霞剛在園中餵了白鴿出來聽得嫣紅絲又來了心中好不納悶并且不知道了怎麼一回事竟要留在這裏那醋海裏萬斛酸水便在妮蒂霞酥胸中掀起波來直要把他芳心盪碎這天晚上克勞格司又來喚他去伴嫣紅絲同睡攙他到臥房裏妮蒂霞本一百個不願意只也不忍拂克勞格司的意見便握了握他的手櫻口裏透出一絲微喟之聲懶洋洋的在櫥上坐下來這一夜妮蒂霞並沒上床安睡兀是坐在那裏哭把淚珠兒彈到天明天一亮也不等嫣紅絲起身已悄悄地走了出去第二天上克勞格司和嫣紅絲成日的在一塊兒朝旭烘窗時便一同在一泓綠水畔臨流照影到了日移花影時又在綺窗前並頭絮語兩人的情致直纏綿到了一百二十分只撇下個可憐的妮蒂霞低頭向階壁獨自咀嚼情天苦味把那一雙眸子變做了流淚之泉只當着克勞格司又不敢傾吐他的

心事一味的閉着櫻桃小口脈脈不語。克勞格司生受着嬌紅絲千種溫存百般體貼自然也不大注意。妮蒂霞了妮蒂霞含淚飲恨好容易捱過了一日一夜。第二天早上再也不能忍耐下去。背地裏出了克勞格司家奔進伊利士大廟捧着胸撲的伏倒在神壇跟前哭了好一會纔悽悽惻惻的說道呀大神啊求你憐見我一個癡情女子使克勞格司回心向我別只戀着那嬌紅絲要是大神不聽我的祈禱不肯助我這一顆心怕要寸寸而碎咧大神啊求你發些兒慈悲心罷可巧這時挨培可正從裏頭出來一聽得這話不覺立停了腳把手托着下頷想了半晌就點着頭走到妮蒂霞身旁輕輕的拍了拍他香肩柔聲說道可憐的女郎你到底爲了怎麼一回事不妨細細說來我是這廟中大主教一切都能助你的妮蒂霞聽說是大主教不敢怠慢即忙行了個禮銜哀說道不瞞大主教說小女子並不爲了甚麼只爲了一點情可是這情實是世中一件很利害的東西能使人生能使人死小女子不知怎麼樣也被這無賴的情絲牢牢纏住斬又斬不斷解又解不脫委實已到了個無可奈何天的境界論起小女子的身世也很悲慘八九歲上就沒了老子娘風泊驚飄過了幾個年頭纔進了一家小酒店早上出去賣花回來再做跑差那女店主生性凶狠我不知吃了他多少苦一天賣了花回來剩了十幾枝他便把我一陣子痛打毒罵這當兒恰好來了那

冤家克勞格司眼瞧那女店主虐待我。心中抱着不平。立時出了錢。把我買回去。從此我跳出火坑。居然破題兒第一回過這太平日子。那人又是若有情若無情的待我。但我性兒最是纏綿不上。幾天心坎裏早深深的嵌着個克勞格司朝也。想他晚也。想他真個是十二時中腸九迴。推不開。推不開。那裏知道落花有意流水無情。他却戀着個媽紅絲。並不把我放在眼裏。這幾天兩口兒索性時時在一塊兒。愛情熱得像火一般。我成日總在他們肘腋之間。雖瞧不見他們親愛之狀。只聽了兩下裏親親密密的情話。心中也如何攔得下。今天忍無可忍。只得趕到大廟裏來求大神可憐見我。咧揆<sup>揆</sup>肯聽罷。面上頓時含着簪笑。欣然說道。女孩子你別傷心。我助你就是。今天晚上。你到這裏來。我給你一瓶藥水。這藥水給克勞格司一喝。他自然立刻把心兒向你了。此刻你快去罷。妮蒂霞道了謝。捧了揆培司的手。親了一親。歡歡喜喜的回去。知道情場風味已到了苦盡甘來之日。以後的幸福正沒有限量呢。苦盼到太陽落去。便偷偷摸摸的往伊利士大廟。取了那瓶藥水回來。第二天早起。忙做了一杯茶。倒了藥水下去。孃孃婷婷的走進克勞格司臥房。粉腮子上帶着情笑。做了個翠袖殷勤。捧玉鍾。把那茶遞給他。意中人克勞格司甚是快樂。擎起杯來。喝了個乾。誰知不到三分鐘。光景斗的亂跳亂嚷。起來。兀在室中打旋兒。兩個眸子裏放出一種異光。好像是狂人一般。

妮蒂霞立在一旁不覺呆了。只低着螻首。一動都不動。彷彿變了個石刻的美人。一會克勞格可已飛也似的出去跑了。個不知所往。這一天恰是大神聖誕節。日伊利士大廟中開了個祈禱大會。旁貝城中男女老小大半到場。廟後搭了一隻登台。台上垂着一個大幕。幕前有幾個教士。鄭鄭重重的在那裏講道。挨培可却坐在幕後。私下裏喚了許多舞女。大跳天魔之舞。一個個穿着金縷衣。曳着百蝶裙。往來盤旋。真好似花花對舞。燕燕交飛。挨培可瞧着心花怒放。嘻開了那獅子大口。合不攏來。只把個挨莎雪地。司瞧得憤氣填胸。怒氣幾乎冒了天靈蓋。這天祈禱會散後。便趕去找挨培司面數他荒淫之罪。說要宣告國入驅除妖孽。挨培司聽了這話。好似當頭打了個霹靂。握緊了兩個拳兒。指爪直要穿透手背。鬪他去時。連忙取了一把快刀。輕輕跟將出去。跟到街上一個僻靜所在。就跳將上去。揪住了挨莎雪地。司把那明晃晃的快刀插進胸膛。挨莎雪地司呻吟一聲倒地。死了。挨培司對着那尸體。磔磔笑了一會。方始走開。那知走不到十步。忽聽得後邊起了一陣脚步聲。回頭瞧時。却見一個少年瘋瘋顛顛的跑來。心中早知是克勞格司忙隱在一棵大樹後。瞧着只見他已走到挨莎雪地旁邊。彎那腰去撫那尸體。挨培司計上心來。慢慢兒的踱將出去。大喝一聲。道該死的殺人犯。青天白日敢做這勾當。好大的惡胆。克勞格司抬起頭來對挨培司微微一笑。

點了點頭。分明是發了狂的樣子。挨培司心中十分得意。抬眼四望。却見衙角有兩個人在着便舉。手招了一招。兩人飛步趕來。把克勞格司捉將官裏去。當夜挨培司上書官中。證明克勞格司確是殺害他徒弟的兇手。過了一天。法堂開庭審訊。判決處死。克勞格司却莫明其妙。只悄悄地立着。噙着臉。點着頭。霎眼。一百個不開口。法官發下命令。把他回押牢獄。准後日處刑。一時處消息傳播。出去。合城沒一個不知道。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都說旁貝城中有名的美少年克勞格司。犯了殺人重案。後日便須處死。不幸這惡消息。飄蕩蕩。飄進了妮蒂霞耳朵。芳心中。打着急。知道這一切事。都是萬惡的挨培司。在那裏搗鬼。斷不和他干。休夜中。便趕往伊利士大廟。把挨培司大罵了一頓。十分痛快。末後。又說。停會。兄出去。定要佈告全城。讓大家都知道。伊利士大廟的主教。實是一個大奸巨猾。挨培司聽了。立刻喚下人們。把妮蒂霞拘禁起來。可憐妮蒂霞弱質。又瞎了眼。抵抗他們。五分鐘後。早任一個地牢中。被黑奴監守。着一日夜。中。只替克勞格司。第二。勞格司死日到了。妮蒂霞伏在牢中心。傷淚。落想這意中人的死。實是我一人之罪。不論斷頭。瀝血。定要救他。纔是。當下他就設計。哄騙那黑奴。盜了他的鑰匙。溜烟逃將出去。看官。你道那克勞格司。此刻怎麼樣呢。他已從牢獄裏押出來。到了就刑的所在。這所在是個很大的比武場。四下

裏已人山人海。塞滿了無數的人。那挨培司也在場。熱鬧。巍巍的坐在特別席上。甚是氣概。先跑過了一回馬。克勞格司的性命已保不住了。原來羅馬有一個定例。凡是處死刑。不用刀。不用槍。只用一羣猛獅和罪人相鬥。罪人倘能勝過他們。便放他去。然而這種舉一百回中遇不到一回的。可憐克勞格司危立場中。依舊是莫明其妙。只悄悄地立着。向四下裏。噙着臉。點着頭。雲着眼。他還沒有知道自己到底做下了甚麼事。犯了甚麼罪。停了約摸十分鐘。監刑官正要宣告處刑。那知場上。幕地裏來了一個女郎。和一個少年。大聲大氣的亂嚷着。官們。你道這兩人是誰。一個不消說。自然是妮蒂霞。一個却是和看官們久違的克勞狄司。兩人一壁嚷着一壁趕到。挨培司前。克勞狄司兀立如山。戟手指着。挨培司。滔滔滾滾。宣他平日間。荒淫奸滑的罪狀。於是近邊幾十個人。一個個都把眼兒去瞧那大主教。挨培司。做賊心虛。被大家一瞧。臉兒霎時泛做了慘白。吶吶的說不出一句話來。分辨衆人瞧了這一張臉。好似得了一紙供狀。同聲呼噪起來。道。拿下這賊。王教。拿下這萬惡的主教。快些兒殺却。瀝他的血兒去。洗淨伊利士的污點。這麼一呼。不到五分鐘。早已傳遍了全場。四下裏。幾千幾萬的人都振喉高呼。響徹雲表。正在這當兒。挨培司斗的舉手指着一邊。狂呼道。呀。火山。火山。火山。爆裂他身邊的人。卽忙向着他手兒指處。瞧去。果然見維齋。維亞。火山口中。紅

的火黑黑的烟同時向着天空噴去非常猛烈。瞧那半天上早殷紅如血。大家預料旁貝城已到了末日。一點鐘後這赫赫名城定然變成一個瓦礫之場。當下裏也便不去顧那挨培司各自分頭逃命。全場的人都東西南北亂竄好似無數沒頭的蒼蠅。你擠着我我擠着你。亂得個不可開交。哭聲喊聲比了大海揚波還要響上幾倍。克勞狄司也着了慌。急急拉了妮蒂霞和克勞狄司排開了衆逃去。不多一刻。猛聽得天崩地塌的一聲。那火山已經爆裂。樓台屋子東倒西塌。木架石柱到處亂飛。蓬蓬勃勃的黑烟不一會已彌漫全城。眯住了人家眼兒。只像盲子般暗中摸索。不知道向那裏逃去。纔好走了一陣。克勞狄司早已散失。妮蒂霞平日原摸索慣了的那一條街。那一條路。胸中都雪亮便緊緊的拉了他情人。一直到媽紅絲家裏。救了媽紅絲出來。此刻克勞格司狂藥的藥性已退。頭腦依舊清明。同媽紅絲牽住了妮蒂霞。沒命的向着海邊奔去。到了海邊。恰見一艘搭救難人的小船。剛要出發。疾忙扶了媽紅絲跳上船去。妮蒂霞正想上去。不道船已開了。便微唱了一聲。亭的立在沙灘上。把螭仰着那血紅的天空。悲聲大呼道。妮蒂霞你的義務已盡。還想甚麼來。可以死咧。說着桃曆谷春吃吃的嬌笑起来。笑了半晌。纔展開那雙粉藕似的玉臂。撲下水去。但見海濤粘天。這美人兒已在雲水含沓之中。霎時不見。接着却又從碧波裏探出頭來。嚙着珠喉。高呼道。

恨不相逢未嫁時

1160

克勞格司我愛我們再會罷。只不要忘了我。忘了個可憐的妮蒂霞。呼罷。轟然間刮來一個巨浪。把他捲入漩渦。只剩那金絲之髮。一絲絲。浮在水面上。一會這金絲髮也不見了。正是無限癡情。無限恨。一齊都付與東流。妮蒂霞可憐。

♥恨不相逢未嫁時

六橋三竺間。一片山明水媚之鄉。風物清幽。直類仙境。其間乃毓生一大畫家。曰辛惕。風度翩翩。如玉山照夜。說者謂鍾天地之靈秀而生。生十齡而喪父。母氏楚楚一嫠。孤苦無依。家固匪富。殊弗能支此殘局。於是攝生及生之一妹一弟。走海上。投其所親。而令生入一商肆學商焉。生母棲息他鄉。每念逝者。輒面壁搵淚。中心如剜。生偶歸省。必依膝下。逗阿母歡笑。而後已。歲暮分得餘羨。則狂喜歸以奉母。而已則不名一錢。母或與之。則曰。兒不需是也。生習商數稔。勤于所事。良得肆主歡。顧心殊無聊。念長此雌伏。永無雄飛之日。蛟龍非池中物。胡能鬱鬱久居此哉。於是棄商入一圖畫學校。生天資穎慧。聲入心通。不越年。已得個中三昧。後復孜孜自修。藝乃益進。偶有所作。風景人物。罔不工。老畫師見之。僉首爲之肯。更數載。名滿春申江上。尺幅流傳。得者如拱璧。一時言美術家。人莫不推辛先生云。時年甫二十一二也。生母見生已長。在勢當娶。因敦促之。然生美術家也。審美之眼。光

絕高目中殊無當意者。居恆歎曰：吾欲作美人畫，願欲於此茫茫人海中求一好範本，且不可得。世無美人，其亦可以已乎？時生妹有閨友某女士者，豐於才而蓄於貌，雅慕生之爲人，芳心可憐，願以意間以函札與生通論文說學，儼然女博士。願以愛生之心，深時於行墨間，微露其意。而生意殊不屬，謂個儂之才，固可取，特欲爲吾範本，則未也。後女情不自禁，逕求婚於生。生與女本無情愫，因陽慰之而陰絕之，女覺由是不復以書至。蓋情絲斷矣。生漠然無動，不言娶，母促之，弗應。但出其意匠中之美人作畫而已。暮已莫春，花落殘紅，鶼啼野綠，生心中惘惘百無聊賴。一日薄暮，偶出遊，用舒積悶，經一曲巷，夕陽拖人家屋角，殷若胭脂。生仰天噫氣，于意良得。斗見十數武外，有女郎攜一稚子，被夕陽嫋嫋而來，衣樸而不華，芳齡可十六七，而其姿態之便娟流麗，實爲此大畫家二十年來所未嘗見。卽其獨運匠心所成之畫中美人對之，亦且失色。生癡視久之，似見天上安琪兒飛到人間，以現其色相者。女鬢影低，鞞以雙波微睇，生遂嫋嫋出巷去。生目送之，至於弗見，念此娟娟者，其瑤台之仙子耶？洛水之神姝耶？似此美人，庶足爲吾範本矣。念極，仍木立巷心久久，弗動。俄聞巷尾車聲軋軋，始警覺惘然引歸。而彼美之花貌玉影，猶在眼睫間也。明日薄暮，復欣然往，願乃不見彼姝芳踪。越日復然，生心滋快快，私念曇花一現，從茲豈不再現耶？及第四日午，始忽見女在巷

口一絲肆中市五色繡絲展玉織細數之六寸膚圓柳淺碧羅鞋色澤尙新時雲鬢猶微蓬受風  
颺拂則頻以手掠之厥狀至媚生戀戀不忍去則引目視絲肆商標用以自掩女偶仰其首眼波遠  
與生接則立垂其隳略動玉背外向仍數手中色絲矯爲未見時肆中人見生木立如癡頻屬以目  
生不得已遂悵然他適因是日必往曲巷冀得邂逅美人爲程雖窳遠殊不之顧而彼美玉貌時紫  
心目間未嘗或忘一日五時許會訪友歸行經巷尾忽聞一門中嚶嚶如啼鶯曰阿弟趣以扇來撲  
此梁山伯瞬且度牆去矣此嬌聲絕處乃有一女郎攜稚子翩然而出揮扇逐蝶乍見女心乃大  
躍蓋彼美也彼美見生立止微頰其靨夕陽襯桃花之影態乃益媚俄釋稚子手翩然如驚鴻引身  
入屋但聞門後曼聲呼曰阿弟趣入否則將有外國人來捉汝去矣稚子遂亦疾奔而入門亦遂闔  
生意得甚歡然歸去由是日必徘徊女家左近陰晴風雨未嘗或間顧不見之日多而見之日少見  
則女但微眎未嘗有笑容柔媚中端肅無匹生受眎心輒爲之躍躍有時生過時女方低鬟坐門中  
拈針挑織波眸初不旁瞬則生大弗怡滋欲發吻而語之曰癡生日過卿家意欲伺卿眼波卿曷微  
仰其首眎以一眎則兜率生天甘遲十劫矣然生無儂薄之習殊不敢唐突美人無已則如小學生  
初習體操足顛馳作巨響彼美聞聲立仰其首雙波澄然微睇生生如飲醇醪含笑而歸餐時食量

陡增畫數。甌不言飽。入睡則夢魂亦適。而夢中猶見彼美橫波如水。微睇己也。生自遇美以後。每好作美人畫。日必二三幅。嘗應至友某君請。會水晶簾下看梳頭。及與郎細數指間螺二圖。畫中人秋波春山以及笑容媚態。一一與彼美絕肖。遂張之壁間。晨夕恣觀。友來索。靳弗與。追之。則睡不願友。因戲之曰。畫中人豈君意中人耶。胡戀戀至是。生微笑。他顧不答。目灼灼注壁間。弗置。一日又殺粉調鉛。繪美人畫一巨幅。僅畫半身。作女畫家繪畫狀態。栩栩如生。若將仙去。生薰以異香。裝以錦架。并手題其上曰。「辛郎畫儂儂。畫辛郎」。蓋為彼美作也。其妹笑問之曰。哥奚事不畫全身而畫此半截。美人生曰。丹青不是無完筆。寫到纖腰已斷魂也。妹曰。然則畫中人果有其人否。生復微笑。他顧不答。由是日夕對畫。痴視必一二時。始已。若欲觀此畫。裏真辭紙而下者。生妹見狀。滋怪。輒叩之曰。畫中人果誰氏妹。乃令哥移情。至是生又微笑。他顧不答。而日夕痴視如故。值友人來。則指畫問曰。是畫如何。畫中人美乎。謂為國色天香。亦相稱不。或曰。然似此美人。誠天人也。生大悅。力褒其人。謂英雄所同也。間一友故戲之曰。畫中人直鳩盤茶耳。作配非洲黑奴。始得鳥足以言美人。生聞語大怒。色立變。幾欲與之決鬥。佛然言曰。爾取作是言。嘗執眸子以爾俗眼固不合。瞻仰天人。斯人而曰鳩盤茶。則天壤間將胡由得美人者。豈必如爾家中黃臉婆始為美人耶。友笑曰。足矣。足

概不相遂未續也

六六

矣。前言戲之耳。笑倖倖爲。特吾欲問君。畫中人果有其人否。生怒。解笑而不答。時生仍日日往。曲巷。然梨花門掩。不復見。亭亭倩影。一扉之隔。直同蓬山。嗚呼。如是半月。終不遇女。心大弗懌。長日神志惘然。如弗屬。食量銳減。面容日消瘦。作畫亦懶。第時向畫中美人痴視而已。未幾遂病。生母大憂。延醫求神。粟六萬狀。而生病勢且日重。無已。因延一星者來。以下休咎。星者謂公子喜星已動。須論婚爲之。見喜病且立瘳。生母信之。懇所親物色女郎。生聞其事。力阻其母。謂兒寧終生繚脫。相強者。兒且夕死矣。母勉慰之。生妹固知乃兄意在畫中美人。病亦由是而起。因私詢生畫中人在。生微喟。弗應。淚痕盈眦。立蒙首而睡。越日。生妹固問之。繼之以泣。生始直陳其事。妹以告母。母遂畫策。將求婚其家。時適有女僕曰阿桂者。聞其地址。遽矍然曰。嘻。吾知之矣。是家崔氏。三年前吾嘗傭彼家。主人已歿。主母年五十許。有三子一女。長公子及次公子均以渡卒。今僅存三女公子及四公子耳。四公子甫六七歲。女公子年十六七月。頰星眸如天女。且知書識字。工繡善織。秉性亦溫柔。公子既有意。吾當一行。生阻之曰。爾勿孟浪。彼家或不吾許。阿桂曰。公子才貌均佳。性復誠厚。少年中胡可多得。彼家安有不許之理。吾決往矣。阿桂去後。生焦急至弗能耐。切盼青鳥。使去以好音歸。則後此年年月月樂且無極。脫不幸而見絕。則彼蒼蒼者且安排愁城恨海爲吾湯沐已矣。然若是心不

臨幾于上抵其咽翹盼既切因時私問乃妹阿桂歸來妹笑曰阿兄情急哉詎今日即欲作新郎耶生微愠曰妹無賴恣加調侃他日出閣吾亦當以此報妹耳妹大頰疾趨而出越半時許阿桂歸索然無喜色私語生母曰事不諧矣崔氏女公子已于客臘許城北某氏月內將出閣不幸哉公子已落他人後矣母曰奈何此惡耗不可告惕兒彼知之病且立殆妹曰然兒以為不如姑給阿兄謂彼家已允則兄中心必悅而病亦易瘳母曰爾決策良高可嘉也於是敦囑阿桂勿洩而以好消息報生生初不察其詐樂乃不翅引眸注帳頂幾將縱聲而笑此身飄然似已在畫堂紅氍毹上並彼美香肩互換指環彼美似豈低黛玉顏微醺嬌羞若不勝情俄又彷彿相對於海紅簾底彼美花容笑倩語曩日曲巷中邂逅事軟語沁人似水生樂極幾欲躍起舞蹈越三日病已霍然治事咸有與致生母且愛懼一旦事洩不知將作何狀自是生仍時往曲巷雖不過美彼亦無所懟知彼美伏處香閨始為嬌羞也一日午后生以事訪友經曲巷斗見女家門首懸彩錦似有婚事門次立擊燈二上有擊窠大字作赤色赫然照眼曰崔府生疑為眼繭深曰審視果崔府也則大疑私念娶耶嫁耶殊令人莫辨因叩之一執事者則對曰三女公子出閣耳生大震疑於暈仆踉蹌歸去如墮雲霧中既歸掩面大慟曰嗟夫幸傷爾此生已矣妹溫言慰之生不願咽泣如故明日不起不語亦不

恨不相逢未嫁時

食狀若癩作。且時欲自裁。母憂甚。願亦無策以慰生。生妹偶進勸。生則大聲曰。若曹合而給吾。今日遂成此局。已而已。而吾生胡爲母。誦曰。惕兒。爾烏可出此言。母以二十載心血。眼淚育兒。至於今日。初匪易易。今兒長矣。乃爲一女子。故遂欲棄老母於不顧耶。而父棄世時。兒僅十齡。弟妹亦幼。爾時吾寧不能撒手從汝。於地下所以含辛茹苦。以迄於今者。特有望於兒耳。生泣然曰。然兒不得彼女。尙復有何生趣。母曰。兒素孝。當從吾言。來日方長。兒當光大吾辛氏門楣。以慰而父於地下。奈何。效痴男子所爲。兒而死。若赦氏之鬼餒矣。母已垂暮。亦當從我。兒行耳語。次泣下。生哽咽曰。阿母。兒知罪矣。遂少進食。病二月始瘳。既能出。則仍日往曲巷。雖桃花人面不可復見。猶向崔氏門。每視勿已。如彼美。未嫁時也。生日夕念彼美。慕切未嘗少忘。偶聞鳥聲。或見花影。咸以爲彼美。每作畫甫一下筆。而彼美似已亭立於前。豐容盛鬋。曼妙欲仙。以是畫中人。歷痕鬢影。以及一顰一笑。悉有彼美。時生新交一友人。王君者。文士也。一日造生家。見壁間鏡架中女畫。冢冢然言曰。奇哉。畫中。人何絕類。吾友陳君之新夫人耶。生亟詢以陳氏地址。默誌之。飾言曰。是或偶然相同。不足怪也。王去生匆匆往其地。時方亭午。見小窗中。露美人半面。嬌姿隱約。宛然彼美。特容尤較曩者爲憔悴。一半雲鬢。低薄玉肩之上。似猶未理妝。而星眸中亦微含淚痕。意滋無歡。女瞥見生。則立迴其首。玉肩。

大動。嘔其泣矣。生復內窺。始知窻爲中扈。福彼美乃在窻下。斯時牛。滋欲騰躍入窻。以慰彼美。願虞貽彼美。感不敢。孟浪遂悵。歸逆知明珠的的已墮。千尋苦海中矣。翌日王君復至。生詭稱女爲戚。卹詢以陳氏家事。王君喟然曰。吾嘗爲君道其梗概。陳君殊欠蘊藉。有時猶暴如野兇。幾弗類其人。年三十矣。血氣猶剛。乃母素有姑惡名。視媳如奴婢。少不當意。申申詈不止。聲聞於四鄰。甚且加以夏楚。令婢僕辱之。且不許哭。哭則撻益力。陳君前妻以不善承其色。笑被虐死。今夫人其續絃也。子歸甫匝月。姑卽謂其驕。指桑罵槐。侵及新婦。今者氣益張。弗能復耐。家中婢僕如雲。悉令座食。而譎彼嬰與窻宛之新婦。作窻下婢矣。生怒呼。此有是哉。何物老嫗。心毒乃如蛇蝎。乃公恨不仗三尺劍。斬此惡妖頭也。王君曰。君勿漫作是言。凡事言之匪艱。行之維艱。生微喟不復語。自是每日亭午。生必一過陳氏門。窺女於小窻中。女未嘗有歡容。或仰天浩歎。或則飲泣。每見生。則立伏窻下。似不欲爲生。則見生。未有懣女。恆怏怏而歸。越月餘。王君忽奔告生曰。君戚卹從茲出水。火矣。生亟問曰。何謂也。王君曰。惡姑已以喘疾死。生欣然曰。惡姑不死。女難未已。今旣死。而後莫彼毒矣。特陳某。猶暴未必能體玉人心性。爲可慮耳。王君曰。然渠更好爲狎斜遊。夜輒走馬看花。流連燈紅酒綠。場中樂而忘返。初不顧閨中少婦。望穿秋水也。比聞朋輩中。且藉藉言彼有外室矣。生微喟曰。然則吾戚。

讀不相逢去錄時

二六八

初未出彼苦境。厥後生每過陳氏門。小窗中已無彼美倩影。知不復操苦役心。乃少慰。特不能日見。玉容無以慰相思之苦。輒復臨風惆悵耳。一夕十時許。生方挑燈讀書。於意良適。斗聞警鐘之聲。鯨蹙而動。俄門外人聲鼎沸。羣呼火。生亟拔關出。聞途人言在某巷中。以某家稚子遺火于薪。遂兆焚如。生疾奔而往。則見紅光已燭天。火鴉燐燐然。凌空四舞。火光上冒。如巨蟒吐舌。被火者則崔氏居也。生大驚。排衆直趨屋前。救火會中人方施救。粟六萬狀。生斗見一窗中有稚子舞雙臂大呼乞援。願為火聲所掩。衆乃不聞。而火餓灼灼垂及其身。瞬目葬于火窟。生見狀。見義勇為之心。立動。奪救火梯。至于窗下。猱升而登。冒火光。挾稚子出。平昔荏弱如處女。此時力大如半。逕至梯下。初弗覺重。觀者僉噴噴稱其義勇。時稚子已暈絕。有中年婦趨至持之而哭。生知為母子。扶之同歸其家。叩婦姓氏。知為彼美之母。而稚子則彼美弟也。生前者固嘗見之。第以病後腦力大衰。相見乃不之識。已而天已破曉。樹上宿鳥徐揚其聲。忽聞叩關聲甚急。生趨出啓關。則盈盈立于前者。意中人也。玉容慘澹如梨花。被月見生。即顛聲問母弟在否。生乍靚芳容。似居天夢。木立不知所答。女入見。母相持大哭。久之始收淚。女哽咽曰。阿母無恙。兒心安矣。母慘然曰。吾家已毀。爾弟亦幾葬身火窟。幸此先生奮勇相援。得免于難。兒曷謝此先生。女流淚聯生狀。至感激。既而俯其柳腰。磨折言曰。出吾

弟○于○火窟者○君○耶○若○蕤○且○勇○儼○至○感○佩○誓○畢○生○不○忘○大○德○生○亦○罄○折○曰○女○士○無○事○憐○謙○見○義○勇○爲○吾  
人○分○內○事○見○人○及○于○難○而○不○救○者○非○男○子○也○女○曰○君○以○救○人○爲○分○內○事○今○儼○則○以○感○激○君○分○內○事○各  
爲○其○分○內○事○可○耳○語○既○即○願○與○母○女○語○且○晉○謁○生○母○致○其○謝○忱○惟○女○母○以○昨○夕○受○驚○過○甚○至○是○病○矣  
女○本○欲○攜○母○弟○同○至○夫○家○母○既○病○遂○弗○果○病○兼○旬○始○已○此○二○十○日○中○女○日○必○一○至○與○生○母○妹○至○相○得  
見○生○每○脈○脈○含○羞○時○或○在○綠○雲○鬢○下○流○波○送○睇○生○時○與○語○時○且○不○敢○與○近○但○憑○其○二○眸○示○其○中○心○隱  
情○而○已○老○人○瘵○後○女○即○謝○生○及○生○母○攜○母○弟○俱○去○生○知○此○後○克○幸○晤○殊○快○快○不○可○自○聊○然○女○間○數  
日○必○一○至○省○生○母○相○與○語○家○庭○瑣○事○生○母○偶○詢○及○其○夫○女○輒○纒○纒○出○羅○巾○搵○淚○微○喟○曰○儼○自○恨○薄○命  
耳○旋○願○而○言○他○一○日○女○至○不○面○生○母○妹○逕○入○畫○室○愁○黛○慘○顰○含○淚○注○生○面○久○久○無○語○生○起○立○曰○女○士  
奚○事○鬱○鬱○可○得○聞○乎○女○泣○然○曰○儼○與○君○長○別○矣○此○生○恐○無○再○見○之○期○生○急○曰○何○遽○言○別○去○將○安○適○女  
曰○彼○人○攜○儼○赴○漢○皇○不○日○首○途○嗟○夫○辛○君○儼○身○不○能○自○主○耳○生○大○悲○曰○別○時○容○易○見○時○難○吾○胡○忍○與  
君○別○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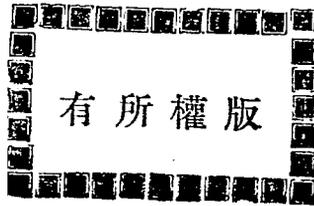
語○次○把○其○如○黃○之○手○顫○聲○曰○君○句○君○當○知○吾○心○吾○愛○君○深○也○女○理○鬢○廻○其○嬌○面○惻○惻○作○斷○腸○聲○曰  
嗟○夫○辛○君○勿○復○與○儼○首○愛○恨○不○相○逢○未○嫁○時○耳

恨不相逢未嫁時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五版

紫羅蘭卷言情叢刊

全書二冊 定價大洋二元六角



版權所有

著者 周瘦鵬

發行者 時還書局

印刷者 時還書局

發行所 時還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

白克路  
大通里

時還書局

分發行所 各埠各大書局

82  
77 = 2016

